海洋文藝

4 1979

春到西湖（攝影）

楊明作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六卷 第四期 目錄

封面設計：林 信

談苑・講座

我怎樣從寫小說到寫電影劇本 趙清閣 三
畢生獻身影劇的洪深 余 慧 二八
莎士比亞與中國古代傳說 枕 書 一〇六
魯迅家的一張借據 張向天 三七
愛國詞人與「工雅」派詞章 思 嚴 六八
學書偶得 鄭家鎮 七四
音樂之樂 周文珊 一三六

小說・散文

垃圾西施 金 依 五二
阿寬 李 黎 八五
星期五那天 吳 登 一一八
夢醒何處 陶 然 一三五
異域 張君默 七六

三十年後（八） 聶華苓 三八
在雲岡第六窟裏 黃蒙田 四六
大同初旅 饒語堂 一三二
熱帶風情畫 黃東平 一二四
雨中紅棉 謝雨凝 一二三
三人小品 張茅・林楓偉・阮妮妮 一三四
小品二題 一二七
（選介自星洲《南洋商報》・台灣《幼獅文藝》）

詩歌

鄉土台灣十七弦 秦松 四
九日山頭眺望（外一首） 蔡其矯 九二
嶺南花樹吟 黃雨 九四
鬥牛 周良沛 九五
南音曲 舒巷城 一〇〇
哭泣的椰子樹 洪荒 九八
奔喪之路 原甸 一〇三
多峇湖風情詩 康靜城 一〇四
水劫 鄭遠安 一一二
計劃 海濛 九一
壽紺弩詩二律 陳邇冬 五九

遥壽紺弩京華一律（外三首）　曾敏之　五九
謝敏之遥壽步原韻　聶紺弩　五九

外國文學

南非的生活與文學（美）赫百特・蕭作　李昕譯　三
日本的經濟小說　陳湛頤　六〇
玻璃碩士（西班牙）塞萬提斯作　朱葆光譯　一三八

外國文訊

美出版大江健三郎作品英譯本　明華　五八
法國「新型小說」的趨向　馬利　三
惠特曼筆記草稿本出版　米葦　一一三
作家處女作新獎　米一葦　一二四

畫頁

春到西湖（攝影）　楊明　封二
香港元朗南生圍（國畫寫生）　蘇亮　封三
旅美速寫　舒巷城　插頁

編輯人語　一四四

鄉土台灣十七弦

秦松

觀音山

在不知性別的
在忘却了土地的籍貫
在觀音在觀音的山上之前
之前　你就實實在在的在史實上
在海這邊　淡水河的那岸
回頭去看你　你並不孤立的形體
立在海平綫上　立在陸地的心中
鄉思在濃濃的霧的視綫之內
在霧的脚和霧的手裏
脚下的河流　岸上的泥土
說着一個故事　流着一種哀愁
一種霧色的調子繚繞不去
有人唱過今天的雲抄襲昨天的雲
有人畫過今天的山抄襲昨天的山
有人把你畫成像一個死去很久的
外國老頭子畫過的
畫框框裏的山　他們以此
來解剖你　分割你
你堅定的緊抱着泥土
堅守着陸地的籍貫　永不動搖

荒山老樹

一座開過又荒的荒山
荒棄在小河的這邊
在無舟的小河的這邊
被一株老枯樹糾纏過
老枯樹吃掉整座山的陽光
吃光整山的山花草葉
飲盡滿山泉的水源
仍以他乾裂的枯手死纏
老邁的脚根浮出荒山外
拖着一條鞭子的尾巴
長翅膀的炊烟都已散去
荒山光禿的荒着
無舟的小河瘡痂的等着
等着陸上開出的舟

乾涸的池沼

池沼默默的躺在土地上
忍着乾涸的悲痛永不會去逃走
她是泥土的眼睛
泥土的窗户　泥土的嘴巴
春天來了　她張開水汪汪的眼睛
張開滿鄉滿土說話和歌唱的口
打開呼吸的窗户
讓藍天走進來
讓紅雲飛進來
讓陽光射進來
池沼笑看春天的笑
泥土也紅潤出春天的臉

罐子和窗子和牆

在我要去遠行的一刻
差點把你忘記
斑爛的短牆在高高的牆裏
在高高的又架高的高牆裏
一排排土黃水綠的小窗子
剪貼過大紅窗花的小窗子
由一排排陶土燒成的罐子
羅列成時間的長窗

無法割斷的祖先的脈胳
在一排排用鐵器製造的
鐵欄桿架成的黑色四方形的窗裏
罎子和罎子的口都被封起
總有一天　我要去把你打開
當我打開的一刻
不知你噴着陳年芬芳的酒香
還是冒出興奮的熱烈火花
我想　也許是委屈多年的心酸
還有比心酸更心酸的血淚

空竹椅

一張誰坐過的空竹椅
空坐在一口枯井邊
井邊的水桶不語
水桶很久未飲過一滴水
很久也沒有聽到過水聲
井邊的水桶積滿渴望
井和空竹椅也是

小路

走過一條走不出的小路
被遺忘的路
像一條細長的封死的口袋
裝滿很多迷路的脚印
不知口袋裏還裝有什麼？
不知還能通向那裏？
通向山那邊的路口
被誰堵住　可能還有一個
堵不住的「缺口」
流出趕路的脚步聲

棕櫚樹下

從冷固成豬肝色的廊柱看上去
紅牆綠瓦上仿古的飛簷
一種作狀的欲飛姿式
流落着冷冷的雨的簷滴
守望在四週的伸長頸子的棕櫚樹
沉默的低垂着頭　垂下無望的頭
棕櫚樹下亞熱帶的植物們
沉思着　在瘦長的棕櫚樹

與肥腫的豬肝色的廊柱之間
並不完全都是少奶奶的扇子
搖來搖去的不結實的芭蕉葉
雖然是白色的菌還在繁殖
雖然染上很久的病蟲害

老牛破車

牛老了　由他們去「雕」
牛車破了　由他們去「整」
牛車滾過牛車的年輪
牛也犂過牛耕的土地
和耕牛一樣悲哀的農人們
聽到拖拉機開動的進行曲！
如何回頭去唱那唱不出的牧歌？

牛車的輪子老得再滾不動了
一個輪子死在荒草中
剩下的一個病在路邊
農人們最心疼也最清楚
牧歌是城裏人爲他們自己唱的
老牛也是城裏人去磨刀的
農人們要先有生活才能去抒情

他們不喜歡鞭子也不喜歡笛子
只要一部會唱歌的拖拉機

老胡琴

翻山越海來的
一把老胡琴
拉響一株老榕樹
拉開他剝落的記憶
拉動他花白脫髮的老故事
拉斷了琴弦
拉開幾許歡樂幾多愁
拉不開一條封閉的路
裂開的老榕樹上掛着
一張裂開的老胡琴的口
老胡琴裂開的口咬着
裂開的跌碎的番石榴

誰在唱

聽到誰在唱
好像只能唱給自己聽
一直重複的悄悄地唱
好像是唱
東風不來
三月的柳絮不飛
雲不飛　水無流
風不捲　花也不開
雲南雲　飛過一場雨
雨不洒花　花不紅
誰在唱　誰在
一直重複的悄悄地唱
好像是在低低的問
東風幾時捲？
紅花幾時開？

歌仔戲

爬過那座山　流過這條水
從這個鄉　奔向那個野
從那個廟　趕到這個廟
迎這個神來　送那個神去
歌仔戲總是在神廟前的野台上
哭哭啼啼的唱
（神總是離她遠遠的冷眼旁觀）
唱過多少年？哭過多少鄉？
看戲的人們弄不清
旁觀的神也弄不清
神昏睡在神台的香火上
台上的人累了　台下的也聽睡了
廟會散去　像神廟一樣老的歌仔戲
還在野台戲的布幕裏哭泣
咳着鄉野傷風的病咳
光着流浪的脚　拖着木拖板
炸香腸　還有什麼糖葫蘆
都烤成魷魚乾
留給廟堂裏的神去啃食
熱風吹走生丑的鬍子
冷雨打落花旦的鉛華
只剩下一個叫什麼楊麗花的花衫
掛在霓虹的夜市上

流行在紫紅的酒色裏

西風謠

薰風追着西風謠
搖擺過冷雨的南海路
微醺的荷池也搖
微醺的睡蓮也搖
微醺了亞熱帶的動植物
都感染上深深的相思
濃濃的鄉愁　冷雨中搖落
濛濛的路像一條濕濕的濕手巾
擦不乾淚雨的相思
雨濕的鄉愁　濕濕的
一曲晦澀的西風謠
雨絲長　苦相思
長雨絲　鄉愁悵
西風打開迷你裙的花雨傘
打昏冷雨中落寞的蓮荷
落寞的哼着
薰風上採蓮

西風謠且搖

老神木

老神木枯死在
荒山上　濁水邊
仍把他的斷掌斜伸向
無告的天空　無手去遮天
欲以斷掌隔開離不開的
水和天　陸與海　流與源
枯死的老神木枯死去的夢
聽不見水土的咆哮
看不見海天一色
斷掌上搖落的枯葉們
緊咬着西風的尾巴
拒絕大地的擁抱

克難街

我的朋友住在克難街
朋友有很多朋友住在克難街
朋友的朋友有很多孩子的朋友的朋友

也住在克難街　擁擠的克難街
擁擠着很多破難的房子
擠滿了很多離亂的人
擠破了很多苦難的心　常常是
運煤的火車噴着煤烟碾過
煤渣隨着黑色的煤烟跑
孩子們跟着煤渣跑
跑成烏黑的煤球　滾成烏黑的街
我和朋友的童年也跑過
朋友的友朋的童年也跑過
又跑過很多朋友們孩子的童年
朋友們孩子的童年也是朋友和朋友的童年
朋友們老在擁擠的克街上
聽說朋友們的孩子們都已長大
忍不住　都要衝出這條烏黑的街

城市的夜

城市越來越擁擠了
他們說是一種繁華
霓虹擁擠在繁華的臉上
好像開刀動過手術的某夫人的臉
好像塗脂傅粉的村女的臉
看不見太陽晒過的臉
夜看不見　夜只聽見夜夜
雨敲打着花鼓　風吹着喇叭
改裝過的鼻樑與乳房
藍眼睛與長下巴上
口都張成饑餓與飢餓的流連
開着一種顏色的罌粟
像一張張燃燒的外國女人的臉
所以「給他　給他」
所以「强你惡客」
一池水蛙圍着鴨嘴獸喧譁
蓮荷謝落在霓虹的開合之間
夜曖昧在發燒和傷寒之間

午夜花

長在田園上的青黃的小白菜
不知爲什麼都開成遍地的野菊
（城市裏的杜鵑也都開成夜來香）

瘦黃的野菊都長出流浪的脚
不再堅持泥土的本來芬芳
都湧進城市的萬花筒
把城市裏的花瓶也擠破了
亭子間和寫字樓太小太可憐
都湧進酒樓茶室咖啡廳
湧進觀光美髮院
湧進比舞池更黑的地下室
湧進綠燈和沒有燈的黑店
湧進土耳其
湧進夜巴黎
湧進銀馬車
湧進金屋
湧進温泉
泉湧的湧着
房子裏的夜來香
路邊的野菊花
花瓶裏的花
茶壺咖啡杯裏的花
酒杯酒瓶裏的花
温泉裏的花
馬車小轎車上的花
都開成一種調子的午夜花
漂浮在一種只能用顯微鏡
才能看見的微生物世界裏
沉沒在一種夜色的大染缸裏

夜海上

孩子們在岸上叫
夜這麼黑　風這麼大
爸爸打漁去　爲什麼還不回家
大人們在大風浪裏
張開了破漁網
張開比飢餓的魚還要飢餓的口
耳朵聽着海浪的聲音
心聽着海岸上孩子的聲音
聽着山那邊母親的聲音

一九七九，二，四——十一，在紐約。

南非的生活與文學

(美)赫百特·蕭 作
李 昕 譯

「回來吧，非洲！回來吧！」這是南非的呼聲。你在摩洛高和阿蘭多的骯髒街上會聽到它，在卡杜和第六區的街道上會聽到它，在蘭嘉和巴爾會聽到它，那裏的小孩在貧民窟裏奔跑、玩耍，人民從陰暗的門廊裏向你低語：「我們在受苦，告訴你們國家的人，我們在受苦。」

你也可以在非洲國歌裏聽到同樣的呼聲。

冬天的寒風橫掃黑人住宅區之後在城市的塵土中消失了，你也可以從風聲中聽到這樣的呼聲。

回來吧，非洲！這是極度痛苦，憂愁和孤獨的呼聲。這是爲了自由的挑戰和要求，這是未來非洲的呼聲。

今天，在統治者的手裏，南非是一片失落的土地，既有病又孤獨，居住其中的黑人、白人和黃種人都對它失去了希望。一些人爲它傷心，一些人爲它致哀流淚，許多人爲它奮爭而犧牲，只有那些享受着特種熟視無睹地位的人，才希望這種狀況永存下去。南非是悲劇之地，是戴着不合尺寸的民主面具的赤裸裸專制——自以爲是的、白人的包袱的面具——以民主、信仰和文明的名義戴在面上。南非是處於暴力邊緣的土地，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土地。它的格言是「團結就是力量」，而它的生活方式却是種族隔離——分裂。這就是支配着每一個南非人生活的矛盾，這個矛盾滲透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

南非社會的表面有時也會像荷理活產品一樣光彩奪目，而且土地本身也美麗異常，但是，生活的基礎却是奴役和愚昧。像開普敦·約翰內斯堡、德班、比勒陀利亞、伊利莎白港、東倫敦這些白人的城市，當然還有更多的城市都是富裕、繁忙和物質文明的，街上滿是汽車，晚上滿是霓虹燈，它們是鋼筋水泥和玻璃的現代化城市，生活水準可與世界上任何城市比美——這是說，對少數人而言。所有這些財富都是建立在對有色人種的專制之上。

有些人認爲這是可悲的現象，可是也只能這樣，別無他法，這就是白人的包袱。這就是上帝的意旨——把文明、文化、宗教信仰送到黑暗之地，送給野蠻的人民，他們有朝一日，也許在千年之後會跟上文明人的水平。別的人會提醒你，歐洲還不是花了很長久的時間才到達今天的水平嗎？而且，以前也有過奴隸嘛，古代希臘的文明不就是建立在奴隸制社會之上的嗎？而南非的現實正好給這些人當頭一棒。南非的這些歐洲人創造了什麼東西可以值得放在古代罪惡果實的邊旁呢？這個種族離隔之邦的詩人、哲學家和藝術家又在哪裏呢？很可能一位老非洲傳教士對我講的話是對的，他說：「我們並不比祖先壞。」不過，祖先最低限度還下過高賭注。浮士德之所以與魔鬼簽訂同盟是爲了交換知識和智慧，他絕不會爲了一間城郊房子、一部汽車、橋牌宴會、俱樂部和機械化的廚房而簽字的。非洲的蘇格拉底在哪裏？安斯基勒斯（希臘詩人）在哪裏？莎弗又在哪？你要是尋找的話，將會徒勞無功。相反，你只會找到庸才，小氣，緊張瘋狂的生活和黑人的貧窮。

南非黑人的貧窮眞是叫人難以想像，沒有任何語言能充分描繪黑人住宅區的嘆息和惡臭，在這些由種族隔離而產生

的黑人區貧民窟裏，黑人就住在汽油桶搭成的可憐的棚屋裏，風吹雨淋，擁擠不堪，既沒有電燈，也沒有供水。一間兩房的棚屋就住上十來個男人、女人和孩子，沒有私人的地方，沒有娛樂，沒有安全感，沒有一點可以藉之以維持人類尊嚴的碎片。街道沒有鋪砌，泥濘滿地，崎嶇難行，髒水、尿水、垃圾觸目皆是。然而，就在這樣的貧窮困境中，你却可以找到一盆鮮花，一小塊細心經營的花圃，一道塗上傳統圖案的裝飾美麗的牆，還可以聽到吉他的音樂和黑人們的歌聲，有時也夾雜着一些溫暖的喧笑。

在保留地區——原被稱爲巴達斯坦斯的黑人區——裏生活的黑人境況也不會好，他們在荒廢了的、過分擠迫的土地上掘着、挖着，進行着幾乎不可能的耕種，他們就在肥沃的土地包圍下挨餓。有三百萬非洲人住在這種保留地區，但他們却不是農民，他們過的是流動工人的生活。無歸屬感地、無休止地、無定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爲了生存而到處流浪。

三百萬人在白人農場裏工作，也是無歸屬感，沒有任何眞正的部落、族和家的聯系。約有五百萬人在城裏生活，確切點說是插足於城市生活——這本來是法律上禁止他們沾邊的生活，他們却插足進去了——他們勞動，他們抗爭，他們歌唱，他們跳舞，他們寫作，就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鑄造了一種城市文化，一種維護自我的精力充沛的文化，在爵士音樂、戲劇和文學方面尤其顯著。這是南非破碎的生活中一個部分，就在這裏產生了某種動力。

但是，你可知道在南非當個黑人意味着什麼嗎？生活在黑人區裏，就算是在模範屋邨裏，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裏，永遠不讓你忘掉自己是黑的，在這裏「白就是權」，「黑就得讓路」，當個黑人意味着什麼呢？你在飢餓、痛苦、恐懼中成長，在這樣一個地方，孩子們連玩遊戲時也唱着：

看看警察所
那裏有警察
這是這裏最糟的疾病。
……

你的父母清早三、四點鐘起床，動身到白人城鎭去勞動，他們得走上十二、十五、甚至廿哩路，一直到晚上八、九

點鐘才回來，你被留在家裏獨自過日子。也許你有機會上學一段時期——極少的機會——但是，絕大部份都得靠你自己，你很快就學到了在這個種族離隔的白人世界裏生存的本領。當你長得夠大時，就踏進了巨大的、邪惡的勞力市場。你走進移民局，成爲了沒有名字的一個號碼，你走的是隔離的進、出道口，住的是離隔的住宅區，買東西在隔離的櫃枱，等火車在隔離的月台，坐火車在離隔的車廂。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衝擊你，一次又一次的震驚——警察被捕，槍桿，警棍，毆打，燒手指，灌水的刑罰——永遠追隨着你的那種可怕的問話，還會隨時隨地被捕入獄——「喂，小子，你的證件呢？」從早到晚，你都被拘捕車跟着。

一個婦人爲失去丈夫而痛哭；一個兒子、一個兄弟失踪了兩年、三年、五年，也許永遠失踪了。在這裏，有的是眼淚，有的是呻吟。而南非世界的另一面，白色的一面呢，却坐下來吃早餐，談論冷戰問題。這一面擁有自由、擁有上帝，也擁有「炸彈」。於是在你身上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叫做憎恨、恐懼和痛苦。暴力已開始在水面之下起泡了。

白人又怎麼樣？白人對這一切是怎樣想的？感覺又如何？絕大多數人生活在白人的夢幻世界之中，在這個世界裏，他們看不到自己南非的黑色、棕色的同胞。他們自以爲比任何外來者更了解非洲黑人，然而，他們只是把黑人看作是僕人、厨子、農夫、不熟練的勞動力而已。有多少人會走進黑人區或農村的保留區去看看廣大的黑人、婦女和孩子是怎樣生活的呢？他們擺出一副白皮膚優於黑皮膚的架子，以黑人對白人的服務程度如何來判斷黑人的性格和能力，而這種服務程度實際上只是對白人的尊敬。

而黑人呢，總的說來是深陷泥沼，他們把自己縮在古老的加爾文派文化的圍牆內，拒絕解放，他們是一種傳統的產品，根據這種傳統，黑人只不過是一個號碼，最多也不過比受過訓練的畜牲好一點點，黑人是砍柴挑水的勞動力。

有些白人知道，同時也感覺到包圍着他們的這一種暴力，只要可能，他們也會稍作讓步以緩和一下局勢，他們企圖投去一兩根骨頭餵餓狗。雖然，他們心底裏很清楚即將來臨的是什麼，但是他們却不敢面對現實。只是死抱着在颶風中動搖的準則。也有一些人是願意接受這一天的到來的——只是因爲他們無能阻止——但是，他們要求這一天不要馬上到來，而是緩慢地、漸漸地、愼重地到來。他們喃喃地說：「不要發生在我活着的時候，不要發生在我活着的時候。」他

們害怕他們會活着渡過他們認爲是屈辱的這一天。

也有少數具有自由思想的白人，他們雖然同情自己的黑人同胞，但是却感到困惑不安，不知道該如何使傳統與土生土長的非洲文化講和。他們富有同情心、人道主義，但也有一點盲目，他們想與黑人接近，但又不能打破傳統的束縛。他們老是提心吊胆，感到被孤立而害怕。

最後，極少數的白人全心全意地投入人道主義，選擇了與亞非有色兄弟共同走向自由的道路。他們已經意識到，非洲的黑人確實創造了一些新的東西，用土生土長的內容和人物性格注入歐洲的形式，而這些土生土長的人物正是生活在動盪不安的二十世紀城市生活之中的。

南非白人企圖把黑人趕進黑人區的同時，也把自己關進了禁區——靈魂與思想的禁區。種族隔離對雙方都有影響。在這片悲劇之地上的磨擦、憎恨、緊張和抗爭，在改變了黑人的同時，也改變了白人，但是，一個簡單的事實仍然存在，那就是，大多數白人總想得到最好的。他們想得到廉價勞動力來爲自己洗衣服，看管小孩，煮飯，清潔，掘金礦以平衡國家的財政支出，在工廠農場做工，開路和修路以供他們的汽車飛馳，當他們要見祖先時還得要黑人爲他們掘墳墓。可是，他們却不想承認這種勞動力實際上與他們一樣也是人，對於使這種承認合法化，他們也不想承担責任。相反，他們成了殘忍的變態行爲、殘忍的反應和殘忍態度的犧牲品，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保留「種族優越性」這一騙人的鬼話。白人經歷了喪失人性和道德敗壞的過程，可是，只有極少數人意識到他們已沉淪到多深。在這種污泥中打滾的白人再也不能假裝文明了。

在二十世紀，要淨化我們對膚色的態度就得要文明，而當歐洲人和美國人誇耀二千年的文明史時，這個尺度却通常是被取消了的。南非黑人鬥爭的文明影響最終會達到高峯，那就是建成沒有種族歧視的社會，這個社會將會影響到整個非洲和整個世界。

如果說，南非的社會被分裂成相敵對的兩半的話，那麼，南非的文學也一樣。有些生活在白人南非的神奇美夢中的作家看到的南非主要是由白人組成的，對他們說來，黑人只不過是國家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那種敵對環境的一部分，黑

人不是活人，最多也不過是一種背景，當地色彩的一種來源而已。史超活・格路特（Stuart Cloete）就是這樣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好像「轉動的車輪」等是腐朽的，其美麗也是帶病的。路易士・蘇頓（Lewis Sowden）在不久以前，竟然號召建立一種完全脫離種族問題的南非文學，他的論點是：「南非人，最低限度南非白人可以過着與歐美人差別不大的生活。」他把南非看成是一個神秘地遷移到南半球去的英國。

這些非洲作家在一個由草原、畜牲、黑人和英國人所構成的環境中尋找他們寫作的題材，而黑人總是以固定的形象出現在作品中。稍爲同情一點的作家，會把黑人描繪爲忠實的僕人以作爲理想化的鄉村佈景一部分，正如希花（C. M. van de Hewer）的小說 Somer 裏的那些滑稽人物一樣。如若不然，黑人就會被描繪爲血腥的部落人或被「寵壞」了的蠻橫的城裏人，而且這些人都往往是不得好死的。

所謂白人的南非僅僅是神話而已，眞正的事實就是黑人與白人的南非——還有混合的各種膚色的人。這是殘酷的現實，要承認這一事實則需要有眞理的視覺和投身於這一現實的勇氣，必須具有眞正的人道主義而不受任何抗議和政治上否定的影響。那些「茶杯式」的小說家在這樣的深水中只會掙扎一番而沉溺。要獲得偉大的題材必須要有偉大的視野，要有一種尋找、探索、和要求的才能，以最尖銳的詞句提出挑戰。有幾個白人作家在這方面做得比丹雅各遜（Dan Jacobson）和高狄梅（Nadine Gordimer）還要好，特別是在他們的兩部小說《愛的證據》（Evidence of Love）和《愛的機會》（Occasion for Loving）中表現得更爲明顯。

在這個改變中的社會裏，在這個鬥爭着的土地上，在充滿着憤怒的吼聲中，不同形式的非洲文化和藝術在發展。被趕進黑人區的黑人比起他們的白色主人在精神上解脫得更易、更快，他從白人身上學得很多，對白人了解很深，對自己也很了解。相反，白人因爲太驕傲、太目空一切而不屑向自認爲是劣等人種的人學習，只好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謊言之上。在爭取自由的奮鬥中，黑人已贏得到某種白人得不到的解放，在現已形成的南非文學中就可聽到這些人的呼聲，他們所關心的是求生存的奮鬥，關心的是保衛人類的尊嚴和自尊，關心的是如何從悲慘的現在中鑄造將來。他們在創造一種新藝術，這種新藝術聯系到非洲的過去，聯系到現在，而且還展望未來。他們經歷着一種痛苦的、興奮的、富有靈

感的和受過挫敗的經驗，他們處於幾個世界的交叉點，處於舊的生活方式在死亡而新的生活方式在誕生的時代。

非洲正在鑄造一種黑人、白人、黃種人的綜合文化，一種傳統與現代綜合的文化，所有的藝術作品都顯示出近三百年來各種文化對它們的影響，這些作品正處在不同文化潮流的滙合點上，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建立了南非偉大的未來。

遠在白種人到來之前，遠在文字發展之前，非洲人就已用神話、傳說、故事、歌曲、詩歌的藝術形式來表達他們深奧的思想和感情，這種傳統的口頭文學一直延續至今天。現在，非洲人處理現代題材也像處理傳統題材一樣出色，而且，他們還影響了現代著作的結構和體裁。

到了十九世紀末，南非的黑人創造了大量的詩歌、論文和小說，並同時用英文和非洲文書寫。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一批具有重要意義的作品出現了。湯姆斯·慕福盧（Thomas Mofolo）用索道（Sotho）語寫了三本重要的小說：《往東方的旅客》（The Traveller to the East），一部古老非洲生活的三部曲。《畢聖》（Pitseng），一部現代非洲人的教育與鄉村愛情的故事。《切卡》（Chaka），一部南非古代英雄的羅曼蒂克的傳記式小說。蘇·柏拉查（Sol T. Plaatje）寫了一本歷史故事叫《慕滌》（Mhudi），把莎士比亞的四部劇本翻譯爲斯維那（Tswana）語，並用斯維那語寫了不少神話和詩歌。

白人的城鎮和農場把黑人的家庭破壞了，把男人都吸進勞動力的人流中去。現代工業化生活的現實——貧民窟，疾病，損害了的尊嚴和不道德——給予黑人嚴重的打擊，使他們的生活變成了剝奪、挫折和失敗的惡性循環，所以黑人作家都流露出一種羅曼蒂克的懷舊情緒，他們懷念過去，以傳統的非洲英雄主義作爲自己的精神支柱，以維護自我，以維護尊嚴；他們嚮往過去的光榮，他們把這種光榮與鄉村生活聯系起來，而自己却被捲進工業革命的洪流。

壓迫與鎮壓越來越厲害了，都市化加强了，同時，有文化的、有組織的社會活動也加强了。懷舊變爲抗議，空想變爲現實，於是，抗鬥的文學誕生了。渴望和造反，暴力和壓迫，在充滿敵意的世界中爲生存而奮爭，尋求被承認、尋求交流，尋求解放，這些都是現代南非文學的主題。

坎·湯巴（Can Themba）描寫了一個無牌酒店的世界，創造了漫遊搖擺舞廳和妓院以尋求經驗的人物。理查·麗

夫（Richard Rive）在他的短篇小說集《非洲之歌》中描繪了開普敦黑人區第六區的下層的、旺盛的和陰暗的生活，他使我們看到貧窮和腌臢，看到警察造成的恐懼和政治紛爭，看到維護法律的惡棍，看到暴力——不僅是施於肉體的暴力，而且還有殘害人的思想和心靈的憎恨、痛苦和灰心喪氣這類暴力。亞歷士·嘉馬（Alex la Guma）所寫的那一部强有力的現實小說《夜中行》（A Walk In The Night），描繪的也是暴力、造反，還有黑人區內的那種可怕的「幽閉恐怖」。亞歷士·嘉馬還試圖透視暴力面具後面的白人警察的眞實面孔，他看到的是深藏的恐懼和不安全感，從而爲非洲文學開闢了新的天地。

南非這個世界是侵略成性的世界，是憤世嫉俗的世界，是不道德的世界。而它的人民則是自信的、對抗的，總是不肯俯首聽命而被安置在指定的地位。那種爲「親愛的祖國」而啼哭的作品一去不復返了。

在這類作品中也有富有幽默感的，當然，這種幽默感有時也是刺骨和帶有苦味的。這類作品常常把「有罪的」與「虔誠的」以開心的諷刺來相提並論，對嚴肅的、神聖的、傳統的事物採取輕鬆的不尊敬的態度，如馬克思·雷米頓（Marks Diksbe Ramitloa）在《馬拉比舞蹈》（Marabi Dance）中所寫的非洲牧師就是一個靠背誦聖經以掩蓋自己無知的文盲，他主持禮拜時就假裝打開聖經來讀。有時，這類作品也有一種由於預感到逼近的暴力而產生的神經質的、不安寧的、不耐煩的，有如斷斷續續的笑聲般似的幽默感。

但是，在一些作品中所描繪的暴力却常常是明顯的，而且沒有絲毫幽默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南非產生了大批傑出的作家，如盧模（H. I. E. Dhlomo）和維拉卡斯（B. W. Vilakari）。他們英年去世，實在令人婉惜。他們創造了具有偉大意義的詩歌，如盧模的《千山之谷》（Valley of the Thousand Hills）和維拉卡斯的《蘇拉之歌》（Zulu Songs）與《蘇拉的地平綫》（Zulu Horizons）。另一位多產高質的小說家是彼得·亞伯拉罕斯（Peter Abrahams），他以前長期居住在英國，最近則遷居牙買加，他著名的小說有：《野性的征服》（Wild Conquest）、《雷電之路》（The Path of Thunder）、《我的孩子》（Mine Boy）和一本自傳《告訴自由》（Tell Freedom）。艾斯卡爾·花拉爾（Ezekiel Mphahlele）創作了兩卷短篇小說集《人必得生活》（Man

Must Live）和《活人與死人》（The Living and Dead）。另有一部研究南非生活與文學的著作《非洲之形象》（The African Image），以及一部使他因之而成名的自傳《第二街》（Down Second Avenue）。

南非現代多數的傑出作品都是用英文寫的，但這却不是全部。佐頓（A. C. Jordon）用哈騷（Xhosa）語寫了一部名爲《祖先的憤怒》的小說，這部小說已成了當代的經典著作。維拉卡斯的美麗詩篇則是用蘇拉語寫成的。事實上，南非有大量優秀的詩歌都是用蘇拉語、索道語和哈騷語寫成的，它們有待譯成英語。而且還有用非洲土語寫成的劇本。

非洲三類主要的語言是巴索道（Basotho）、蘇拉和哈騷，它們互相融合到這樣的程度，以致部落語言的界綫都消失了。誰要回復過去的部落語言和過去光榮的生活都受到反對，現在再沒有回頭的餘地，只有朝前看，過去的詩歌、神話只能用以豐富二十世紀的現實。這一天將會到來。——事實上已經快到來了。——那時，南非的作家的視野將會超越自己週圍的生活顧慮，而從更大更廣濶的宇宙尺度來觀察南非的眞實生活。現在，花拉爾和其他作家已經在號召擴大作家的視野了。

這個南非是一個新的世界，是各種不同種族的相遇地點，是各種不同文化、文明形式和不同信念相交的地點，是豐富多彩之地，是創造新的文明之地。這種在鑄造某種東西、某種東西快要誕生的感覺滲透着選擇了自由之路的所有人的生活、思想和工作。

很多被老家的獨裁者驅逐出境的南非作家，被迫居住在歐洲、英國和美國，或非洲別的部分以呼吸自由的空氣，然而，他們懷念自己離開的老家，這種懷念比一般的離鄉客還要强烈得多。也許路易斯·歌斯（Lewis Nkosi）可以作爲他們的代言人，他在英國居住了一年多之後寫道：「我希望總有一天能回到非洲，因爲這裏縱然有自由的感覺，但是這裏却有着一種年青的非洲所沒有的腐朽氣息。」

南非將會湧現盛開的文學創作，湧現一種洞察南非悲劇眞相的文學，這種文學自然也洞察人類的狀況。在廣濶的非洲大陸上，南非將會成爲最適於發展世界文學偉大傳統的地方。這裏條件具備——新的自覺的需要；交流的需要；各種豐富文化的混合，提供極有利的「雜交」機會；對團結一致的世界觀的强烈要求。一個民族的自我認識和反對奴役的鬥

爭爲文學提供了偉大的題材，而在南非，一個絕大部分人是文盲的世界，却懷着對文字的極大敬意。在南非，作家可以成爲比抗議更强的人，比夢想家更强的人，他可以成爲人類靈魂的彫塑家。今天，像老家的其他人一樣，作家也呼喚着「回來吧，非洲！」他的呼喚越過海洋，越過時間和空間，他呼喚着「自由！」

自由……

生活的珍貴詞彙。

最初的詞彙，最後的詞彙。

像長矛一樣的詞，

像閃電一樣的詞，

像創世紀一樣老，

像黎明一樣年青。

就像自己的同胞一樣，南非的新作家在重寫他的歌曲，把「回來吧」改爲「一定會回來！」

非洲一定會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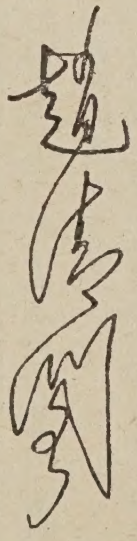
法國「新型小說」的趨向

馬利

法國巴黎弗拉馬里昂(Flammarion)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部長達二百四十多頁的小說，名爲《交換》(Échange)。作者德尼·杜巴爾(Denis Duparc)寫作這部小說的目的，顯然是企圖把所謂"新型小說"發展到一個極致。他竭力運用寫作技巧，使得這部小說中不存在任何邏輯和推理。也就是說，除了都是白紙印上黑字而外，它和"傳統"定義的小說，絲毫沒有共同的地方。

文學批評家認爲《交換》這篇作品，既無情節安排，也沒有塑造人物的打算，敘述更是雜亂無章。除了一心想探討"新型小說"可能有什麼較新花樣和特別結構的人以外，任何讀者在看了頭四十頁之後，決計不會硬着頭皮繼續讀了下去。只有書中那些猥褻場面的描寫還能吸引某些讀者。

我怎樣從寫小說到寫電影劇本？



一　不滿足紙上的形象化

四十五年前的一個深秋傍晚，我走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沿着菜市路（今順昌路）盡頭的小河浜，漫步踱到打浦橋。小河裏的水污濁不堪，不時散發出一股股腥臭氣息。兩岸遍地垃圾，一座座厝柩棚和土饅頭，雜陳於盈尺的荒草叢中。我佇立河邊，拿起鉛筆和速寫簿子想畫點什麼。忽然一陣悽厲的哭聲打破了我的沉思，我連忙循着哭聲尋視——原來小河對岸駛來一隻木船，船頭有一具新油漆的棺材，一個帶白布孝巾的婦女伏在棺材上啼哭。木船靠岸停下後，人們把棺材槓上岸，放到用磚砌成的厝柩棚

內，再用瓦片蓋上棚頂。婦女一面燒着紙錢，一面哭訴着苦情。一個瘦瘠的約莫五六歲的小男孩，拄了根喪棒站在婦女身邊，畏縮而又好奇地瞪着眼睛注視這一切。我禁不住走過橋去，向船上的人打聽出：那啼哭的婦女，在生計艱難的關口死了當家人，這對她就像是塌了天！如果不爲了孩子，她會慟不欲生的。我明確了這個悲劇的情由，心裏也感到一陣辛酸！我目睹着「未亡人」安頓了死者，牽了孩子在柩棚前叩了幾個頭，又哭哭啼啼地上了船；船駛遠了，「未亡人」還依依不捨地站立船頭眺望着柩棚。柩棚前的紙錢灰燼，隨風飛揚；四週回復了寂靜，只斷續傳來幾聲犬吠，大概這就是葬禮的尾聲了。我開始意識到應該記下剛才的見聞，於是我速寫了小河，速寫了荒草叢中的新厝柩棚……但當我發現這是多麼空洞的畫面時，我罵了自己一聲愚蠢，就把它撕碎了。不久，我寫了一篇≪打浦橋≫的短篇小說（收進一九三七年鐵流書局出版，我的短篇小說集≪華北的秋≫裏）；發表以後，看來看去我總不滿足；我覺得那天的情景是十分感人的，而我的小說不大感人。爲什麼？除了怨自己的寫作能力差以外，我發現小說局限了藝術形象的生動化。

當時，我還是一個半工半讀的青年，我一面在美專學畫，一面在天一電影公司，爲他們出版的≪明星日報≫寫宣傳稿。這些宣傳稿的材料來源，是攝影棚的生產動態。因此就得經常到攝影棚看拍戲，有時還幫助導演做場記；這樣既掌握了宣傳材料，又學到了不少有關電影攝製的知識。有一天夜間，我在攝影棚裏看名戲劇家兼名電影導演洪深先生拍戲；只見他向演員排練一段情節，他反覆地講介劇情和分析角色；直至演員的表演符合了他的要求，他才喊「開麥拉」拍攝。這使我受到了啓發，我明白電影之所以最感人，是因爲劇本中的藝術形象經過再創造，使之更深刻、生動地再現出來，於是才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明白了這一淺顯的原理以後，我就不期而然地又聯想起我的小說≪打浦橋≫來；我琢磨着，如果將≪打浦橋≫的題材寫成電影劇本；通過拍攝，紙上的藝術形象，又活躍地再現於銀幕上；那該是多麼好！我把這意念告訴了洪深，我表示願向他學習寫電影劇本。他答應了。他說中國的電影編劇還都是業餘的，包括他本人。他鼓勵我爭取能成爲中國第一個專業的女電影編劇。但是他又指出，這還不夠，應該再成爲電影導演，只有自己當導演，才能較理想地對自己寫的劇本進行再創造。關於這一點，我還無法理解，也沒有這奢望，我只將電影編劇作爲我的奮鬥目標。根據

洪深的教導，電影編劇必須在攝影棚裏多看導演拍戲，熟悉電影特性，以便學會寫電影劇本時掌握鏡頭感，蒙太奇（結構、節奏）。於是我認眞地從此天天到攝影棚，我看過洪深、左明導演拍戲，他們都有電影劇本。我也看過邵醉翁導演拍戲，他只有一個電影故事，但在他的腦子裏已經把場次、鏡頭都分好了，拍戲的時候，他才講給場記寫到場記板上。這反映了他的工作方法相當粗率，態度也欠嚴謹，但他的經驗是豐富的。不管怎樣，我得承認，我從他們那裏學到了不少東西。此後我離開了「天一」，也還在電通公司看過應雲衛導演拍戲。這些都爲我後來寫電影劇本打下了一定基礎。

一九三六年我曾試寫過一個電影劇本《模特兒》，是取材美術學校模特兒的悲慘生涯。發表以後，我的老師倪貽德看到了（他是美專教授，創造社的作家，《玄武湖之秋》和《東海之濱》的作者），記得他笑着搖搖頭說：這題材在中國沒有人敢拍電影，劉海粟（美專校長）當初首倡畫眞人模特兒時，被軍閥孫傳芳斥爲叛逆。如果今天把模特兒搬上銀幕，雖然時代變了，恐怕也還難免物議。給他這麼一說，我就不再考慮拍攝的問題了。但總算我嘗試過電影劇本的創作。

二　愛上了話劇

七七事變爆發了，爲了適應形勢的需要，話劇成了宣傳抗日的有力武器。八一三以後，上海戲劇工作者紛紛組織了抗日救亡演劇隊。洪深約我參加他領導的第二隊，左明約我參加他領導的第五隊。我因好友王瑩在二隊，就想和她在一起，又能向洪深學習學習。但左明以第五隊缺少編劇，定要我到他們那裏去。結果我什麼隊也沒有參加，決心抓住時代脈搏，投身到劇本創作的戰鬥高潮。當時話劇是最受羣衆歡迎的文藝形式，尤其是獨幕劇和街頭劇。只要劇本一發表，馬上便有劇團演出。看到自己的作品具體生動地再現於舞台，心裏眞有說不出的高興，因此我又由衷地愛上了話劇。

其實我早在中學時代就熱愛話劇了。一九三二年我寫了第一個話劇本，發表在開封的《河南日報》副刊上。那是取材我的表姐被丈夫離棄，毅然出走到比利時國自力更生的眞實事件；我赤裸裸鞭撻了封建社會的典型「大男子」表姐夫。由於我的寫作太不技巧，沒有絲毫虛構，連人物名字都不假擬。就是這樣一篇幼稚得十分可笑的作

品，居然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爲表姐夫已經做了官，表姐已經與他和好；所以從外祖家到表姐夫家，都向我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和責備；迫使我不得不賠禮認罪，這可謂反封建不成，倒給封建勢力狠打了一棍！內心當然是不服的，儘管不服，積極性受到挫傷，就再也沒有寫過話劇本。不寫不等於不愛，我依然熱愛話劇；我立志加强學習，我埋頭涉獵中外古今的戲劇作品；爲了提高我這方面的寫作能力。

想不到五年後，抗日戰爭使我恢復了寫話劇本的勇氣，我又寫了不少宣傳愛國思想，反帝鬥爭的話劇本。題材主要是現實的，但也寫過歷史的，如《關羽》、《木蘭從軍》；以及根據古典名著的改編，如《紅樓夢》話劇本四種。這些劇本都出版了，演出的不多。有人說，我寫的話劇本太温，文藝氣息重，適於閱讀，不適於演出。如果眞是這樣，那還叫什麼劇本呢？於是我對自己也產生了懷疑，抗戰後期便漸漸不大寫話劇本了。一度洪深要我到他主持的一個戲劇培訓班（或戲劇系）去教編劇法，我不幹。我想：自己還寫不好劇本，怎麼能教人家？簡直有點諷刺。可是洪深交給的任務，不大容易推却；我還是硬着頭皮去「教」了。教的結果，倒使我對戲劇理論發生了興趣。這期間，我鑽研了別人的劇作，再結合自己的經驗，寫過一本《編劇方法論》。

日本投降的前一年，我又回過頭來重新寫小說。我根據故鄉抗日戰爭的一些事蹟，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月上柳梢》（一九五〇年我把《月上柳梢》改編爲電影劇本《自由天地》，由大同影業公司攝製）。此後我陸續寫了一些長篇、中篇、短篇小說，也寫了不少散文、雜文。只改編過一個古典戲曲《桃花扇》爲越劇本，而沒有再寫過話劇本。

三　宿願實現了

抗戰勝利了，我再回到上海。那年頭幣制不穩定，通貨膨脹，寫作生涯是相當艱苦的。一九四七年我的身體不大好，情緒也很低沉，對筆耕有些興致索然了。在「秋風秋雨愁煞人」的一天下午，洪深匆匆跑到我家，說是他爲了參加復旦大學的反饑餓運動，受到政府警告，必須離開上海；他有兩件事需要我幫忙，一件是他在戲劇專科學校（今上海戲劇學院）的兼課，由我代下去，校長熊佛西也同意了；一件是「大同」經理張石川約他寫一個電影劇本，他決定和我合作。他也不問我有無意見，還像從前一

樣，他作的主張是經過考慮的，沒有商量餘地。這位「老夫子」（這是朋輩對他的統稱，我也確是一直尊他爲師，雖然他從來不允許我稱他爲師。），他的脾氣我已知之有素，儘管我心裏不願意，但不敢當面駁回。我暗暗打算，等他走了，我去和佛西談談，說明我不能教書，因爲我沒有學問，也沒有口才。對合作電影劇本的事，我不相信；他是專家，怎麼會和我這個毫無經驗的人合作呢？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不等我表態，就嚴肅而又武斷地告訴我：不必要猶豫。他知道我有困難，教點書也可以小補。關於寫電影劇本，原是我十幾年前的志願，他鼓勵過我，現在他要和我合作。就這樣講定了，他約我第二天談劇本。他的熱情使我非常感動，我服從了！他不但關注我的生活，還關注我的創作宿願。他眞是我永遠難以忘懷的良師益友呵！

聽洪深談劇本是很有趣的，他不住地吸烟，還一邊吃茶點，他說這樣才談得起勁。他先講述他構思的一個還不完整的故事梗概，他塑造了三個不同型的女性，都是眞有其人，而且是我熟識的朋友，當然他也概括了許多類似的典型。他講我記，然後我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和我的看法、想法，我們認眞地共同研究、分析；最後他指定劇本初稿由我執筆。由於他很快就到廈門去了，寫作中無法隨時向他請教，劇本草成後經他修改定稿，我們的合作就這樣告一段落。限於我寫的初稿水平不高，難免影響了定稿的質量，對此我應當負責。劇名《幾番風雨》於一九四八年十月投入攝製，由何兆璋導演。這是我從事電影編劇的第一部影片。接着「大同」就正式聘我爲基本編劇，我的宿願終於實現了。

四　新的體會

一九四九年到五二年，由我編劇的影片先後有《蝶戀花》、《自由天地》、《女兒春》等，都是黃漢導演，「大同」出品。一九六〇年和六三年還編了《向陽花開》和《鳳還巢》兩部影片的劇本。此外也寫了不少沒有攝製的電影劇本。去年寫的《粉墨青青》電影劇本，發表在今年的第一、二期的《西湖月刊》上。

實踐證明，電影劇本確是比其他任何文藝作品更富有感人的藝術魅力，特別是拍成影片以後。但電影劇本的創作難度也較大，它與小說、話劇不同，而又有共同點。共同點是都靠形象思維寫成作品，不同處是電影劇本的形象

思維具有立體感，鏡頭感；從構思、醞釀到寫電影劇本的時候，往往腦海會出現各種畫面，就像放電影一般。把電影劇本拍成影片，這是一個再創造過程；也就是把劇本內容變成視覺形象，生動地再現於銀幕。影片的成敗，劇本固然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導演、演員以及攝影、錄音、美術……等電影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是編導合作，只有在編導建立的親密無間，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的合作友誼之下，才可能保證影片的質量。現在我理解了洪深從前講過的導演再創造的意義，怪不得他鼓勵我也學導演。在從事電影編劇的歷程中，對編導合作我是有過一些經驗教訓的。由於電影是一種綜合性的新興藝術，時代在進步，科學文化在發展；隨着形勢的飛躍，電影藝術必然也有所飛躍；從最近看到的國外許多影片可以印證。於是相對的就覺得我們國內的影片落後了！值今國內正當開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時候，我不禁想到：我們的電影藝術是不是也有個現代化的問題呢？看來應該是肯定的，否則中國電影事業的前途不樂觀。已經有人提出了有關改進電影事業的經營管理、領導方式等問題，這是必須的，是相輔的一面；相成的一面，還在於如何改進電影藝術？尤其改進關鍵性的電影編劇情況。誰都知道，沒有好的劇本，就生產不出爲人民羣衆所喜愛的優秀影片，從而收到預期的效果，完成創作使命。羣衆是最公允的鑑定家，他可以「人口皆碑」地爲一部優秀影片作義務宣傳員，他也有權利不看某些影片。那麼怎樣寫好電影劇本？我以爲這就要求電影編劇的思想現代化，要求電影編劇具有羣衆觀點，承認羣衆的欣賞水平提高了。作爲一個「靈魂工程師」的電影編劇，不單是應看到形勢的飛躍，還應走到形勢的前頭；不然你那老的一套落後了，羣衆不接受。比方你把劇本寫得不厭其長，拖拖拉拉，一拍就是上下兩集，只滿足你自己的興趣；根本不考慮客觀效果，不考慮觀衆愛看不愛看；有沒有那樣多的空暇時間和那樣充沛的精神，去坐上三四點鐘看一場電影？當然，改變這個現狀，同時也要求導演一起解放思想，一起躍進；因爲劇本最終還是要由導演進行再創造的。

屈指我從事專業電影編劇有十二年之久了，而寫的電影劇本，已經攝製和發表，出版的却不過六七個；無論是數量、質量，都很不夠。儘管我老了，但我還不灰心，還要向現代化的長征道路跟上去，繼續奮鬥。這是我今天的一點新的體會！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於上海。

畢生獻身影劇的洪深

余惠

凡是談到中國新文藝運動中戲劇與電影部分的，不能不提起以自己的實踐起着重要先驅作用的洪深。洪深字淺哉，又字伯駿，江蘇武進人，一八九四年生。他有很好的家庭環境，自小喜愛文學和戲劇，受正規的教育。一九一四年已開始參加校內的戲劇活動。一九一六年他在清華大學畢業，被送到美國留學，起初本來學陶器工程，後來改進哈佛大學讀文學與戲劇，可說是中國早期影劇工作者中受過正規訓練的少數人之一。他獻身這個事業，是經過認眞考慮的。一九二五年他參加上海明星電影公司做編導的時候，曾有這樣的自述：

> 我有兩個觀念，第一，我以爲做影戲，是正當職業，在電影界勞心勞力混口飯吃，也同人力車夫，跑了一身大汗，賺兩角小洋車錢一般，不是什麼可恥的事；第二，凡是道德人格名譽，乃是個人的事，與職業沒有多大關係的，試問政界商界，不論什麼界，什麼職業，那裏沒有幾個敗類，我大胆說一句，電影界裏，就有敗類，成分也未見比政界商界會高許多，不過不幸社會對於電影界，格外的苛求，格外的注意罷了。當初我在美國，執意要學習戲劇的時候，就有人勸我，說「中國不比歐美，一向優伶人

格卑賤，爲人所輕視的」，我不爲動。我在三年前，將要加入電影界，又有人勸我說「就是美國的電影界，道德觀念，也很薄弱，你是受過教育的人，現有正當的職業，又不是沒有飯吃，很犯不着」，我又不爲動，中國電影界爲社會所輕視，我不是今天才知道的。（註一）

洪深這一番話，今天在此地看來，還有很現實的意義，還很值得人們深思。不過，有多少人能抱着像洪深這樣的志向進入電影界的呢？却很難說了。

在哈佛，教授戲劇的倍克，是一位桃李滿門的老教授，主授「戲劇編撰」，編號爲英文第四十七，是全國聞名的。每年美國各地想到哈佛讀「英文四十七」的有三百人左右，但經過倍克的甄選，只收取十一人，至多十四人。他取錄學生的辦法，是要考生每人交出一部創作多幕劇，一部創作獨幕劇，由他親自閱讀，以決定去取。能夠被選中的，便是很大的榮譽。洪深寄去給倍克的是多幕劇《爲之有室》、獨幕劇《回去》，却被選中了。「英文四十七」還設有實驗劇場，稱爲「四七工場」，在這裏，作者可以把所作的戲上演，而實際觀察觀衆的反應，而從演員到全部有關演出的舞台工作，都由同學自己動手、充任。後來，洪深又在坎雷博士主辦的波士頓表演學校學習發音練習、表演練習和跳舞基本步法。其後，他再到一家劇場附設的「戲院學校」學習，實際的工作使他受到很好的職業性訓練。他說：

> 在這裏，從來不讀書，從來不上課，從來沒有人來教導你；你祇張大眼睛看人家怎樣做，你自己也動手做而已。在職業的戲劇團體裏，你從來不學習，你是偷習的。在這裏，從屋頂的儲藏室，到地下的盥洗室，我都停留過數天至數星期。前台的事，如排節目，登廣告，發宣傳稿，預售座位，結算票價，招待領座，打掃清潔，收存衣帽，甚至盥洗室裏掌管毛巾肥皂，我都親自做過。後台當然更是不必說了：有空就去，望着他們做這個，做那個。（註二）

這種訓練，使洪深成爲一個全面的戲劇工作者。他還在美國留學生組織主辦的《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有關戲劇的文章，因爲他是中國留美學戲劇的第一人，所以頗受注意。這時他注意到上海出版了一份《戲劇》月刊，便寫了信去聯系。

原來在一九二一年五月，沈雁冰、鄭振鐸、歐陽予倩、汪仲賢、熊佛西等十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民衆戲劇社，提出「當『看戲是消閒』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確定宗旨是「以非營業的性質，提倡藝術的新劇」，並先出《戲劇》月刊。他們反對舊戲，提倡創作和演出新劇，包括翻譯外國的戲劇在內，此外，還主張改善前後台的管理和組織。這在國內，是戲劇改革的先聲，其引起遠在美國的洪深的共鳴，是理所當然的。

《戲劇》接到洪深的信，由汪仲賢作覆。信中說：「國內自新文化盛行以來，談戲劇的人雖然很多，可是大半是紙上談兵，想跳上舞台去實行的人很少，而肯把戲劇當作專門學去研究的人更其沒有。今先生竟能遠涉重洋，到國外去專攻戲劇，這眞是中國破天荒第一人了，實在教人敬仰之至！」信中要求洪深答允做一個朋友，又希望他將來學成歸來，能在戲劇界活動。這對洪深當然是很大的鼓舞。

一九二二年春，洪深由美國回到上海，受聘於中國影片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這家公司是一九一九年由張季直、朱慶瀾等集資十萬元組成的。張季直即張謇，是清朝的狀元、工業資本家，在南通等地辦了許多實業，又開辦伶工學校、通俗劇場。中國影片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設在上海，攝影棚築在南通，曾拍攝了一些短片及幾部長片，內容大都很低級。洪深回來後，爲這家公司擬了一個較有意義的《徵求影戲劇本》啓事，提出「影戲爲傳播文明之利器」，「能使教育普及，提高國民程度」，「能表示國風，溝通國際感情」，所以要求劇本「以普及教育表示國風」爲主旨；凡「誨淫」，「誨盜」，「專演人類劣性」，「暴國風之短」，「表情迂腐」，「不近人情」，「專演神怪」……等等都不歡迎。洪深的這些主張，在當時固然是進步的，即使今天看來，還很足以使電影編導們深思。然而，對於某些人，洪深的提法是無法理解的。他們竟然查知擬稿人是誰，寫信給他，罵他是神經病。可是洪深的這個設想還沒有實現，這家公司就夭折了。

在中國影片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期間，洪深還寫了一個歷史題材的電影劇本《申屠氏》，這是中國第一個比較完整的電影劇本，但沒有拍成影片，後來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洪深自己談到在編劇方面所作的貢獻時說：「那時的電影界也和文明戲一樣，祇用幕表而不用詳細的脚本的。洪深是第一個主張並且寫出劇本的人，後來人家覺得劇本的需要

了，好些人採用了洪深所創的格式。」（註三）他有一個《王昭君和番》的默片脚本，是他自己認爲可以作爲範例的。其中《塞外高山》的一小節如下：

（三）匈奴呼韓邪單于。（演員×××）

①S單于與諸將見太子往來奔馳，驍勇絕倫，顧而大樂。R那單于將鞭南指氣吞牛斗。R那太子躍馬而來，舉手行禮，指漢兵道：

（四）「漢兵甚弱，可擊也。」

②SC單于大笑。更有老將催馬上前，慫恿道：

（五）「吾匈奴雖世與大漢和親，妻其宗女，但我兵所入，必大虜其子女玉帛而還。」

單于聞聽大爲欣羨，更加大笑；忽然止笑，雄視漢疆，拍着太子肩背喝道：

（六）「善飼而馬。馬肥，我且取大漢天下。」

③M諸將聽了，皆有躍躍欲試之意。下

這無疑是很正規的電影劇本。不過這個劇本也是沒有拍攝出來的。

一九二二年冬天，洪深創作了舞台劇《趙閻王》，主題是反對軍閥內戰。他說，在六年前，他到北方去，正值第一次奉直戰爭後，他在火車裏聽到兵士談起，說戰勝的吳佩孚軍隊，把受傷的奉軍活埋，同時搜掠了奉軍身上的錢。這種事情給他很大的衝擊，後來即以軍閥的罪惡及對民衆與士兵的同情爲題材，寫了這個劇本。在劇本中，他獨創地用了七場獨白，來描寫士兵的心理狀態。這個劇本雖然未能寫出戰爭的本質，但手法很新鮮，而且新鮮到當時的觀衆很難接受。在演出時，洪深自己飾演主角趙閻王，這是一個本質善良，而在軍閥戰爭中被迫到精神混亂的士兵。有些報紙評論說：「前夜實演時，觀者頗不明瞭，甚至有謂此人係有神經病者。」這便是陽春白雪，曲高和寡的緣故。不過，也有人

讚揚，認爲「兵士於戰爭時姦淫殺掠的情形，人民遭劫的苦況，洪深先生都能曲曲折折地，細膩地體貼出來，要兼著那血淚化的對話，哀訴，一字，一語，都直打入人家心坎。」

接着，洪深由歐陽予倩介紹，加入戲劇愛好者所組織的戲劇協社，並担任了排演主任。由於他的主張，開始了男女同台合演，在此之前，是認爲不可以的。當時演出的劇目，有《終身大事》、《潑婦》、《好兒子》、《少奶奶的扇子》四部，取得一定的好評，尤以《少奶奶的扇子》爲然。這是一九二三年的事。

這時候，洪深又在上海復旦大學教英文。

一九二五年，洪深參加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爲編導。

明星公司是一九二二年二月，由張石川、鄭正秋、周劍雲等組織的，開頭所拍的是投合低級趣味的滑稽影片，其後也拍了一些社會問題電影。洪深加入明星電影公司，編導了《馮大少爺》、《愛情與黃金》、《女書記》等電影，大都以有產者的男女生活爲題材，而《愛情與黃金》則代表了洪深當時的《心理劇》風格。一個銀行小職員爲了向上爬對經理一家大獻殷勤，並被招爲婿，但在婚禮舉行時，他原先的愛人當衆自殺，小職員無地自容，良心發現，也隨而自殺。洪深自己飾演這個職員，有一定的表演才能。然而他在這一時期所編導的電影，在思想和格調上都比不上他的話劇作品《趙閻王》，只是編導手法和處理技巧上爲幼年期的中國電影引進了一些新的東西。後來他自己說到這一段工作時，也認爲「並沒有多大貢獻」，這不能只認爲是謙虛。

一九三〇年後，洪深在進步的潮流影響下，認識有了新的轉變。這時，他創作了劇本《五奎橋》、《香稻米》和《青龍潭》，合稱爲《農村三部曲》，因爲都是以農村爲題材的。在這些劇本中，洪深與其他富有浪漫主義氣氛的作者不同，表現出强烈的現實性，技巧也很好，比《趙閻王》又進了一步。他的劇本不是主要給人閱讀的，而是完全符合演出要求的。至於在內容上，主題是反封建、反迷信，也有比較好的意義。他在《農村三部曲自序》中說：

《五奎橋》所寫的，是鄉村中殘留的封建勢力。《香稻米》所寫的，是農村經濟破產。第三部，本想寫《紅綾被》——那是前兩部曲的必然發展。但因兩次寫了第一幕，都不能使我自己滿意，所以擱下不用，另寫了一齣《青龍潭》。《青龍潭》所寫的，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結果。講解，宣傳，教育，平時似乎很收效果；然而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負責的人，不能爲農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不能使他們獲得實際的利益。

他的說法，自然也有見地。不過，在當時來說，只是同情農民，懷着幫助他們獲得實際利益的良好願望，却未能指出眞正解決問題的道路，應當是不足的地方。當然，也許當時的環境不能容許太直率的揭露和指出罷。

《五奎橋》寫江南某縣城外某鄉河上，有一座五奎橋，它是因爲一個姓周的鄉紳在前清時候，一門二代，出了五位進士而得名。這時天旱，眼看稻要乾死。農民們找來機器打水的洋龍船來灌溉橋內的四百畝農田，可是洋龍船過不了狹小的橋洞，因此想把橋拆掉。但這橋關係到周鄉紳祠堂的風水，他自然不准，於是展開了劇烈的鬥爭，結果農民經過反覆的努力，把橋拆掉了。劇中寫了堅强的敢於帶頭起來反抗的青年農民李全生，寫了奸詐陰險的周鄉紳，都很有突出的性格。

《香稻米》以《五奎橋》中一個農民黃二官爲主角，故事也從前一部發展下來。拆了五奎橋之後，田地得到灌溉，是一個豐收年成。黃二官滿望以爲豐收可以還債，但是穀價立刻被壓低了，而債主、米店老板、兵、匪都來向他（當然是向所有農民）下手，使黃二官一家陷於破產，因此却促成了他的覺悟。《青龍潭》以五奎橋鄰近的莊家村爲背景，說農民在又一次天旱下，無法生活，到青龍潭去求雨。小學校長林公達，平日反對迷信，爲人正直善良，村民對他也很有好感，但因這時不肯拜神求雨，竟被農民打死了。憤世嫉俗的青年農民劉秀三，因不贊成求雨，主張向地主「吃大戶」，受到羣衆的反對，自己去當土匪去了。這《三部曲》中有一個在《五奎橋》和《青龍潭》中以正面人物出現的青年農民李全生。他在《青龍潭》裏有一段慷慨激昂的話：

不對的，這樣是不對的！鄉下人的迷信是不對的！縣長的狡猾敷衍是不對的！劉秀三沒有飯吃就去做土匪，是不對的！沙小

大受了刺激，掉轉方向走極端，是不對的！林先生沒有決心替鄉下人解決實際問題，徒然使得他們懷着空虛的希望，是不對的！打死林先生，更是不對的！到青龍潭迎龍王，天上不會落下雨來的！打死一個自己人出氣，還是不能救活大家的。

作者抓住了中國農村長期以來天災人禍的主要特徵，列舉了由此而產生的矛盾的諸方面，這說明作者對現實是了解的。但是，在這些矛盾中，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從屬的、派生的？又應當如何去解決？却沒有使讀者認爲滿意、可行的答案。這反映了作者在這個期間，熱情是充沛的，但認識和理解還未臻於成熟。

洪深的愛國熱情，對人們有强烈的感染力，從下面這件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九三〇年初，有一部美國電影《不怕死》在上海上映，這是一部辱華片。洪深到放映這部電影的大光明大戲院，當影片放映時，登台演說，嚴正揭發了這部電影的罪惡意圖。他的正義行動，震驚了上海，鼓舞了大衆，給侮辱中國人民的惡徒以很大的打擊。

在電影工作上，洪深繼續作出了貢獻。一九三一年，在他的策劃下，明星公司開拍了中國最早的有聲電影之一。前此本來已有兩部，其一是華光片上有聲電影公司拍攝的《雨過天青》，其二是天一公司的《歌場春色》。前者是到日本拍攝的，後者是聘用美國技師和租用他們的器材拍攝的。在這個時候，明星公司派洪深去美國採購有聲攝影器材和聘請技師，當年八月，洪深携同器材和技師回國，拍攝了由他編劇的《舊時京華》。電影公司自力製作有聲電影，在中國，應以此爲起點。

這一個時期，洪深連續編劇、導演或者編導了一連串的電影，在當時來說，這些電影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社會意義。至於技巧上的逐漸更臻成熟，却是有定評的。其中一九三五年創作的電影劇本《劫後桃花》，更得到普遍的稱許。《劫後桃花》通過封建官僚祝有爲一家的沒落變遷，表現了從德國佔領到日本控制的二十五年間，青島被侵略的情況，最後雖然被當時的軍閥政府接收回來（一九二二年），但青島的命運並沒有根本改變。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部片子中，著名的女演員舒繡文開始嶄露頭角，她是由田漢支持進入電影界的，洪深也顯然對她大加賞識。後來她是抗戰期間被譽爲「四大名旦」的四位女演員之一。

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洪深便離開了電影界，轉而集中力量開展戲劇運動。這個運動，在拍攝電影越來

越困難的日子裏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早在一九三六年，當時上海租界已經對於抗日的影劇進行了極嚴厲的控制。電影難於上映，拍攝自然不易，話劇便成爲有力而比較簡便的形式。可是租界當局也諸多限制，達到了扼殺的程度。這一年的九月，上海文化工作者田漢、史東山、冼星海、洪深、陳荒煤、袁牧之、陽翰笙、蔡楚生、錢俊瑞等一百多人，聯名發表《爭取演劇自由宣言》。次年，成立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洪深被選爲理事。

抗戰開始後，上海影劇工作者組織了十三個救亡演劇隊，其中的第二隊由洪深、金山任正副隊長，隊員有冼星海、王瑩等，在八月轉赴內地，沿途進行演劇宣傳。其後到達武漢，參加了國共二次合作的產物、軍委會政治部的第三廳主管宣傳，廳長是郭沫若。第三廳設五處、六處、七處，第六處由田漢負責，其下的第一科主管戲劇音樂，洪深是負責人。對那個時候的宣傳工作，他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洪深在這期間的創作，有話劇《飛將軍》和《米》，前者以抗戰初期還能英勇作戰的空軍戰士的生活爲題材，後者則揭發了戰時操縱糧食、危害大衆的奸商。

武漢淪陷後，洪深到了「大後方」，繼續從事話劇活動。創作的劇本有《黃白丹青》，寫孤島時期上海金融界的抗日活動。《包得行》寫戰時的兵役問題，除了題材很現實之外，採用四川方言及其他方言編劇，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演出很成功。《五十年代》寫一個家庭中兩代人的矛盾，這原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女人女人》寫當時婦女和兒童的處境。從這些劇本中，可以看到他的筆觸接觸得很廣，作品有鮮明的社會性。在此期間，他導演的話劇有《再會吧香港》、《法西斯細菌》、《春寒》、《草莽英雄》等。他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但是，非常困難的處境，大概也使熱情澎湃的洪深遭受不少的打擊。當時曾有他一家自殺的傳說，其實應當說是許多文化人無限激憤的一種反映。這個傳說見於一九四一年二月香港的報紙，詩人柳亞子正在香港，曾爲此寫了詩：

十一日報載洪深教授全家自殺，留書有政治事業一切都無辦法之語，具見憤世苦心。而論者猶囂囂然攻訐不止，殊可怪也。感成此什。

一切都成無辦法，豈無辦法奈羣囂！梁亡真切剝膚痛，齊王（原注：仄聲）終慳反手勞。大義自難衡岱岳，苛求奚忍責鴻

毛。史魚尸諫應同感，直筆陽秋定見褒。

從這件事中，至少看到洪深在當時有不小的影響。

抗戰勝利之後，洪深回到上海，任教於復旦大學和上海戲劇專科學校，又主編上海《大公報》的《戲劇與電影》周刊，導演了舞台劇《麗人行》、電影《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與鄭小秋聯導）。此外，比較突出的是編寫了電影劇本《鷄鳴早看天》。

《鷄鳴早看天》以抗戰勝利時的社會情況爲題材。故事發生在四川的一個小鎮，載着旅客的一輛長途汽車由於拋了錨，全車旅客包括各式各樣的人不得不在小鎮上一家小旅店投宿。這些人由於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引起了一連串的矛盾和衝突，在數天之內發生了許多事件，顯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社會橫切面，戲劇效果是很成功的。

一九四八年底，洪深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從上海經香港再北上北平，參加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爲文聯主席團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一九四九年後，担任政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局局長、對外文協副會長。他的工作，主要是行政業務，創作便沒有時間進行了。不幸的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八月病逝，終年只有六十一歲。

洪深是中國話劇和電影的拓荒者和有重要影響力的推動者。三十多年的工作，主要是完全投進到影劇裏。他創作、改編和翻譯了三十多個話劇劇本，創作和改編了三十多個電影劇本，導演了九部電影，寫作了不少的影劇理論和大量評論，又培養了許多青年文藝工作者。譽爲中國影劇史上的豐碑，洪深是當之無愧的。

（註一）洪深：《中國新文學大系·現代戲劇導論》

（註二）洪深：《五奎橋代序》

魯迅家的一張借據

張向天

最近參觀廈門大學的魯迅紀念室，抄得魯家的一件借債文書的原件影印，那是光緒十三年即一八八七年，魯迅時當五歲，魯迅父親伯宜公以田契作抵押向人借錢的借據。原文如下：

「今將已户拱字印契一紙內載坐落廿畝頭田伍畝正浼慰農家兄向高姓押借英洋貳佰元正面議八對月借洋還洋利計每月一分貳厘起息按月支送恐後無憑立此爲據

附拱字田契一紙

光緒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立票人周伯宜

周慰農

周子傳

親筆押」

這個文件，是研究魯迅早期生活歷史的極有價值的文獻史料，也反映了清末社會經濟情形的一斑。例如借錢舉債要用「英洋」、即外國銀元「鷹洋」的異稱，而利息月利竟高達一分二厘，利息之重，就以今日來說都是驚人的。

一九七九年二月廿日

魯迅自述早年家世的時候，總是以「小康」自稱的。例如他自作的三篇《自敘傳》，在記載家世一節裏，都有這樣相同的話：「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或是稍作改動：「家裏原有祖遺的四五十畝田」。

後來魯迅的家道竟怎的由小康而墜入困頓的呢？

魯迅在《吶喊》短篇小說集的《自序》有極概括的追述，那便是由於父親的久病和祖父的下獄這兩事直接促成的。

不過一家一姓的家道的變化和升降，常是和當時的社會時代有密切的關係。

自從鴉片戰爭後，中國成爲西方列强的角逐之所，政治、軍事、經濟都受制於外人，外人挾其種種經營、榨取的政治手段，像從大油池裏吸油似的開動數不盡的吸管，一個勁兒地吸、吸、吸！農業社會的貧窮落後的中國，怎能不像力盡血枯的病人一樣的倒下來。

魯迅雖早年自稱是「小康」的家道，不愁生計，但是在排山倒海的列强經濟勢力的侵略下，也要東扯西補，舉債過日子的。

三十年後（八）

——歸人札記

蕭萍

武漢（一九七八年五月廿三日——廿九日）

中國古錢

早上我和安格爾在江漢飯店餐廳喝稀飯吃油條。隔壁桌上來了兩對中年美國夫婦，一看就知道是那種開朗、正直、熱誠、有信心的美國好公民。在美國的大城小鎮，到處可以碰到那樣的人。他們爲什麼到了武漢呢？武漢沒有西湖的古剎垂柳，也沒有北京雕棟畫樑的故宮。我對於到中國去的美國人總有些好奇，尤其是到武漢去的美國人。

隔壁桌上的一個美國女人說話了。

「我們在武漢沒有多少時間了，恐怕找不到中國古錢了。我有埃及古錢、伊朗古錢、阿富汗古錢、希臘古錢。我和約翰收集了各種各樣的古錢，就是沒有中國古錢！」

白衣短髮的女服務員爲他們端來煎蛋、麵包、牛油。

「請問，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中國古錢？」問話的男人大概就是約翰吧。

女服務員望着他笑一笑，一臉迷惑的神情，也許是不懂他的英文，也許是不懂什麼中國古錢。

「你懂嗎？中國古錢！」美國女人舉起胖嘟嘟的手，手腕上戴着一圈又一圈細細的金鐲子，每個鐲子吊了一串串各種不同形狀的金墜子，幌幌盪盪響個不停，叫人想起犯人的手銬。「很像這些墜子，金屬的，但不是裝飾品，是當錢用的。錢，你懂嗎？」

年青的中國女孩笑着搖搖頭。

美國人彼此無可奈何地望着。

我用湖北話告訴那女孩，他們在找中國古錢。

「古錢？」她笑了起來，好像聽到天寶年間白頭宮女的故事一樣。「我從來沒有看見過！」

我告訴美國人：「新中國可沒有古錢了。古錢只是博物院的展覽品了！」

「多可惜！多好看的古錢！這麼美麗的文化就要消失了！」

我想向他們解釋，他們到中國，就得用中國的歷史眼光來看中國；若是來找古錢，一定會失望的。但中國的歷史實在太古老、太複雜了，我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望着那隻胖手腕上一串串叮叮噹噹的金墜子，我一口氣吃了兩根油條；一面想着在另一個場合所聽到的美國人的談話。

近年來美國流行一陣「中國熱」。誰都要到中國去。在加油站上，在計程汽車裏，在校園內，在達官貴人的雞尾酒會上，你常會聽到某某人要到中國去了，或是某某人剛從中國回來了，或是：「我眞想到中國去！」常有人悶聲不響，突然有一天，眉飛色舞地宣佈：「我要到中國去了！」我聽到過下面的一段對話：

「我要到中國去了！」A喝了一口手裏拿着的腥紅瑪麗。

「眞的？恭喜！恭喜！你怎麼可以去呢？我怎麼不知道你和中國有關係？」B手裏的杜松子酒蕩了出來。

「我參加了一個旅行團，我們……」

「旅行團？什麼旅行團？」B的口吻透着指責的味道。「還有空額沒有？我也要參加！」

「啊哈！」A得意地用一根手指頭向他點了一下。「我們費了兩三年功夫才成功的呀！去的人不是和藝術館有關係就是研究藝術史的。人數有限制，多一個也不行！」

「你把我裝在箱子裏偷運到中國去好了！」

「我還是候補上的呢！」A敷衍地笑了笑，對那種不切實際的笑話沒有興趣，去中國的事太嚴肅了。「有人得了癌症，去不成了，我才能去的。」

「啊！」B若有所失，只好喝一口杜松子酒。「你知

道嗎？到了中國，你可找不到腥紅的瑪麗呀！Bon voyage！」B用法文（美國人的「洋」文）說了一句「一路平安」，舉起亮晶晶的酒杯向A敬酒，杜松子酒裏的冰發出亮晶晶的響聲。

「只要去得了中國，我喝冷水都行！」A將腥紅的瑪麗一仰而盡。

「啊哈！」B可得意起來了。「冷水！小心呀！亞洲的冷水你可沾不得！一沾就瀉肚子！有人瀉得死去活來，半路就回來了！」

「你放心，我什麼都準備好了：止瀉藥、傷風藥、安眠藥、阿司匹靈……大瓶小瓶裝了一袋子！種牛痘，霍亂、傷寒、破傷風……五、六種預防針，扎了我一屁股！對不起！身體也通身檢查過了，血壓、心臟、膽固純、小便、大便，對不起！」A笑了一聲。「一切正常！」

「我親愛的朋友，」B更得意了，重重搥了一下A的肩膀。「你去中國好像是去害病的！」

「我倒覺得是去衝鋒上陣的！你想想，中國是一個多麼不同的世界！他們和我們是兩個極端。小時候，我媽媽對我說，美國在地球的這一端；地球的那一端就是中國。中國的龍很好看。只要我在園子裏用鋤頭不斷向地下挖，挖，挖，挖到底，就可以看到中國的龍了！」

那些美國人對中國的熱情叫人很感動；但他們對中國的幻覺却叫人很担心。他們所要尋找的不是「中國」，而是他們自己的幻想、希望、喜好和利益。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可愛的民族距離得太遙遠了；造成那個距離的不是不同的經濟制度，也不是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兩個民族不同的歷史。墨西哥作家巴滋（Octavio Paz）說過一針見血的話：「美國的最大危機是他們忽略了其他國家的歷史。」但是，要美國這麼一個年青的民族去了解其他民族幾千年的歷史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和安格爾吃完早餐，走過去向那四個美國人說再見。他們說當天就要到北京去了。

「我們也許在北京再見呢！」我告訴他們。

「那時候也許我們找到中國古錢了！」

「祝你們好運！」

和尚舅舅的枝子花

我一向不喜歡寺廟；也不喜歡和尚。七歲那年夏天，從武昌二伯媽家回到漢口，坐在人力車上，老遠就聽見和

尙唸經的聲音；到了家門口，滿堂白！奶奶死了！十歲那年大年初三，我失去了父親，跟着母親在漢口的千佛寺住了一個月，天天聽到的就是和尙的唸經聲和母親的哭聲。從那以後，和尙、香煙、甚至笑哈哈的彌勒佛、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全叫我想到死亡。

現在，我居然和安格爾、兩個女兒、以及大哥蕙妹兩家人站在漢陽歸元寺的蓮花池子旁邊！一個身穿黑布對襟褂褲的老人向我們走來了；一大把白鬍子映着他背後紅色的佛殿、紅色的柱子。「印澄師來了！」陪同的人告訴我。印澄師就是我喊舅舅的那個老和尙。我以前沒有見過他；他是大哥的遠房舅舅，八十二歲了。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就是歸元寺的和尙；現在仍然住在那兒。在我們去歸元寺的路上，蕙妹告訴我，他們也是兩三年前才重見他。他聽說華蕙一家人在武漢，便到處尋找，打聽出妹夫在長江航運公司工作，一個人跌跌撞撞擠公共汽車，找到長航宿舍，一大清早，挨門挨戶叫着「華蕙！華蕙！」終於在日落時分找到她了！

印澄師走過來熱烈地握着我的手問：「華桐好嗎？你妹妹們都好嗎？」他的手很滑潤、很有力——非常年青的手；但大姆指還蓄着很長的指甲，那是僅有的一點舊時遺跡。他帶我們去大廳上喝茶。

「我要給你寫首詩！」他高興地說；找到紙和筆，一個一個字十分穩定地寫下去：

會見心情很歡心
出生流頭在乾驛
河水依舊人老矣
注目今朝新變化
不是從前幼小時

——會見華苓留言俚句

張少房（法名：印澄）

印澄師帶我們去看娘娘殿。送子觀音仍然盤腿坐在殿堂中央，白玉鍍金身子，蘭花手閒閒擱在腿上，美麗沉靜的眼睛望着前方，但什麼也沒看見，就是另一邊牆上色彩鮮艷的招貼，她也沒有看見。招貼上面橫着有幾個大字：「計劃生育好處多」，那下面印着幾副圖畫，全是胖嘟嘟的孩子和喜樂的爸爸媽媽；招貼兩邊兩行大字：「人類在生育上完全無政府主義是不行的。也要有計劃生育。」「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娘娘殿上擠滿了人，有穿綠制服的士兵、由老師帶着來佛殿看古物的小學生、拖兒帶女來遊玩的工人。寺廟和人世的哀樂沒有關

係了。娘娘殿也成了人民遊樂或是學習的地方了。

只聽見帶隊的女老師對小學生們說：「這個殿裏的塑像是『觀音大士』，所以叫大士閣，以前叫娘娘殿、百子堂。過去以寺廟爲職業的人爲了迎合一部分婦女羣衆盼望生男育女的心理，塑造了『送子觀音』的泥像，還搞了一些『摸鞋子』之類的迷信活動，『摸鞋子』就是表示得孩子。實際上，這都是些騙人的把戲。大家知道，生兒育女是人們生理上的自然狀態，決不是靠求神拜娘娘的結果，我們應該揭露它的欺騙性，批判它的危害性……」

送子觀音仍然盤腿坐在那兒，蘭花手仍然閉閉搭在腿上，美麗沉靜的眼睛仍然望着前方，仍然什麼也沒看見——送子觀音在三十年前，三百年前，三千年前，三萬年前就是那樣子望着的，以後也會那樣子望下去。

安格爾突然暴出一陣大笑：「計劃生育的招貼在百子殿上！和送子娘娘在一起！這是新中國的幽默！」

另一個大殿有一組雕刻的「海島」塑像：正中間是漂海觀音站在鰲魚頭上，上空是二十四「諸天」；下面是碧波翻滾的大海。漂海觀音那一組大塑像四週圍繞着一組一組小塑像，全是美化觀音的畫面：造福的觀音、救苦的觀音、救難的觀音。不同的塑像，不同的故事：小船在大海中顚覆了，觀音來了！婦女過不了橋，觀音來了！猛虎要吃人，觀音來了！龍宮漲水，觀音來了！農人遇匪，觀音來了！

「觀音站在鰲魚頭上是以前舊社會的迷信。」年青的老師又說話了。「鰲魚頭不能動，眼皮不能眨，就可以防止地震了……」

孩子們格格笑了。

「對！你們也懂，那是迷信！」老師也笑了。「那是違背自然科學的。因爲地震是地殼變動的自然現象，根本沒有什麼『鰲魚眨眼』和『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你們看見了嗎？這些塑像都是傾斜立體，這可以看出建造的困難，尤其是在當時缺乏銅材水泥的條件下。但是，這些塑像不僅建造成功，而且至今一直完好，色調新鮮，層次分明，這就更顯出塑造的人的藝術才能了。」

羅漢堂裏一片歡喜。羅漢歡喜，看羅漢的孩子們也歡喜。五百個羅漢就是五百個不同的個性：挖耳的羅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翹起一邊嘴角，耳朵挖得好過癮啊！大笑的羅漢，笑得肚皮直抖動，你不由得也跟着笑。兩手揉眼的羅漢，揉得很輕很輕，你看得出他是多麼輕法，蘭花手指尖點在閉着的眼睛上，你輕輕走過去，不忍驚動

聶的一家和印澄師在武漢聶的妹妹家裏所攝

他。還有穿針引綫的羅漢，彈琵琶的羅漢，背小羅漢的羅漢，沉思的羅漢，瞪眼的羅漢，敲鑼打鼓的羅漢，看書的羅漢，年老的羅漢，年青的羅漢……它們叫人想到現世的人情，因此特別可親，特別眞實。

印澄師帶我們去看他住的地方。他住在歸元寺角上一個小院子裏。走到院牆邊，一陣花香撲來。一走進院子，滿院鮮花！繡球花，仙人掌，菊花，還有枝子花！就是我母親年青時候插在她衣襟上那種清香的枝子花！我叫了起來：「枝子花！枝子花！好多年沒有看見枝子花了！」

「你還記得枝子花。」印澄師微笑着說。「這些全是我養的花。我的花種供給武漢所有的公園。我也種榆樹。」他指指牆角，一片綠！「我也養石景。」他指着木架上的石景：有象鼻，有桂林岩，有小橋流水的岩……襯着大朵大朵白裏透紅的繡球花——那永不凋謝的花。「這就是我的生活：養花，寫詩。我住在這裏，吃得飽，穿得暖。」他頓了一下。「他們對我很好。」

「你現在還唸經嗎？」安格爾突然問他。

他笑笑。「我現在養花。」

第二天，我們在蕙妹家大團圓，兩代十四口人有談不完的話，有訴不了的情誼。廚房裏蒸氣騰騰：燉藕湯、煨

鯽魚、煮餃子。華蕙一家住在一幢灰色公寓的四樓，兩間房陳設簡單，堆滿了生活必需品，臥房桌上擺着全家的照片；我從那些照片可以看出一些他們過去三十年中結婚、成家、立業、生子以及兩個孩子成長的情形。屋子裏一桌一椅、甚至桌子下面的大木盆、床上一疊疊花布棉被子都叫我覺得很親，是夢中見到舊物的那種親，恍恍惚惚似曾相識，又不敢相信。我摸摸這，摸摸那，在兩間房裏幌來幌去。

「張爺爺來了！」建建在陽台上叫了一聲，就跑下樓去迎他。

我跑到陽台上，只見印澄師提着一包東西，在兩幢灰色大樓之間的窄巷中走來了，微駝着背，一步一步，很慢，但很堅定。八十二歲的老人爬了四層樓，沒喘一口氣！

「這是隋縣蜜棗，頂好的。」他將一盒蜜棗遞給我。「我姪子去年從隋縣帶來的；今天特地送來給你吃。」

「啊！啊！」我接過蜜棗，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我知道他在世上的親人只剩下那個姪子了；隋縣就是那老人生於斯、長於斯的老家；那蜜棗必定是他捨不得吃才留下來的。

我挨着他坐下。他又不斷問着我在海外弟弟妹妹們的情形。他一隻手伸進黑布對襟褂子裏面掏了半天，終於從胸中掏出一個小包：一條破舊的白布手帕包着一張退色的照片。

「這是我的母親。」他將照片遞給我，手有些顫抖。

照片已經變黃了；形象也模糊了；隱約可以看出一個半身舊式女人，額頭戴着我奶奶常戴的那種布搭，楞楞地沒有表情——不是沒有情，情給苦難磨進骨子裏去了，表露不出來了。我把照片放在手掌上看；照片破舊得拿不起來了。那照片從老人胸口摸出摸進也不知有多少次了；日夜貼在他胸口，貼着他的心，貼着他的體溫。

「我母親只留下這張照片。她一輩子也只照過這麼一張像。」印澄師望着我手上的照片說。「我父親很早就過去了。家裏很窮。母親辛辛苦苦扶養我兄弟兩個人。後來哥哥丟下我們，幾年沒有下落。我只有六、七歲，母親帶着我離開老家，到處流浪找哥哥。他在武漢出了家。我們在廟裏找到他，母親也出了家；我也跟着出了家。」他將照片從我手上接過去，放在他膝上的手帕上，又看了一會，才對我說：「這張照片太舊了，拿也拿不起來，看也看不清了。我想要一張清楚一點的；我姪兒也要一張。你有沒有辦法？」

我望着他無可奈何地搖搖頭，不忍說出一個不字。

「啊！」輕微得只是噓了一口氣——失望全嚥下去了。他將手帕一疊一搭很小心地把照片包了起來，塞進黑布對襟褂子裏貼身衣服的口袋裏。「你就要走了。我再給你寫首詩吧。」

我從皮包裏掏出筆和記事本遞給他：「請寫在這上面。您老的詩我要好好保存的。」

白首日新日暮雲，
歷生萍漂浪漫人。
總角塵跡多悲境，
入佛空來窺明星。
學道不成人易老，
飄花拂葉度餘生。
高閣東望新世界，
愧我不及少年人。

印澄師看了一遍，又另外寫了幾行：

異國歸來探親人，
親人感到意已深。
祝您和在海外的一些人都好。他日有機會回華再見。

張少房（印澄）留念

我又聞到了枝子花香。這一次，那清幽幽的香味，不是從母親綾羅綢緞的衣襟上飄來，而是從一雙蒼老而又年青的手所栽培出來的花園裏飄來的。

下期特稿

吳祖光：**紅　娘　子**（京劇本附前言）

施蟄存：**李後主的《臨江仙》**（北山樓讀詞記）

在雲岡第六窟裏

黃蒙田

今天早上天色格外好。陽光照在雲岡大道的石砌地面上反射出耀眼金光，照在第五、六窟外木構樓閣的琉璃瓦上反射出使人目炫的閃光，連陰沉的石窟裏也比往常明亮。我穿過窟前的平房，一直走進第六窟去。前些日子我曾經到過這裏，看得匆忙也看得粗淺，一個貪婪的人在豐盛的飯桌面前只有很短的時間，即使每樣都能吃到一口，肯定不能滿足的。那一回帶着意猶未足的悵然心情離開，這一回必須在這裏付出較多時間，看得細緻些。這是我一踏進雲岡就直奔第六窟去的原故。

雲岡五十三個石窟中主要的二十一窟對我們來說沒有一個不是那樣重要。窟與窟之間固然有共同的特色，而每個窟又具有個別特有的石雕。我不能說出那個石窟最吸引人，只能說由於各人的偏好而對那個石窟格外感到興趣。第六窟之所以對我具有强烈吸引力是由於那些情節性的浮雕有三十三塊之多，描寫的主題是圍繞着釋加牟尼的一生——從誕生到

涅槃的佛傳故事。並不是別的石窟沒有這一類題材，而是第六窟的數量最多和藝術水平最高。我曾經想過，別的石雕可以暫時少看甚至不看，而集中以佛傳故事作爲專題石雕來欣賞。當然，我們着重研究的是石雕工匠在面積不大的畫面上如何用浮雕的特點去表現規定的情節，浮雕技術怎樣表達這些場景的空間感覺、人物情緒和動勢。要是我們按照歷史觀點來進行欣賞，在這些浮雕面前，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會大吃一驚的。

第六窟是兩進的大窟。前窟是四層木構樓閣。從樓閣下來，踏進石窟——或者說這是後窟也是第六窟的主要部分，立刻感受到一種富麗堂皇的氣派，這時候射燈齊亮，窟壁和天花全都受光，人們得以清楚地看到這是一個多麼宏大、壯觀、瑰麗然而又是非常細緻、優美、寧靜的雕刻世界。這裏沒有像毗鄰第五窟那樣高達六七十尺作爲主像的大佛，只有八尺高到十尺高的倚佛、坐佛和交脚菩薩，當你仰望天花，環顧四面窟壁，繞過中心方柱四隅的時候能找到一塊幾方寸窟壁面原來的岩石麼？不能——當然，並非眞的找不到幾寸空白，而是感覺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雕刻佔有了所有石面。看哪，佛龕上的佛像、羅漢、菩薩；龕上的花繩、纓珞、七佛、鳳飾；壁面上的唐草紋、供養人、飛天；每一寸石面都是令人陶醉的石雕形象，每一寸石面都滲透了石雕工匠的血汗。人們在第六窟裏面對周圍的形象世界會有種種不同的想法，但有一種是相同的，那就是我們的祖先用什麼方法斧鑿出這些像排山倒海而來彷彿永遠沒完的石雕形象的？當年在這裏出現過多少石雕工匠和堅硬的砂岩石塊搏鬥了多少年月？沒有人能正確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有一點是可以想像的，成千上萬的人在這一帶的山崖河畔帳篷裏度過了一個寒暑又一個寒暑，他們用落後的金屬工具在這裏開山擘石，當山崖變爲石窟以後，又在裏面暗淡的松脂照明下艱難地斧鑿突出於石面上的形象。我們的祖先不但以他們高度的智慧和細緻的石雕技術爲創造這個形象世界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們不可能知道他們是誰，我們却知道這些傑出的石雕是許多人付出了畢生的藝術勞動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在欣賞這些石雕的時候難道不應該想起這些留下了這一份豐厚遺產的出色的無名雕刻家麼。

如同雲岡別的石窟一樣，第六窟是一個迷人的地方。我集中看那些描寫生動的佛傳故事。每一塊浮雕都可以吸引我在它面前停留很長時間，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讓我支配的話。三十三塊浮雕像一部釋加牟尼故事連環圖畫，它並不是順序

的排列下去，我不能像看連環圖畫那樣看。我只能按照題材的性質歸納爲幾大類：從無憂樹下太子降生、淨飯王和王后與太子之間包括給太子提親是一類；太子的日常生活包括山中苦行是一類；太子出四門所遇所見又是一類。我不知道別人的觀感怎樣，論故事所表達的情節，場景的結構和浮雕規律的掌握，我比較喜歡後二類，如果這些浮雕以塊爲單位，藝術水平最好的作品也應該是在後二類中。我總覺得，遠在一千五百年前，我們的雕刻、雕塑藝術已經有了符合浮雕藝術最高標準和最完美的浮雕形式，具體的作品就是雲岡第六窟裏面的佛傳故事浮雕。

佛傳故事是深浮雕，通過浮雕的人物和背景以表達形象的立體感，表達規定的空間感，而人物的活動又不能離開主人公當時的具體情節，並突出它的主題。這些浮雕恰到好處地表現出這些。一個現代人，對古代石雕工匠對形象的高度組織能力只能夠表示佩服得五體投地。有一塊浮雕描寫宮中的遊戲，所謂遊戲實際上是太子在宮中觀賞舞樂，石雕工匠用構成方法刻劃以二人爲一組的三組伎樂人：舞蹈、蹔跤和奏樂，登場人物不多，但是我們彷彿感到這個空間擠滿了伎樂人在進行表演，彷彿感到這個空間充滿了樂聲和躍動的節奏，場面熱鬧得很。同樣產生熱鬧氣氛的太子射箭，兩個侍從陪同太子在練習箭術，三個弓弩手正拉緊弓弦向着前面的樹林。我注意到的不是三棵樹以外所暗示的密林深處，而是拉緊的弓箭正處於將放未放之間。這時我意味到由內彎的弓到了極限、弓弦的拉緊和右手的肌肉跳動正是行將鬆手的一剎那，加上彎腰、伸足、揚臂的動勢烘托出角色表情的緊張，雖然因爲岩石的剝落已不可能看得細緻，但別的條件使我體會到角色的內心和他此時應該流露出怎樣的表情。姿態的劃一使人們產生一種將會隨箭而去的感覺和氣勢，產生一種猛烈的運動感，而所謂姿態的劃一又有一定的變化而並非絕對的劃一，但它却引起了動勢的統一。這樣的處理又產生一種效果：因了動勢所引起的急劇去勢而感到空間很深遠，正像箭頭放出後飛越過樹林向很遠很遠的前方射去。石雕工匠捕捉的是箭頭行將放出的時刻，我們感到它將會發出刺耳的尖銳聲音向遠方飛去。

我曾經在太子騎象遊戲和騎象回宮兩塊浮雕面前作比較欣賞。事實上這是一個場景的兩個情節。伎樂人在吹奏樂器，一塊是太子在作樂而另一塊是在同樣環境中回宮去。前者騎在象背的太子顯然是在這個快樂的時刻不勝陶醉，連垂下長鼻的大象似乎也受到這種感染。後者雖然歌樂依然，但石雕工匠爲了符合這個情節的細節要求，大象抽起鼻子，右

雲岡第六窟佛傳故事浮雕之一

前後肢提高，甚至眼神所顯示的和耳朵的抖動方向，這一切都是爲了表達大象在前進中，而象背上的太子姿態的略向後傾斜也是爲了適應這種動的去勢。兩塊浮雕騎象說明的情節不同，顯出一靜一動的强烈對比，雖然前者並非絕對的靜，後者也不是絕對的動，而是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我在欣賞時注意到這些無非是說明一點：古代的石雕工匠對待浮雕情節的刻劃非常認眞，雖然是細節，他們了解到如果沒有細節的正確描寫便不可能有生動、細緻的情節出現。

佛傳有太子出四門的故事。雲岡第六窟裏的佛傳故事浮雕也有接觸到，那就是太子出四門遇見沙門、老人、病者和死者。浮雕的處理方法幾乎是一樣的：太子騎馬出了城門——四門外形類似而細節各異，太子遇到不同的對象就在此處發生，重要的是因了對象的不同，太子內心感情反映於面部的神態各異，因而也造成了不同性質的氣氛。沙門，這個出家人神情的虔誠和太子的眞誠是統一的，他們四目交投正是流露出這種感情。見老人和病者時太子表露的感情似是相同而又不完全相同，這裏交織着的慈愛和同情相信是石雕工匠曾經刻意要表達的感情。見死者一塊剝落過甚，死者的形象已不可辨，十分可惜。

佛傳故事石雕在形式上說是高浮雕。一般來說，人物較厚，背景較薄，近景和主體又較遠景爲厚。我們感覺到這些人物活動的空間深度、層次、遠近和比例。在平面的石塊上表達强烈的空間感，特別是出場人物衆多的場面。石雕工匠掌握了浮雕的規律特點和具備浮雕的熟練技巧固然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第六窟裏的佛傳浮雕可以相信是出自北魏時代和稍後第一流的浮雕工匠之手，但是我愈看愈不相信有了熟練的浮雕技術就等於有了一切，就等於能夠產生這樣的浮雕作品。就是這樣想的，情節性的浮雕創作首先在於結構設計。由於在一個面上的登場人物不少，工匠不能像現實生活那樣安排這個場景而必須採取構成的方法，在平面上意味到出場人物的主次、遠近和在某種具體環境裏面，而重要的是用非圓雕方法表達整個場面的空間感。結構是藝術構思的一部份，結構是從形式上去執行藝術構思所決定，結構又服從浮雕表現方法上的特點。太子行樂圖和山中修行圖是按照不同的內容要求而結構設計各異，前者浮雕較薄而後者幾乎接近圓雕，山洞前無憂樹下是兩排修行者，這個設計使我們感覺到在這裏修行的僧人一層復一層的擠滿山洞，而前者的設計則是爲了表達出一種歡樂的氣氛，而且是以少見多，以簡見繁。這種分別首先是結構設計上的不同，結構設計之所以不同又以這塊浮雕所表達的思想內容爲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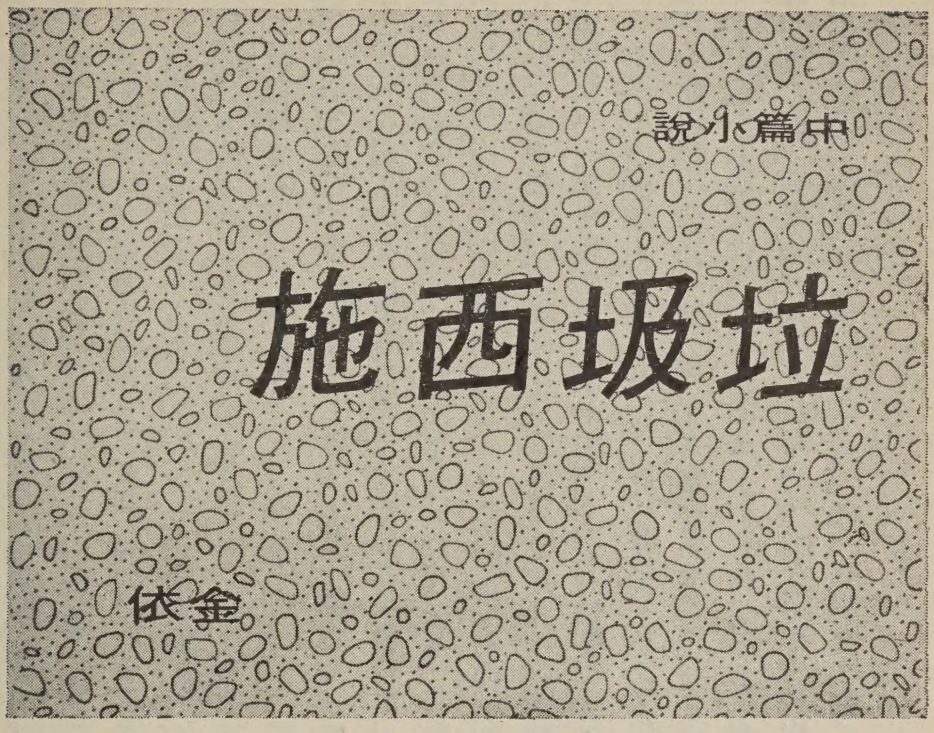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看慣了近代或現代的薄肉浮雕或一般浮雕，會感到佛傳故事的浮雕太厚，特別是某些人物的表現，達到高浮雕的最高厚度，有些部分甚至感到它接近圓雕。是不是石雕工匠由圓雕發展到浮雕過度時期還不能很好地掌握浮雕規律而出現的一種現象呢？我想是的。正因爲這樣，有些浮雕厚的程度接近圓雕，說明了石雕工匠還不會完全脫離了圓雕的條件幫助建立了純粹浮雕的一套表現方法。我注意到，石雕工匠往往在浮雕形象上採用綫刻綫條來作爲表現上的輔助條件，這些部分原是在大塊浮雕上再加上重叠浮雕形象的，現在只用綫刻綫條就把形象的細節明確地勾勒出來，一如畫家用綫條一樣，有些浮雕用的綫刻很多，譬如披在人物身上的衣服形態和衣褶全部依賴綫刻表現，雖然由於綫刻的幫助浮雕形象更明確了，但這也正說明了石雕工匠的浮雕還不會進步到純粹浮雕的地步，以後發展到更複雜、細緻的浮雕形式，自然就有足夠的表現能力，少用甚至根本不用綫刻的幫助了。我想我無須隱瞞自己在欣賞上的偏好，這些浮雕形象上充滿原始趣味的天眞純樸的綫刻綫條，正是我喜歡欣賞的地方。

佛傳浮雕的人物形象已經越超了程式化的設計着重不同的個性刻劃，而不同個性乃是角色在某種情況下即題材的思想內容所決定於內心世界反映出來的。於是我們看到，騎象遊戲的太子和見病者的太子精神面貌有顯著的分別，踰城出家的太子和淨飯王在教誨的太子不同的心理狀態反映於表情上的神態也根本兩樣，勸阻留家的太子和菩提樹下修行的太子那若無其事然而是堅決神態是逐漸深化的。石雕工匠在人物形象設計上的認眞，使浮雕上出現的形象脫離了缺乏個性的一般化造型。在造型上雖然斧鑿痕跡不多，但概括性較高，表情比較符合角色當時的具體情況，其中有些甚至是相當深刻的。佛傳浮雕之所以藝術性較高，我想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面對着佛傳浮雕，我看得很久，也思索得很多。在這個過程中有時會引起我和別的民族的佛教石雕聯想，譬如印度阿展陀石刻藝術。我把浮雕上人物造型——特別是動作設計、構圖組成、浮雕方法和裝飾紋樣等方面引起我忽然想到阿展陀，覺得這裏面有阿展陀的影子。這沒有什麼奇怪，佛教傳過來的時候必然同時輸入印度的佛教藝術，當年雲岡石刻浮雕一定程度借助外來形式是完全可能的。作爲一個欣賞者，我是在欣賞過程中由於形式上或氣派上某些較强烈的特點而引起同阿展陀相提並論的，但是我依然像中國民族形式石刻浮雕那樣對待它，從來沒有認爲它是中國民族以外的形式。問題就在於此，北魏時代的石雕工匠受了阿展陀佛教石刻形式一定程度影響，工匠「用」它並將它溶化在中國民族形式裏面，阿展陀藝術便成爲中國民族形式石雕的一部分養料了。

我不知道在雲岡第六窟裏待了多少時候。當我猛然想起還有更多石窟的石雕藝術在等待着我的時候，陽光半直綫的照在石窟窟口，已經接近中午了。我依然站在窟口，藉了間接陽光面對着中心塔柱南部上的石刻浮雕，大抵是坐在宮中的淨飯王和王后吧。我的脚步總是不肯離去，再次欣賞它簡潔的造型、生動的神態，欣賞它流暢的綫條、柔軟的衣裳和飽滿的肉體，我簡直像喝了少量醇酒一樣在這些完美的浮雕形象前陷入薄醉狀態。一位旅伴幾乎是强拉着我離開，他的話對我極具吸引力，「快來看鄰窟門拱上的鳩摩羅西，它也許能爲你解決一些問題。」我立刻轉入第七窟去。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追記



七十年代的末期。

香港灣仔海旁，廣厦連雲，爲這個「高樓大厦世界第一」的小島平添傲氣。

這些高樓大厦，外型美輪美奐，式樣多采多姿，圖案五花八門，都是建築師和工匠們的出色表演。

是陽光和暖的早春，東風吹拂，清晨的海傍大道還不算擠擁，汽車一輛接一輛的順利地滑過，行人稀疏。

一幢不算很高的大厦，看來是半商業半住宅的，門前擺着一輛木頭車，車上堆着好幾隻竹籮，竹籮裏滿是垃圾，竹籮上面和木頭車周圍，還堆着各式各樣塞得脹鼓鼓的塑膠袋，一紮紮的舊衣物，還有略舊而並不殘破的傢具和電器用品，手提包，玩具等等。

這樣的一輛木頭車，幾乎每天這個時候都擺在這裏，顯現這座大厦的住客們不斷的棄舊換新的消費力。

木頭車很快就被推走了，在堆得高高的竹籮中，人們幾乎看不見這木頭車的動力來自哪裏，只有在它被推過之後，才看見車後面有一個瘦小的女人，穿着灰黑色的衣服鞋子，身子斜成九十度角，緩慢地、吃力地、把車子推向前方。轉了彎，不見了。

其實，香港的清晨，這種景象，到處都可以發現，許許多多的做清潔的人，從那些新的、舊的建築物裏，把垃圾運出來，堆到垃圾車停泊的地方，清倒垃圾，然後又把空竹籮運回去。明天，又是滿滿的一車又一車。

不知道這個城市何以有那麼多的垃圾，不難想像，如果沒有這些做清潔的人們的辛勤，這個美麗的城市多容易變成一個垃圾崗。

「保持城市清潔」，做清潔的人們居功至偉。但正像那個穿灰黑色的、瘦小的、推着沉重的木頭車的女人一樣，她們默默地工作，默默地生活，似乎從不爲人們所注意。

如果有人問，垃圾那麼臭，那麼髒，又那麼多，她們有沒有想過，要離開這個垃圾堆呢？

也許，人各有志，處境不同，很難一概而論。這個城市，總得有人倒垃圾的，她們要是離開垃圾堆，那麼，大家都要在垃圾堆裏生活了。

不過，我們可以跟踪一下這一個不爲人注意的、穿灰黑衣服和鞋子的瘦小女人。

看，她很快就把載着空的竹籮的木頭車推回來了。車子輕，她推得很快。車子旁邊，是擺着一輛半舊的、但完好的兒童三輪車。

她微笑地看着那輛小三輪車，
掩不住心頭的喜悅。

她很快就把木頭車推到剛才那大廈門口，把竹籮搬進去，只留下那三輪車。

不久，她又出來了，推了木頭車走，三輪車在木頭車上顫動着。女人微笑着，看着那輛三輪車，似乎掩不住她心頭的喜悅。

這個女人，三十歲左右，頭髮蓬亂且有點乾枯了，蒼白的面孔却頗娟秀，懨弱的身子，看不出她有那麼大的力氣推動剛才那麼笨重的一車垃圾。

不要小覷她，她就是曾經有名的「垃圾西施」阿宜。

她如何「有名」，且按下不表，看看她現在哪裏去吧。

她去得不遠，就在灣仔海旁，跟她倒垃圾的大廈只不過隔了一個街口。

她停下木頭車，把小三輪車搬下來，又將木頭車的推手按到車板上，搬到騎樓邊。——那是一列尚未拆建的舊石屎樓，她把木頭車豎起來，用鐵鍊鎖在一條柱上。

然後，她提起小三輪車，上樓去。

不久，就發現她在天台出現了。天台上，有很多間木屋，她推開了一間靠海那邊的木屋的門，喊：「傑仔，起來上學吧！」

沒有人應她。

「傑仔，起來，你看，我檢了一輛三輪車給你！」她又愉快地喊。

「什麼？三輪車？」一個男孩子馬上從一張雙格鐵床的上邊跳下來，赤着脚，穿着內衣褲，就跑出來了。

「三輪車，我要，我要！」一個女孩子柔弱的聲音，也從床上傳下來：「等等我，等等我，一起玩呀！」

「阿秀，別急。你看這車，後面有座位的。」母親邊喊，邊撿起床上的一套孩子校服：「我替哥哥穿好衣服，讓他踏一陣，你坐在車後座位上，做香車美人。好不好呀？」

「好，好。我做香車美人！」女孩子高興地喊着，也爬下床來了。

「傑仔，來穿衣服！」做母親的拉着正欣賞門前的小三輪車的男孩子，邊替他穿衣服，邊說：「說了多久，終於給你找到這輛比較好的了。」

「媽，是你檢的嗎？」阿傑已給穿上幼稚園的校服，又坐在矮櫈上，給穿鞋着襪。他還在看那車子：「怎麼車輪上沒踏脚的呢——啊，我知道了，是用電的！」

「不錯，傑仔眞聰明，那是用電的。」做母親的笑

着：「不是我撿的，是別個叔叔撿的，我請他讓給我，還替我修好了，冲了電，前面還有喇叭，一按就響。很不錯呢，聽說新的要好幾百元。好了，你坐一陣，一陣就好，兜了圈，過來洗面刷牙，吃東西，沒多少時間了！」

阿傑跳過去，騎上車，「嘟嘟」的按了兩下喇叭，却不知怎樣開那車子，做母親的過去，用手把孩子的一隻脚擱在車身的一個按鈕上，車子就緩緩向前走去。

「我坐車，我坐車！」女孩子追出來，做母親的忙把她拖住，又穿衣服。邊說：「先穿好衣服，別要着凉！」

女孩子邊穿衣服，一邊仍喊：「我坐車，我坐車！」

這時候，做母親的忽然想起什麼。

她向屋子裏喊：「正哥，正哥！」

屋子裏沒有應聲。

阿傑駕着那輛車子，神氣地，在天台木屋間有限的空間上兜圈。

鄰居在盥洗，嘖嘖讚道：「呵，新式的自動車呀！」

孩子們都跑出來看，阿傑更神氣了。

但他的母親，剛爲小妹妹阿秀穿好了衣服，站起來，疑惑地再向屋子裏喊：「正哥，正哥，怎麼了？還不起來？」

裏面仍沒應聲。

她走進屋子裏，小妹妹阿秀已坐在車子後面，讓哥哥載着走，迎接鄰居孩子們羨慕的眼光。

忽然，屋子裏傳出他們母親凄厲的呼喊：「救命呀，救命！請大家幫幫忙呀！」

鄰居們正在盥洗的，準備出門的，都怔住了。有幾個丟下牙刷，拋了手巾，或正在穿衣服，扣鈕子，都連忙跑進那屋子裏。

阿傑和阿秀也嚇慌了，丟下了車子，跑回家去。

屋子裏塞滿了人，兄妹倆擠不進去。

只聽有人在喊：「趕快叫救傷車來，去打九九九！」

「不要緊，還清醒，宜姑，別慌，你鎮靜點！」

「阿正，你爲什麼這樣做呀？孩子還小，犯不着這樣呀！」

「他吃了什麼？」

「這不是殺蟲水的味道嗎？眞傻！」

有人跑去打電話。

幾個女人趕過來，擠進去，照料阿宜。邊問：「他爲什麼這樣做呀？」

兩個孩子終於擠進來了，看着在床上呻吟，口吐白沫

的父親，被嚇怕了。一個抱着母親一條腿，都哭了。

阿宜兩手護着兩個孩子，她沒有哭。

她向身旁一個女人說：「請你家阿妹幫忙，順路帶傑仔上學，給他買一個麵包。」她掏錢。

「得了。」那女人拉開傑仔：「走吧，上學去。」

傑仔哭着，死命抱住母親的腿。

「傑仔，爸爸只是生病，沒事的。」阿宜蹲下來，撫着孩子的頭：「你上學吧，跟妹姐去。放學時我自會接你，你看，媽都沒哭，你哭什麼？」

阿傑拭着淚，看着母親，他發覺母親眞是不哭的，才放開了手，讓剛進來的妹姐把他拉走了。

去打電話的又跑進來，說已經打了。有人替呻吟中的阿正穿衣服。阿正張開眼，抱歉地看着他的妻子。

小女兒阿秀還在哭，做母親的把她抱住。

街上響起救護車一高一低的笛聲。

不久，穿白衣，戴黑帽的救傷隊員，抬了担架上來，還有警察。

他們把阿正放在担架上，蓋好毡子，抬下樓去。

「誰是他的家人？」警察喊：「一起下去吧！」

「我是。」阿宜把女兒交給身邊的鄰居女人，走了出來：「我跟着去！」

一行人下去了。

便衣警探在木屋裏查察，拿去了一些東西，包括一個被撬開的殺蟲水罐子，和一些紙頭，好像是些單據，記事簿和信件等等。

不久，來了兩三個記者，向鄰居探聽這個自殺者的身世和自殺原因。

「他是在上環一間批發店打工的，他老婆在附近倒垃圾，夫妻一向很好，雖然丈夫比妻子大十多年……」

「夫妻一人一份工，兩個孩子，一個讀幼稚園。住在這裏，不用交什麼租，平日也節儉得很，不會是經濟問題。」

「那麼，他爲什麼自殺？」

「……」

這件事，只有一張晚報發了一段很短的新聞，短欄，標題是「男子服毒」。內容簡單，只說：「一男子今晨在灣仔高士打道天台木屋服下殺蟲水，爲其妻發覺報警送院，疑因炒金失敗服毒，急救後無礙。」

在這繁雜的都市，這樣的新聞，報紙有聞必錄，塞塞版面，沒有引起別人太大的注意。

除了事主的鄰居。

鄰居注意的是「炒金失敗」。

他們互相訊問：「阿正怎麼去炒金？」

「炒金失敗也不用服毒呀！」

但有人注意到，有兩個既非警探，也非記者，却不懷半點同情神色的人來找阿正，到屋子裏面，向剛剛從醫院回來的阿宜說了些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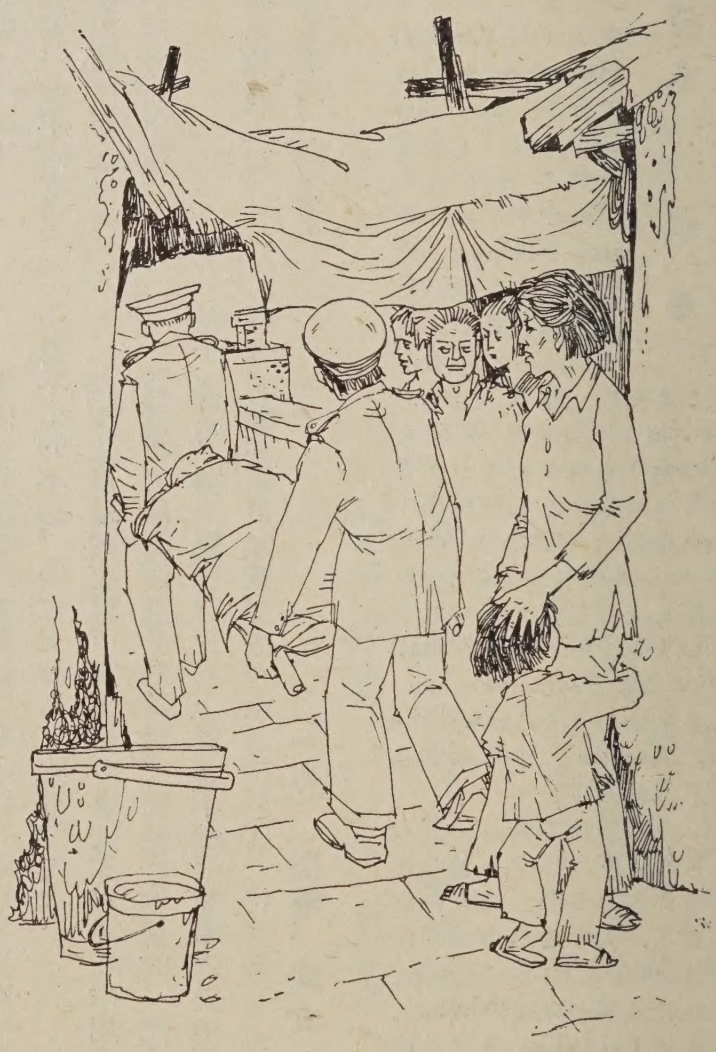
阿宜把這兩個人送出來的時候，鄰居聽阿宜對兩人說：「你們放心，他死不得的！」

鄰居們才紛紛過來，表示他們的關切。

「阿正去炒金，做孖展，我也不知道。」阿宜向鄰居們說：「他是瞞着我做的，我要是知道，就不讓他去做。還好，洗了胃，沒什麼事，休息一下，就可以回來了。欠下的債，捱它三五七年吧！」

「阿正從來是個老實人，他怎麼炒起金來的？」

「他到底欠了多少債？」



他們把阿正放在扛架上，蓋上毯子，抬下樓去。

「剛才那兩個是不是來追債的？」

「服過殺蟲水，身子會不會受影響？」

「你們別煩宜姑了，讓她安安靜靜休息一下吧。」

「宜姑很鎮定，眞是佩服！」

阿宜督促着她的傑仔的功課，邊感謝鄰居們的關心。

對於那些問話，她沒有作更多的解釋，她表面上是鎮定的，但心裏還是亂得很。

她雖然不知道丈夫去炒金，但丈夫爲什麼要炒金？她已經知道了。

在醫院裏，阿正的喉頭受了傷說不出話，但從他深情而帶歉意的眼光中，阿宜已經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她不想責備阿正，雖然阿正很應該責備，他不能有丟棄作爲丈夫和父親責任的心思。但是，她很明白阿正，一個老實人在走頭無路的時候，出了一個不得已的下策。

而她相信，他們仍是有路可走的！

她完全知道阿正爲什麼要去炒金，那正是爲了她！做了這幾年夫妻，以及婚前的許多風風雨雨，阿宜完全理解丈夫的心情。

她只怪丈夫不同她商量，瞞着她去炒金。但這個時候，與其出言怪責，爲什麼不對這個以求死來逃避現實的人多做一些鼓勵呢？

於是，她只對丈夫說了一句：「我們從頭做起吧！」她强忍着疲乏、神經痛、貧血性的頭暈，和身子裏許多說不出的不適，向丈夫裝出了安靜的笑容。

她知道，這個笑容，對丈夫是有安慰和鼓舞作用的。

回到家，感謝了熱心的鄰居，安頓好稚氣的、惶惑的孩子上床，阿宜繼續忍受身上許多不適，想着過去消逝的時光，盤算着更加艱難的未來。

（上）插圖：阿立

美出版大江健三郎作品英譯本

明華

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他第一次獲得文學獎金時正在東京大學專攻法語，當時只有二十二歲。此後，他陸續得到日本頒發的許多文學獎，包括一九五八年獲得令人艷羨的芥川獎金（Akutagawa）。

繼《私人的事》（A Personal Matter）和《無聲的哭泣》（The Silent Cry）之後，《教育我們不再狂熱》（Teach Us to Outgrow Madness）是大江健三郎作品的第三個英譯本。這本短篇小說集，譯者是約翰·內森（John Nathan），由美國格羅夫（Grove）出版社出版。全書收集四篇作品，包括獲得芥川獎金的《彩票》（Prize Stock），其他三篇是《他將親自擦乾我的眼淚的那一天》（The Day He Himself Shall Wipe My Tears Away），《空中怪物》（Aghwee the Sky Monster），和《教育我們不再狂熱》。

這四篇情節動人、引人入勝的故事，從技巧、風格到主題都各不相同。西方評論家認爲，愛好當代小說的讀者們，將會以獲得一讀爲快。大江健三郎和梅勒（Mailer）、厄普迪克（Updike）是同樣顯要的當代作家。

壽紺弩詩二律

陳邇冬

京華東直路　人境左家樓
江漢思歸客　河汾憶楚囚
誅心談鬼谷　負手對神州
壓歲詩千紙　添年酒一甌

七五逢辰日　長余既十年
論詩虛若谷　聞道實居先
精衛銜微末　大椿壽八千
郢書可燕說　適意各欣然

遙壽紺翁京華一律

曾敏之

遙望京華憶脫驂　風霜半紀損朱顏
昔曾走馬紅都路　後騁文思黃浦灘
漠漠北荒吹短笛　悠悠汾水賦騷蘭
有容無外天難老　知倚松梅醉境寬

謝敏之遙壽步原韻

聶紺弩

天下文名曾子固　忽頒佳句寵衰顏
清猿我自啼三峽　明月君來照一灘
除夕歲朝生炭火　懸崖空谷訪幽蘭
天安門外長來往　始證人間路正寬

端木蕻良兄自京索書條幅題此奉寄

曾敏之

草原蒼莽大江東　物換星移文自雄
香島滄浪曾濯足　桂峯縹碧記游踪
離懷共譜松筠韻　詩意還歌遍地紅
折寄嶺梅相問訊　何年帆掛海天風

留別羊城詩友

曾敏之

又將策艘向滄瀛　此夕尊前別有情
湖海論交腸共熱　風塵歷劫眼猶青
濤聲入夢抒懷抱　海月遙看憶故人
正是冬陽頻送暖　馳驅豈問髮星星

日本的經濟小說

陳湛頤

一

近幾年來，在日本最受歡迎的文學作品，推理小說以外，是經濟小說。在任何一間書店裏，都可以看到這一類的作品，被擺置在最當眼的書架上，一些規模較大的書肆，更爲之特闢部位，集中陳列，以便讀者選購。敏感的出版商，則適應需求，不斷推出新作。其中最熱心的是「日本經濟新聞社」，它出版的一套《經濟小說叢書》，目下計有卅四冊之多。這種種情況，說明了經濟小說在日本正處於流行的熱潮中。

經濟小說，又稱商業小說或企業小說。內容至爲廣泛，概括言之，所指在於描寫現代社會裏各種經濟活動的作品。這一類的小說，嚴格來說，原非日本社會的特產，或日本作家的發明，例如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經濟小說即頗爲流行，暢銷書當中如阿瑟・希利 Arthur Hailey 的《最後的診斷》（"The Final Diagnosis"），和給改編成電視劇的名作《兌換商》（"The Money Changers"1975）；哈羅德・羅賓斯 Harold Robbins 的《繼承人》（"The Inheritors"）等等，都給譯成日文介紹到日本來，予日本的經濟小說以一定的影響。然

而，無可否認，日本的經濟小說自有它自己的特色，以及其寫作、流行的背景。

二

日本戰後自一九五五年起踏入了經濟的高度成長時期。憑着低廉的工資，政府實施優待大企業的政策、條件，日本的工商業，在短短十多年間獲得了飛躍的發展。經濟的高度成長，一方面固然提高了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海外貿易帶來的巨額利潤，大部份却落在壟斷企業、財團手上，使他們的資金和經營的規模不斷地得到擴充、膨脹，形成了今天由少數大企業、財團操縱着日本整個產業界和經濟界的局面。最足以象徵這種高度集中與壟斷之情況的，就是「總合商社」此一怪物。

日本著名的「總合商社」共有十家，包括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丸紅、日商等。這十家商社年間出入口的總額，要佔日本全國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作爲這些「總合商社」的基礎，通常是極具龐大的企業集團，又或金融集團，例如三菱商事便是統帥三菱財團的首腦。總合商社最大的特色，是經營範圍的廣大，他們不僅負責屬下企業的原料輸入或成品販賣，還向海外投資，開發資源，在當地建立加工中心，將原料供應本國。此外，爲着確保企業活動的機能，他們又插手於住宅商業和開拓新的工業用地各方面。總而言之，「總合商社」的觸鬚幾乎伸遍了現代產業的每一個角落，經營商品的種類，由「即食麵條」以至火箭導彈，無所不及。同時，爲要掌握世界各地的最新情報，它們又廣派駐外人員，並安裝先進的通訊設施以資聯絡，其情報網之嚴密，據云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不遑多讓。從「總合商社」的例子中，現代社會經濟活動的複雜性，已可見其一斑。

由於經濟活動的高度現代化，因此，能夠執筆將其現狀寫入小說裏去的，便非文壇上一般侷促於描寫個人內心感情或身邊瑣事的所謂純文藝作家，而多是些有過在商業第一線活動的人，或是經濟學者，財經界新聞記者之類精通商業世界的人。其中典型的如城山三郎（一九二七——）早年專攻理論經濟學，在轉業爲小說家之前，曾担任愛知學藝大學的經濟學講師，又如銷數達三十萬冊的《油斷》的作者堺屋太一（一九三五——）是政府通商產業部的官員，最近才告退休。由於他們比較熟悉企業的內情，與及現代經濟活動的規律，故常能反映出商業機構的實況，甚且道破一些

不爲人知悉的內幕秘聞，給予讀者以眞切的感受。不過，在另一方面，大多數經濟小說作家所具有的這種特殊的身份、經歷，却無可避免地爲他們的作品，帶來了下述的局限。

首先，經濟小說多偏離於生產現場，鮮有以工廠裏參加實際生產活動的工人爲描述之對象者，他們所著重的，是生產活動中屬於管理部門的部分，特別是人事問題，以致不少經濟小說的內容，甚至故事的情節和結構都出現了雷同的情形，這跟經濟小說作者詳於商業機構的上層管理面，而少跟下層的勞動大衆接觸，不熟悉他們的生活，是有很大關係的。人事關係以外，經濟小說作家最感興趣的題材，是財經界剛發生過的熱門新聞，如轟動一時的某大企業破產；或聳人聽聞的政界貪污黑幕之類。這些題材，時間性都比較强，爲着搶在前頭出版，他們往往沒有經過充分的醞釀經營，就將作品推到市場上去，投機的色彩，顯得極其濃厚。

其次，撰寫經濟小說的人當中，具有較爲深厚的文學修養，又或搞過文學創作活動的，並不很多，因此，不論小說內容的開展與及描寫的技巧各方面，一般來說，都頗嫌粗糙，人物的塑造，尤其失敗，凡此種種，均大大地削弱了經濟小說的藝術性，使其文學的價值，難脫通俗小說、流行小說的地位。

三

在衆多描寫企業內幕的小說中，松本清張（一九〇九——）的近作《空之城》（一九七八）是較受注目的一部。故事反映名列日本十大總合商社之內的「安坂產業」因經營不善，於一九七七年被迫與「伊藤忠商事」合併，無形中結束其七十多年歷史的經過。故事開始於一九七三年，安坂產業（松本清張筆下的安宅產業）爲了急欲拓展一直沒有着力經營的石油製品部門，在沒有調查對方底細之下，即通過其美國的分公司，跟一所新建於加拿大東部紐芬蘭島上，名爲NRC的煉油廠簽訂了極其不利的合約，包括代其墊付原油的價錢，墊付的金額，其後因爲石油價格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一九七三年十月）後暴騰，而累積到一個龐大的數字。另一方面，NRC開業未幾，即因罷工、機件運轉不靈等原因，出現了大幅的赤字。但它一直隱瞞着惡劣的財政情況，以騙取安坂產業墊付的現金，結果最後到它宣佈破產時，安坂產業就給它拖欠了三億多美元的債項。這一筆巨大的呆賬，給安坂產業帶來了嚴重的財政危機，也連帶暴露出它在日本國

內，因經營不善而負債纍纍的事實，爲着償付部分的債務，安坂產業最後祇好合併於另一大商社和「伊藤忠商事」之下，而自經濟舞台上消失。

《空之城》所以較其它處理熱門題材的小說爲成功，不在於它詳細地敘述事件發展的經緯，事實上，作品中羅列的合約文件，與及會議的內容等，往往只予人繁冗之感而成爲小說的敗筆。可以說，松本清張力求在作品中刻劃出具體的人物形象來，並在這一點上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才是《空之城》具有較大藝術力量的原因。小說中塑造得最爲出色的是安坂產業的社主安坂要造，他是個嗜中國、朝鮮古瓷器如命，而又具有過人鑑賞力的人。他表面上不理公司的業務，但却暗中操縱人事，使自己在商社內保持巨大的權勢。在松本清張筆下，江坂要造觀察陶瓷器時那種冷靜而不帶感情的神態，跟在公司會議席上始終不發一言，光靜聆報告的樣子，巧妙地結合起來，鮮明地表現出他那一副陰沉而猜疑的性格。正是他這一種性格，使公司的人事分裂，常務會議等不能發揮其正常功能，而導商社於破滅之途。可惜的是，作者對破產前後安坂要造的心理變化，沒有作出深入的探索，其餘人物的刻劃，也未見特出，再加上小說全體結構鬆懈，結局更有草草收筆之嫌。這些缺點，都令到這一部小說，不能臻於第一流的境地。

四

跟上述題材不同，經濟小說還有另一類以描寫政財界貪污勾結爲內容的作品。

日本政界的貪污事件，近年迭有所聞，其中因收取購買飛機回佣而受到國際注目的，一九七六年有「洛歇醜聞」，前總理田中角榮即被捲入漩渦中。在「洛歇」尚未了結之時，最近美國另一間飛機公司「格魯曼」又傳出同類的事件，牽涉在內的政界要人，包括前總理岸信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每一次的事件，都跟總合商社有所關連，前者是「丸紅」，後者則是「日商岩井」，政商勾結的情形，再明顯不過了，像這樣轟動一時的大事件，自成爲經濟小說的好題材。

除了這些國際性的、牽涉範圍廣大的貪污以外，日本國內也不時發生中央、地方官僚涉嫌收取大企業的佣金賄賂而被拘控的事情。貪污在日本政界之所以盛行，跟其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無疑是有很大關聯的。像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那樣的由少數大企業支配着整體經濟的情形下，它實質上已步入了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的階

段，政府的政策，很多時都直接介入到企業的活動中去，在這種情形下，大企業自希望透過政府的政策而攫取更大的利潤，不道德的政客也不惜濫用其職權給予企業方便，以圖換來佣金等等中飽私囊。說到政界貪污受賄的形式，可以分成兩類，一是個別的企業或企業集團，爲謀取特殊的利益而行使的，另一類則是壟斷企業的全體，爲着使推行優待大企業政策的保守內閣，得以存續下去，而向政黨捐奉的所謂合法的「政治獻金」。關於後者的實態，作家石川達三（一九〇五——）在其早年所寫成的小說《金環蝕》（一九六六）中，有頗爲詳細的揭露，現將此一小說之梗概，簡介如下：

保守政黨的黨魁，在一次黨內競選中花費了十多億元去收買黨員，獲選之後，爲着填補虧空的數額，總理乃串同內閣官房長官等政府首腦，進行貪污。爲他們選中的對象，是「電力建設公司」，一家政府佔資百份之九十五的商業機構。當時，「電力建設公司」正在九州的F川籌建一所大型的水力發電廠，環繞計劃中一項預算高達三、四十億元的修築大堤壩工事，好幾家建築公司作出了激烈的競爭。通過各種秘密的交涉，以總理爲首的貪污集團跟其中一家名爲「竹田建設」的建築公司，成立了密約，同意幫助其取得承建權，條件是它得捐出數億元的「政治獻金」。本來，堤壩工事的承建權，是由投標「公平」地決定的，但爲着防止投標者濫出低價，影響工程的質量，「電力建設公司」得組成調查班，事先釐定一「最低價格」，凡出價低於此的，均作落選論。這一「最低價格」，乃爲貪污者所乘，他們首先向「電力建設公司」施加壓力，迫令其將「最低價格」提高至不合理的高度，使按正常估價投標的各建築公司，都因不符標準而自動落選，惟獨事前有過默契的「竹田建設」，反以超出正常價格達三分之一的金額投得。這一來，政治獻金既有着落，「竹田建設」所獲的利潤也倍增，只是官營的「電力建設公司」，得支付多十多億元人民以血汗繳納的稅金而已。

《金環蝕》中所描述到的黑幕，在現實政治上，可能祇屬冰山一角，雙方互惠的「政治獻金」之類的貪污賄賂，事實上正以極其「多姿多采」的形式進行。不過，《金環蝕》雖祇暴露出其中一端，但整篇小說却貫徹着批判日本權力機構、保守政黨的精神，這從本書扉頁上所作解釋的題詞，便可看出：「週圍看起來是閃耀着金色的榮光，但內中却腐朽得發

黑。」敏銳地窺破政界和財界互相勾結的腐朽結構（石川達三寫成此書時，洛歇事件等令人觸目的醜聞，尚未發生），並勇敢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正是《金環蝕》一書進步意義之所在，它雖非應時下話題而寫成的經濟黑幕小說，可是，惟其如此，才更覺其可貴。」

五

在現時衆多小說作家中，不落追尋熱門新聞之臼窠，而能予人別闢蹊徑感覺的，是前面提過的城山三郎。

城山三郎本名杉浦英一，他可說是日本經濟小說的開拓者之一。早在一九五七年，他便以短篇《輸出》，榮獲「文學界新人獎」。

《輸出》描寫高度成長初期，給派駐到外國當代理的職員，爲了完成公司擴大出口的至上命令，而被迫過着一種不知何日始得返國的空虛生活，與此同時，他們又得面對苛酷的商戰，在這雙重折磨下，終於有代理員給摧殘得如同廢人一般，可是，到這時候，公司却棄之如敝屣。透過《輸出》，城山三郎暴露出踏入高度成長期後，日本出口貿易取得飛躍發展當中所不爲人知的另一面，同時並對資本主義只顧追求利益，而不惜犧牲個人的做法，作出嚴正的批評。

《輸出》獲得成功以後，城山三郎繼續發表了一連串頗受歡迎的作品，包括爲他取得「直木獎」的《總會屋錦城》（一九五八）①城山宣稱，他希望透過小說，而探索出人在這個龐大而又複雜嚴密的經濟社會中，是怎樣地生存的。因此，他在創作小說時，除了運用他極其豐富的經濟學知識，與及精心發掘的材料，以構築成使人感到異常眞切的背景和情節之外，還頗着意於人物心理的把握和刻劃，使白領階級的讀者，能從心底裏發出共鳴。

城山三郎的近作中，最受人注目的是《每天星期天》（一九七六），據作者在後記中所述，這個長篇可視爲《輸出》的續篇。小說裏任職於「扶桑商事」的主角，仍是《輸出》的沖直之和笹上丑松，只是時間推後了十多年，舞台則自國外移回日本。故事開始之時，沖剛給調派到京都去當支店長，他的家眷沒有隨行而留居於東京。沖由於長期留駐外國工作，他唸初中的兒子和唸小學的女兒，都不能適應日本的生活環境，兒子後來更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受傷，要多番施行大手術。任職於京都的沖，因此得來回奔波於東京京都兩地。城山三郎在小說裏用細膩的筆法捕捉了身爲父親者那種焦躁不安的情緒，與及分隔兩地，僅賴長途電話以聯繫的夫妻間之

微妙感情。另一方面，小說又描寫到沖對公司的態度，雖然置身於這樣的逆境中，沖對公司仍毫無怨言，反倒忠心耿耿地爲公司籌劃各種事業，並小心翼翼地伺候他的上司。跟沖相反的，是跟他最要好的同事笹上丑松，笹上對公司的業務一點也不熱心，只一心爲退休後的生活盤算，他暗地裏購下三間小店舖，佈置好豪華的家室，爲退休以後計劃好每天是星期天的優遊生活。

《每天星期天》沒有什麼出人意表的情節，它獲得好評，主要是城山三郎較能抓住白領職員悲歡苦樂的感情，並將他們日常最普通的家庭生活，帶進經濟小說的世界裏。然而，就作品的思想看來，《每天星期天》較諸《輸出》却明顯地後退了。在退休那一刻高呼「萬歲」的笹上丑松，不久即感到每天星期天的生活，過於無聊，而甘願再受商社的拘束。城山這樣地描寫笹上，無疑是有意地將白領階級的精神庸俗化，把商社硬加到他們身上的服從性，强調爲白領階級一種只配在被支配的世界裏生活，而不能創出自己新世界的奴隸性。與此相應，作者對沖爲商社鞠躬盡瘁的態度，也暗中表示了同情，他借沖上司金丸的口說道：「如果沒有很多像你這樣認眞的兵士，我們的公司，不，日本便會保不住啦。」金丸心目中的所謂認眞，不難從他修改的「社訓」中見出，他認爲社訓「我們要成爲螞蟻，要成爲蜻蜓，而又是一個人」。這樣的提法過於寬容，而將最後一句改爲「而又是鬼」。這就是說，公司裏的職員都要全心全意地盡忠於企業，如螞蟻般勤勞，如兵士般服從，縱使要求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但爲了企業，爲了生存，一切都得容忍，至死無怨。從批判企業的《輸出》起，經過十多年之後，城山三郎就這樣蛻變爲《每天星期天》中的企業無上論者。

六

踏入七〇年代以後，高度成長期政府那種優待大企業的政策，漸因公害和貪污等問題的頻頻發生，而受到批判。另一方面大企業的脆弱性，在石油危機以降，也明顯地暴露出來，使人產生了企業社會的體制行將崩潰的感覺。面對這一種現象，主張維持現有體制的一派和反體制派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後者認爲企業體制不必延續，應使之解體；前者却以爲維護大企業，就等於保障了現有的生活，只有繼續讓大企業進行剝削，才能避免社會走向破滅之途。這種論調，在經濟小說裏也有所反映，《每天星期天》就是其中之一。

在發揮擁護大企業的論點上，比城山三郎更露骨的，是堺屋太一的預測小說《油斷》（一九七五）②，作者在書中假定中東再次爆發戰爭，石油的輸出完全斷絕，日本因此而全國癱瘓，工業生產停頓，糧食歉收，各大都市均發生因饑荒而起的暴動，損失無法估計。堺屋明白地指出，日本所以陷入這樣的困境，主要是目前的儲油基地不敷應急。他這樣片面地强調危機，骨子裏其實是要勸諭住民團體，不應再以污染、危險等爲藉口，阻止石油企業繼續在全國各地興建大型的儲油庫、其維護企業利益之用心，是灼然可見的。

七

經濟小說的種類繁多，本文所介紹的只是其中一小部份。餘者如山崎豐子（一九二四——）的名作《不毛地帶》（一九七六—七八），又或唉村觀的《左遷》（一九七七）和《商城》（一九七八）等，這裏都只能略舉其名而已。不過，令人感到有興趣的倒是，經濟小說近年爲什麼會廣受歡迎而蓬勃一時呢？

一九七三—七四以降，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政策，因碰上石油危機等一連串的打擊而遭受重大的挫折，從此踏入了所謂低成長時期。在這種不景氣當中，中小企業的破產，因日有所聞，就是大企業，也感到高度成長時期那一套適應大量生產的體系，不論在設施、人員上都過剩了。爲着維持「合理」的經營，他們開始大批地裁員。這一來，大企業就職安定之類的神話，輕輕地便給戳破了。一般受薪階級、漸漸對大企業失去信賴感，更令他們感到不安的，是一旦失業以後，找尋新的職位機會極其渺茫。在這種心情底下，各式各樣或描寫他們生活實態、或提供企業情報、甚或預示他們未來前程的經濟小說，乃大受此輩在這以前根本不看小說，只專心業務的企業職員、白領階級等之歡迎。

經濟小說在藝術上現時容或有未夠成熟之處，但只要它能堅持反映現實、反映一般受薪階級在不景氣中如何地奮鬥，並尋求出新的生活路向的話，那末，筆者認爲，它們的價值，總勝似現時文壇上那些專門描寫個人狹窄生活的私小說，與及以青年人性心理、老年人性經驗之類爲題材的所謂藝術小說的。

註①：「總會屋」是指那些只持有少數股份而出席股東大會以進行勒索的人。錦城是小說中主角的姓氏。

註②：「油斷」在日文中另有疏忽大意的意思，因此這個題名便明顯地包含有兩重意義。

第二十四講：愛國詞人與「工雅」派詞章

思嚴

一

北宋詞壇，已經講了三講，現在再講一下南宋的詞人，歸括起來，對於兩宋詞學，就有一個粗略的輪廓了。

南宋詞人，也可分爲兩派，一派是以辛棄疾、陸游爲代表，加上張孝祥，陳亮輩，鑑於異族侵凌，半壁河山，陷落胡人手裏，他們憤慨激昂，唱出了愛國者胸中的塊壘。他們走的是蘇東坡的路，所謂政論式的詞，而且比蘇東坡更有沉痛的感受，因而也更加奔放。

本來，北宋後期，詞學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以周美成爲代表的所謂「雅正」派，只講究協和音律，遣辭用句，詞的意境逐漸僵化，只剩下美麗的一具軀殼。沿着這條道路發展下去，就是南宋末期吳文英、史達祖、周密等人的風格了。

辛棄疾是這個時期的傑出詞人，他力挽狂瀾，將北宋末期的詞風扭轉過來。雖然兩宋詞學最終的發展，還是沿着周美成的道路滑下去。但起碼降低了速率，減慢這個趨勢，使南宋初期，詞學方面放出新的光彩。

陸游和辛棄疾同時齊名，被人稱爲辛、陸。他們的詞，也有其相

同的風格。張孝祥雖然沒有辛、陸的名氣，但他的《紫微雅詞》，正如別人批評的「筆酣興健，頃刻即成，卻無一字無來處。」他的詞不做作，饒有自然之趣，有時慷慨激昂，又頗可與稼軒媲美。

陳亮與辛棄疾是好友，也是終生爲恢復中原而奮鬥不懈的志士，他的詞被人稱爲「癡狂」，但却是充滿愛國主義的熱忱。

這一派是南宋早期的「愛國派」，也是以詩詞鼓勵抗戰復國的「戰鬥派」。

還有一派是在這些人之後，以姜夔、吳文英爲代表的，走的是周美成的道路，一直至南宋滅亡止，如張炎、周密、王沂孫諸人的詞，都跳不出這個圈圈。

二

這兩個階段的詞學發展，都有其一定的社會背景，辛、陸這些詞人，正是由於南渡不久，收復中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事。所以，這一時期，出現了像辛、陸這樣的愛國詞人。

到了姜夔，吳文英的時代，偏安的時間久了，漸漸地忘記了外患的問題。加上金人也有了內亂與强敵，蒙古族興起了，他們無暇南下牧馬，好像天下太平了。小朝廷已經安之若素，士大夫階級更加是宴安鴆毒，忘記外患了。因此，着意於寫情語，遣詞造句的詞風，又捲土重來，那是一定社會的產物了。

辛棄疾的詞，固然以悲歌擊節，豪放雄渾著稱，但也不缺清情之作。正如劉克莊的評語所說的：「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劉克莊對辛棄疾的讚揚，並不是盲目吹捧，是有一定根據的。說他「大聲鞺鞳」，試舉《登京口北固亭有懷》爲例：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這是他晚年任鎮江知府時的作品，詞意氣冲斗牛。後半闋幾句，確是「大聲鞺鞳」。「天下英雄誰敵手」？只有曹操、劉備才是對手，他顯然以孫仲謀自況。

說他小聲鏗鏘，以《鷓鴣天》和《清平樂》兩首爲例，可見一斑：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觮，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却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繞床飢鼠，蝙蝠翻燈舞。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髮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

這些小令，確是扣人心弦，儘管辛棄疾晚年，被投閑置散，但「布被秋宵」，一覺醒來，還是想到眼前萬里江山，想到國家大事。說明他無時無刻，不以國家光復爲念。但有什麼用呢，「萬字平戎策」，沒有人採用，只好用來和東家交換種樹書吧了。這是何等憤慨的話！

辛棄疾是不是只能寫這些豪放「粗獷」的詞呢？不！不是這樣。你讀他的「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這一類的詞句，可能覺得有點粗豪。可是，當你讀到他的《青玉案》，就如劉克莊所說：「穠纖綿密」，並不比晏幾道和秦觀遜色。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這一首寫元宵的詞，寫得十分纏綿，所謂「粗豪」，在這裏一點也找不到踪影。只見滿紙的柔情密意，舒卷自如地被包涵在那奔放不羈的感情中。

三

講完了辛棄疾，再說陸游。

陸游是詩人，又是詞人，而且是多產的詩人。他的詩，現存的在萬首以上。他的遭際，也不見得比辛棄疾好幾多。他以進士出身，曾入蜀爲范成大的參議，後爲寶章閣待制。他也是主張抗金的，因而受到投降派的排擠，有點消極，人或譏其頹放，所以他自號爲「放翁」。

他的詩比詞寫得多，有很多的詩，都是發洩他抗金救國的情緒，「出師一表眞名世，夜半挑燈更細看。」「橫槊賦詩非復昔，魂夢猶繞古梁州。」「死去猶能作鬼雄」和「家祭毋忘告乃翁」，都是他的豪語。

他的詞，也有不少抒發這樣的情感，如《桃源憶故人》和《訴衷情》，都寫得很憤激。

「中原當日三川震，關輔回頭煨燼，淚盡兩河征鎭，日望中興運。

秋風霜滿青青鬢，老却新豐英俊。雲外華山千仞，依舊無人問。」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

山川震動，京畿被燒成灰燼。如現在人都老了，那千仞華山，依然淪陷在敵人手裏，沒有人去理會它。這是多麼沉痛的話。

從壯年的雄心壯志，「匹馬戍梁州」，寫到了年事增長，「胡未滅，鬢先秋」，人在江南，心却飛到邊塞的天山去了。陸游寫這類的詞也不少，他和辛棄疾一樣，還有許多纏綿悱惻，清新雋永的詞章，例如他的《釵頭鳳》，傳說是爲他的前妻唐琬寫的，寫得非常纏綿，感情動人。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這是一首寫男女感情的詞，毫無可疑了。但究竟陸游寫給誰呢？《齊東野語》說他與唐琬離異之後，唐氏改嫁宗室趙士程，一次在禹跡寺南沈園相遇，唐琬差人送酒菜給陸游，陸游有感而作。但近人夏承燾認爲《釵頭鳳》是一首艷詞，不合唐氏身份。尤其是以「東風惡」來暗喻陸游之母，也不恰當。所以，他認爲這首詞和前後各首，均是陸游在蜀贈妓之作。

誰的考證合理，這裏且不細論，其所以引述陸游這首詞，是想說明辛、陸在這方面均是能手，並不像後來的人所想像那樣，只能寫「粗豪」的詞而已。

再說張孝祥，他和辛棄疾是同時代的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名。後遷中書舍人，領建康留守。他的詞，風格和

辛棄疾很接近，尤其是那首《六州歌頭》，比辛詞更爲憤激了。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膻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千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這首慢詞，前半闋寫國土淪陷，隔一淮水，南北兩個世界。胡人在江北夜獵，聲勢驚人。後半闋抒發感想，由於投降主義因循苟且，使壯士衰老，江北中原，遺老日夜盼望王師，但王師不至，忠憤之士，看到這種情景，怎能不悲憤填膺，有淚如傾呢？

四

談了南宋早期辛、陸一派的愛國詞章，有必要把後來的「工雅」派作品，拿來比較一下，才能看出優劣。

先說姜夔。他是南宋中期被人公認爲繼承周美成衣缽的代表人物，他的兩首代表作《暗香》《疎影》，和一首被人公認爲好作品的《揚州慢》，究竟是什麼樣的貨色？先談《暗香》《疎影》，是咏梅的作品，人們承認，這兩首詞在咏物方面，確是好詞。在造字、鍊字方面，也很講究，而且重視格律。但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其他的意義了。

至於《揚州慢》，涉及戰爭和對戰爭的看法，就不是單純的咏揚州作品，且看他怎麼說：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

前半闋寫遭受戰火洗禮之後的揚州。姜夔在這一首詞的前面有題注，他是宋孝宗淳熙三年到揚州的。這時候，距離

揚州陷入金人之手，爲時已經四十多年了。姜夔怎樣認識揚州呢？他只覺戰爭殘酷，戰爭可怕。「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兩句，把當時士大夫階級的苟安思想，完全反映出來。對於被敵人佔領過的地方，不是慶幸光復，而是厭惡用兵。這麼說，只好拱手將大好河山，奉送給敵人了。

後半闋借用唐人杜牧在揚州青樓間的風流韻事，點出揚州的風景，詞意却是十分消極的。

同是咏揚州的詞，把它和前面張孝祥的《六州歌頭》相比，在意義上，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張孝祥是痛心淮左的關塞被夷平，沒有征塵，沒有邊聲，看到隔江胡王的作威作福，傷心國家不戰而休兵，使壯士虛渡歲月，悲憤填膺而淚下如注。姜夔所看到的，是揚州二十四橋，二十四橋下的冷月和清波，以及橋邊紅藥。想到的却是杜郎俊賞，和荳蔻詞、青樓夢，對戰爭更是極端厭惡，何其差也！

這當然不是姜夔一個人的事，而是整個南宋的統治集團和士大夫階級都如此，而南宋的統治也逐漸走上覆滅的道路。

和姜夔同一風格的吳文英、史達祖，作品當然差不了幾多，試看吳文英的《風入松》：

「聽風聽雨過清明，愁草瘞花銘。樓前綠暗分携路，一絲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曉夢啼鶯。西園日日掃林亭，依舊賞新晴。黃蜂頻撲鞦韆索，有當時纖手香凝。惆悵雙鶯不到，幽階一夜苔生。」

吳文英在當時，有人稱他爲集大成的作家，也有人批評他「七寶樓台，拆碎下來，不成片段」。這兩種說法都合理。因爲沒有獨特的創新，只是學習周美成、柳耆卿或者姜夔的詞語，從這些詞語再加以堆砌，也許表面十分美麗，用辭造句都十分精鍊，可是沒有內容，看起來好像「七寶樓台」，堆砌而成，一拆下來，就沒有看頭了。說他是集大成的作家，當然也無不可。

吳文英如此，史達祖也沒有脫離這一派的窠臼，總之是「工雅派」，是「集大成派」、學柳、學周、學姜，都是一樣，把詞學推向僵化、凝固的道路，認爲這是登峯造極，實際是到此以後，詞學走向下坡路。

以姜夔爲代表的一派，是繼承北宋末期的詞學軌跡，不過把它更凝固吧了！所謂高峯，不過如此。正如周濟的自我批評一樣：「吾十年來服膺白石，而以稼軒爲外道，由今思之，可謂捫籥也。稼軒鬱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侷促故才小。」這一段話，對兩派高低，已有定評了。

雙魚樓隨筆

學書偶得

鄭家鎮

杜甫八方小篆歌有云：「書貴瘦硬方通神」。這一句詩，使後世不少書家奉爲圭臬。

東坡有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增……」東坡居士便認爲此論未公。

東坡說得對，寫字是短長肥瘦各有態，是不能只貴瘦硬，而不尙豐潤，要知道字須骨肉停勻，豐潤中要見剛矯。牽絲如細筋入骨，仍然是有骨有肉，如只尙瘦硬，則易流於枯澀，不是書法的正道。

杜甫的書貴瘦硬，也可能只指篆書而言，而況初唐間如褚遂良、歐陽詢等也多瘦硬，影響所及，遂成風氣。可是唐之後，書家輩出，杜甫不及見，比如蘇東坡，他的字便肥得有態了。

其實，書法藝術是要多樣化的，一種門派，不能永遠控制全局。初唐尙二王，風靡一代。到了顏眞卿，書法一變，東坡所謂「顏公變法出新意」。顏書雖然以初唐書法爲基礎，但多用中鋒，吸收了篆書用筆。「嶧山傳刻典型在」。據說顏眞卿的用筆便受了嶧山的影響。

嶧山刻石早已毀於唐代，當時已有傳刻本，後來又有南唐徐鉉的摹本。

不管嶧山刻石遭遇到多少災劫，在顏眞卿時代還是及見的。所以蘇東坡的詩，便提到了這一點，還說到「千載筆法留陽冰」，陽冰是李陽冰。

從蘇東坡的「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中，使人聯想到顏書乃是從嶧山刻石而來。也使人恍然大悟，要細筋入骨，要「字外出力中藏稜」，要提高自己的書法，便得從篆入手，顏眞卿把書法來個創新，便是從篆書中吸取了養料。

試看晉唐諸家，筆有隸意的多，筆有篆意的却少，這便是爲了書法的發展，自漢以來，其間由篆而隸而章草而楷行。楷書尙存隸意是可以理解的。傳下來的鍾繇書法便少隸意，雖然鍾書所傳是摹本，總也從中看到了一些消息。

俗說：「顏筋柳骨趙風神」，柳是柳公權，趙是趙孟頫。在書法藝術上，柳趙兩人是不及顏的。顏能一變唐代的書法風氣，能振疲弱因循之態，使書法提高了一步，柳與趙只能繼往而已，開來的局面不大。「李趙名高太入時。」趙書字樣也多是從李北海來的。

學書從顏眞卿入手，不會走錯路。走對了路，便事半功倍。

要如顏書的「力透紙背皆軒昂」，便得學篆，從嶧山石刻等秦小篆悟出行筆之法。

初學書法的人，對於古人書法的欣賞是出現了很大距離的，今天所愛好的，常是將來所厭惡的，這是欣賞力漸漸提高了之故。初學書的人，不一定會愛顏書，甚至認爲毫無美感，但是過了一段日子，當對於今之所好已不能滿足的時候，便會進一步欣賞顏眞卿了。

初看《祭姪文》、《爭座位》會覺得平平無奇，不過是草稿而已，甚至自己執筆爲文稿也不外如此，但當你的欣賞程度再提高的時候，便會發現這兩篇書來並不經意的文稿，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的挹讓虛實，正如「挑夫讓路」。顏眞卿便是從挑夫讓路悟出了行筆之法。

《送裴將軍詩》字的大小虛實，是最足欣賞的，正是短長肥瘦各有態，行筆忽如奔雷掣電，鷹擊長空，忽如清溪流水，小浦魚躍。

學書的人，能在這些地方細細揣摩，從顏書上窺秦漢魏晉，下瞰宋明，必定大有所獲。

異域

張君默

去年底，我有三十幾天的假期，便到澳洲去旅行。澳洲位於南半球，季節的更替，正好跟北半球相反，我從香港出發時是冬天，坐了十個小時飛機，到達悉尼，那裏已是春末夏初了。

我到澳洲去，並不是爲了表弟的原故，因爲大家分別十年，沒通過音問，十年前他在香港的時候，大家也來往不多，感情並不深厚，別後當然也沒有互相惦念，現在既然到了澳洲去，想到要看看他，由於他是我在那邊唯一的親戚。

對我們住在香港的親友來說，他是有點像個傳奇人物，特別是後來當了海員，在悉尼港「跳船」，便成了那裏的偷渡客，潛匿在中國餐館裏做工，一直留到現在。

悉尼是澳洲一個海港城市，從來都是意大利人和中國人偷渡匿居的地方，他們抵達之後，在熟朋友引領之下，到自己同胞的商店去做黑市工作，接受較低的工資，換取老闆的庇護，幸運的，若干年後新總理上台，遇到特赦，從此成爲合法居民，倒霉的，給查戶口的官員抓住，便把他押上飛機，送回原來的地方。我表弟是一直藏匿到兩年前，新總理弗雷澤上台，頒了特赦令，他的名字，才從偷渡者的黑名單上除去，等候着辦理落籍手續。

在見到他之前，我對他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大概只知道他在澳洲收入不錯，時常由唐人街的舊式錢莊，把錢滙回香港給他母親；近一二年，聽說他在悉尼已經買了一層樓，又有一部小汽車，所知僅此而已。在香港人看來，有自置居室，有汽車，這人是很值得羨慕的了，沒料到澳洲

環境不同香港，因而富有與否，不能用這個標準去衡量，這是我到達之後才知道的。

我在聖誕節的次日，從市中心乘火車到近郊的小鎮勘本斯去。表弟的通訊地址，是從姨母處得到的。在香港動身之前，我已經寫了一封信到這個地址來，沒料人到得比信快，因此，表弟一點也不知道我會去看他的消息。

悉尼是新南威爾斯洲裏面一個名城，火車線從市中心向四面八方伸展，沿火車線分佈着許多小城小鎮，每個鎮都各有特色，有些很貴族式，佔的多半是年老的英國人和澳洲人，勘本斯則是個很平民化的小鎮，下了火車，放眼望去，全是些低矮的二層高平房，棗紅色的瓦屋頂，掩映在樺樹和小五角楓之間，每一座房子都在四週圍上矮欄柵，裏面胡亂栽些花木，不大修剪，該鋪草坪的地面，爲了省錢省功夫，都抹了平滑的水泥，跟其他小城不同，房子四週都有個繁花如錦的小庭園，主人總是在那上面花很多精神時間。意大利和中國人多務實際，不作興把金錢時間花到這上頭。

表弟的居處，是在一座小平房的第二層上面。我不知道他是住在那裏，還是借了別人的地址作通訊處，他是在唐人餐館工作，這個時候，能夠找得着他的機會應該很少。沒料到大門開處，一個照面，那個人雖然不再是記憶中的少年模樣，但還是認得的，便是我要找的表弟。他由於沒有收到我的信，乍地看見我，有點錯愕，隨即認出這個陌生訪客是他表哥。

也許是我到訪得太突然了，何況我身邊又另外有位女朋友同來，他不習慣接待新朋友，一時表現得又歡喜又侷促，連忙讓我們在客廳的沙發坐下，在冰箱裏拿出許多車厘子給我們吃。我奇怪他沒有問候母親、姨丈姨母和香港的其他親人，我只好主動地一一簡略地告訴他，然後是問一些他在這裏的工作和生活情形，他都簡略地回答我，然後我說：

「你來這裏有十年了吧？日子過得眞快！」

由於我的到訪，他臉上總帶着點激動表情，這時也掩蓋不了那片深重神色，只見他掀一下嘴角，苦澀地笑一笑，說：「九年另五個月了！」

「過得好吧？」我問。環視了一匝他這間說大不大的房子，只見傢具都很簡陋，但很整潔，一具貼牆放置的彩色電視正在播映，有畫面而沒有聲音，上面只擱着一張聖誕咭。「這是你買的房子吧？外面的環境很好！」

從小露台望出去，下午的陰霾天空，灰茫茫地烘托着幾株高大的雲杉，聽不見鳥叫。

他又是苦笑一下，用短促的聲音說：「這裏到處都是這樣，沒多少人，中國人就沒碰見過一個。——住在澳洲，沒有一點樂趣，簡直是浪費青春！」

他說後面這兩句話時，語氣很特別，還配合着用力地搖一下頭，眼睛裏有茫然的黯淡神色，閃着點兒淚光。後來在交談間，他又把那兩句話，連在一起說了一次，同樣是加强着語氣。同我一起到訪的小琳跟他才是初見面，我不便當他面前，追問更多一些他的私事，但他的落寞神色開始引起我的注意。

首先我注意到，他這間六七百平方英尺的房子，沒有半點女性的氣息，那些傢具，都沒經過用心選擇，是隨意買的，位置也是胡亂安放，也看不到一些女性才會喜歡的小裝飾，因此，一切都缺少柔和與光彩，正如一個沒有異性伴侶的獨身者，看上去，渾身都不會使人感到滋潤和有光澤。

又不能作更親切一點的交談，這房子又沒有令我有舒適的感覺，我只想早點離開，何況，他又不是個善於交談的對手，幾乎沒有照顧到我身邊的女友，一定令小琳感到十分乏味。

當我提出要走的時候，他竟然很堅決地要留我們吃晚飯。我們本以爲，這幾天是聖誕假期，全城大小商店都在休息，他一個王老五的住處，必定不會預備了多少額外的食物，要到外面補充又不可能。但是他說雪櫃裏有幾塊魚，又有白菜和青豆。我徵求小琳的意見，她倒是很通情達理，認爲我們是久別重逢，吃頓飯，多聊一下也是應該的。

由於時候尚早，才是下午五點鐘，表弟提議帶我們出去附近兜兜風，蹓躂一會再回家做飯。

我們坐上了他那部頗爲陳舊的小房車，由他駕駛，開到附近的范明頓小城去，在馬路邊泊好了車，便在小公園和馬路上蹓躂。

此時已近黃昏，天色一片灰灰的，雖然馬路上空都橫跨地拉起了節日的彩紙，飄飄下垂的彩紙在晚風中拂動；兩旁低矮的商店，都由於節日的原故關了門，跟在勘本斯那邊一樣，馬路上都看不見人。大家都遺下了這空空的小城，渡假去了。

隨着表弟到處繞了一匝，拍張照片，感到有些氣悶，恨不能早點吃完飯，和小琳返回市區去。市區那邊，雖然入夜後除了京士哥斯尚有夜市之外，到處一片寥落，到底還有些行人和汽車，要不，可以去看場電影，總有個消磨去處，不像這些小城，日落以後便孤寂如同個死市，沒有人的消息。

第二天，表弟仍在假期中，他開車到城中心來接我，請我到唐人街的中國茶樓吃午飯，然後帶我到處遊逛。

這天我們是單獨出遊，小琳本來預算了叫他帶我到好幾個地方去走走，比如表演場，動物園，要不，便去看無上裝海灘，但是他只帶我去看了澳洲自然博物館，至於其他地方，用他的話，便是：「沒什麼好看，到處都是一樣！澳洲眞的沒什麼好看！」

聽他的語氣，大抵是說，我要遊玩也不應該選擇這個乏味的地方，叫人聽來意興索然。

看完博物館，我提議到植物公園去走走，不敢告訴他我想看看南半球的植物和海鷗，因爲在他想來，這些事物就更是沒個跑去看的理由，因此，只說想去吹吹風，休息一下。

他便把車開進公園裏去。

這天下午，陽光很猛烈，像是個炎炎夏日，但是黃昏一來，氣溫下降之後，便又像個深秋天氣。這時我們在一個草坡的長椅上坐下，有一棵變種的大葉榕樹，用十分濃密的葉子爲我們遮蔭，草坡下面，是一道海堤，有二三個阿拉伯人在堤上用釣竿釣魚。堤外是港灣，遠望便看見龐然大物的悉尼橋橫跨在海港上，隱隱聽到火車在上面馳過。海風有勁地吹拂着，使人疲累頓消，心情也輕快起來。我們同遊了幾個小時之後，談話的內容和感情都大有進展，這時無論向他提出什麼問題，都不至於感到突兀，只會讓他知道，我是在關心他。

我問他工餘有些什麼消遣，有沒有到公園來走走，或是像澳洲人和英國移民一樣，利用假期，到河上或海上去。

「沒有什麼好去的地方，」他一再强調，「這裏不比美國或者英國，那些地方，我航海的時候去過。澳洲就不同，在這裏生活，沒一點樂趣！」

「那麼，你當年跳船，爲什麼要選澳洲？」我盯着問他。

他沒有看我，只是眼神茫然地望着港灣，像是掉進回憶裏。他不善於用語言去表達心中的話，只是簡單地說：

「那時船上有個朋友，比我長十幾歲，他帶我上了岸，找到了一份餐館工作，後來就沒再見面。」沉默了一會，繼續說，「聽說，他運氣不好，給抓到了，送了回香港。」

「那麼，你是幸運了。——你有沒有女朋友？」

「沒有，」他低了眼皮，搖搖頭，「在這裏找朋友很難，大家都在忙。」

「忙着賺錢不是？」我打趣問他，「你不是也賺到不少錢了嗎？我知道你時常寄回去給你媽媽。」

沒料到他嘆息地搖一搖頭，說：「不再寄了！以前眞傻，是在浪費青春！」

接下去，我便明白了他對母親失望的原因。他跳船來澳洲的時候，還沒到三十歲，以前在香港，跟人家去一些小廠學織毛衣，學成了，一天站着工作十個小時，才僅夠維持自己的生活，那時他媽媽已經另外結了婚，丈夫是個小公務員，快要到退休年齡，他不常到媽媽那裏去，去了也只是坐一會，給媽媽一些錢作零用，在後父還沒下班回家之前便離開，算是碰了面，他也只叫那個男人做先生。那是個瘦小乾癟的男人，五十開外，對他十分和氣，言語態度上還很巴結他，但是他存了抗拒之心，無法對後父發生感情。

他也沒說過他媽媽不該結婚。他們一共是兩兄弟，二十年前父親在內地病逝之後，成了孤兒，由母親送了去孤兒院，他媽媽隨後便隻身去了香港，他們兄弟一直留在孤兒院裏，過了一九四九年之後，他們都在師範學院畢了業，在內地當小學教師，做哥哥的響應上山下鄉號召，到了山西山區裏去工作，他仍然留在廣州，有一年，申請到香港來看望母親，出來了就不再回去。那時寄住在我們家裏，日間去學機織毛衣，晚上去讀英文夜校，總是默默地尋找着生活，他心裏有些什麼主意，從來也不會對人說，因此我們也沒料到他後來跟人家落了船，去當海員，更沒料得到，他會萬水千山的遠適異域。

到了澳洲之後，我們沒有收到過他的信，他母親是有的，還時常收到他通過套滙出來的滙款。澳幣幣值比港幣高，當時大概是一比六，華僑在海外賺錢，滙返香港或僑鄉，花用起來，便是佔了這個便宜，並不是他們在那邊會得到特別好的收入。這些事，我還是到了澳洲，看了表弟的情形才較爲了解。

他帶我到過他工作的餐館去，那是一間十分整潔的中國餐館，在悉尼的一個小城裏，離他居住的地方，大約只有二三個火車站。像這種餐館，幾乎每個小城都有一兩家。

他起初很不願我到他工作的餐館去，當時我只是隨口說了想去看看他工作的地方，他便語氣急促地說：

「沒什麼好看的，跟普通酒樓茶館的厨房一樣，地方很狹小，又熱又潮濕，沒什麼好看……」

我看出來他是有點自卑感，因此也就把話題岔開，整天同遊裏，也絕口不再提他餐館的事，沒料到那天分別之後，我到別的地方去了二十幾天，回到悉尼再看他的時候，竟然改變了主意，帶我去看了一次。

香港元朗南生圍（國畫寫生）　蘇亮作

他是利用餐館下午三時至五時這段休息時間帶我去的。那間餐館的名字很中國化，叫做「荷花」，休息時間，店裏沒有人，他帶我在店子裏到處看了一遍。那是家討外國人歡喜的小餐館，有二三十張桌子，也沒什麼特別。然後，他帶我進厨房去，厨房很狹窄，但很整齊清潔，當眼處是幾個不銹鋼大冰箱，和一列煤氣爐。

他很詳細地告訴我，厨房一共有四個人工作，老闆做配菜，配好了，便由大厨動手烹飪。厨房裏四個人，大厨最辛苦，由上班起，便要對着兩個火熊熊的爐子，雙手同時管理兩個鐵鍋，一刻也不停，由上午十時工作至下午二時，再由五時工作至夜晚九時，一個星期的薪金是二百七十。「我也有二百三十元，但他比我辛苦一倍也不止。」他說這話時，語氣有點自負，並且說，二厨是個新來的年輕人，週薪還不及他，但是老闆叫他不要讓二厨知道。我奇怪老闆爲什麼對他這麼優待，後來才知道，他早上比別人早半小時開工，中午又比別人早一小時在厨房裏做預備工作。說明這一點之後，他便很明白事理地說：「不然，人家爲什麼要多給你薪水？世間決沒有這麼慷慨的老闆！」

至於他，做的可說是整個餐館裏最低下的工作了，他是站在那一列爐子的末端，負責看守一隻油鍋，什麼錦鹵雲吞、炸子鷄、生炒排骨和咕嚕肉等，由老闆做好了，便由他放到沸油鍋去炸熟，另外一件工作，便是把所有刀叉筷子和碗碟洗乾淨。

讓他操作的地方，僅可容身，十年來，工作的餐館是換了幾家，但是工作範圍則沒改變過，年年月月，都是面對着一個熱氣蒸騰的油鍋，和身邊那一堆永遠洗不完的髒碟子，最初幾年，一聽得外面有政府官員到來查戶籍，便得慌慌張張，開了厨房的後門溜出去。那時他有個計劃，便是賺夠了錢，便要返回香港，到底那是個有親人和朋友的地方。在香港，有錢便可以做點小生意，找個對象結婚，因此什麼苦都能受，衣服穿得最簡單，睡的地方也只是二十元一週的租金，吃是沒問題的，一天三頓，都是由餐館供給。算起來，收入遠比一般澳洲人好，他們普通職員，也不過是二百元週薪，還要繳交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稅項，他全都省了。夜裏回到住處倒頭便睡，早上起來，回到餐館，整天躲在厨房，什麼花費也沒有，積起來了，便不斷的寄回香港，叫母親替他存起來，看看數目足夠，便寫信回去，叫買層樓，香港房地產價值不斷上升，也可以算是一項投資……總之，一切都是爲了一個目標而幹的。

但是他這個計劃吹了，對香港已經斷了希望，這個悲

劇的過程也並不曲折。

問題是出在他母親身上。他母親——我的姨母，在我們親戚之中，被認爲是個很有福氣的女人，兩個兒子怎樣長大起來的，她從來也不用操心，及至長大了，對她都很孝順，沒有因爲她另外嫁了人便冷淡她。大兒子在內地，經濟上很是困難，她要時常寄些衣物回去，後來結了婚，生了兒女，她對大兒子一家的接濟就開始頻密起來，金錢衣服食物，源源不絕寄回去，每年春節，又巴巴地回去看望兒媳一家，回鄉一趟，花費是不少的，喜幸她有個寄錢回來的小兒子，使她時常都可以這麼闊綽。

她的後任丈夫六十歲那年退休之後，兩手空空，整天喘氣咳嗽，一天乾瘦似一天。這是個沒本事的老好人，也是個有福之人，因爲他的繼室有個好兒子，長年從澳洲滙款回來。他的老妻又很懂得護理他，時常花錢帶他看病，還燉雞燉燕窩給他吃，吃得精神好了，便約幾位鄰居，到家裏打打小牌消遣。

後來兒子寫信回來，囑母親買層樓，這時她身邊的錢已經不多，只能到元朗去買個小單位，還得向銀行申請一大筆貸款。

元朗離市區很遠，他們夫妻倆遷居到裏面去，想着晚年可以有個清靜的居住環境。無奈事與願違，不多久，便聽得姨母打電話出來給我媽媽，聲調低沉地說她丈夫恐怕不行了，已經送了進醫院。再過不多久，又來電話說，眞的不行了，遺體準備送出市區殯儀館，說要把喪事辦得像個樣子，因爲他丈夫好歹也有許多舊朋友，又有親戚兒女，草草收殮，怕會給人說閒話。

喪事過了之後，姨母便開始孤苦悽惶起來，已經是六十歲上的年紀，平日身上毛病很多，這時就更是全都顯露了出來，便時常帶着藥丸藥水，到市區我們家裏來住，說一個人留在屋子裏，會怕黑，她姊姊從來也對她這妹妹的作爲不以爲然，這時便打趣她說：

「他在生時你跟他這麼恩愛，現在怕他做了鬼會嚇你！」

她聽了老大不高興，第二天，不聲不響的便走了。不多久，她便告訴姊姊要賣掉元朗的房子，但是少人問津，去看過的，又出不起理想價錢，因爲那到底是個僻遠地區。要是賣不掉，分期付款又到期，又要交納差餉，身邊的錢，早就花用光了。

後來那層樓總算脫了手，價錢賣得不好，七除八扣的，結果到手的沒有多少錢，她倒是樂得鬆了口氣，帶了

一批舊傢俱，回到市區，租個狹小的房子住，等關節炎不發作的時候，便到工廠去做工，賺點錢幫補生活開支。

這時姨母又有一個樂觀的希望，便是等小兒子在澳洲辦好了入籍手續，便會接她到那邊去住，因爲她兒子已經買了房子和汽車。

這個很有福氣的婦人，又引起了親友們的羨慕。

像這些事，我是零星知道一點的，及至在悉尼見了表弟，便知道得較爲具體了。

我在勘本斯小城尋到他的第二天，他帶我逛完植物公園，一別十年的生疏感覺漸漸消失，大家都知道不會有多少會面的時間，因而講的，都是些實際事情。他依舊沒有問及我的生活和家人，只是一直在講他自己的事，我當然不會怪他，因爲他沒得過好好的人情世故的教養，他是個孤兒，從來也是個自作主張，自己掙扎過來的孤兒，即使現在已到中年了，在我眼裏，仍是個可憐兮兮的孤兒。

從植物公園出來，他帶我到一家意大利小餐廳去喝加巴干奴。

「你看，」他臉上帶着無可奈何的自嘲表情，眼睛是灰茫茫的，帶着點激動，「這七八年來，我是白白捱了這一場，你說有些什麼意思？」

我不能不回答他這句問話，他盯着我，像是非要我回答不可。

「我也沒料到事情會是這樣！」我說。語氣中，一定表現出很大的同情與黯然。

他的聲音有點顫抖，搖一搖頭，攤開一個手掌，「沒有一點樂趣的，簡直是浪費青春！」

直至現在，我才很體會他這兩句話的具體性，差點沒聽得掉出淚水。

「你說，我爲什麼要這樣過了十年？——」得不到我的回答，他便顯得十分黯然地垂下眼瞼，怔怔地瞪着那隻粗糙的咖啡杯子。下面的話，聲調低沉得我僅可聽得見：「我死心了！直至一年前，我知道了情形，才自己在這裏作打算。」

「你這樣是對的！」我說，找不到更好的話去安慰他了，我又不能在他面前批評我姨媽。

大家都掉進沉默裏，我則是落在一個更深的思索中。事情雖然簡單，但實在想不明白爲什麼會到了這個地步！人如果不幸落進這個境遇，叫喊和哭號也沒用，沒有人可以援手。我相信表弟沒有叫喊過，也沒有哭過，只是默默地，無可奈何地咬一咬牙齦，把事實都承受了下來。可是歲月無情，那過去了的十年，無論如何也是追不回來的。

「是不是打算把你媽媽接到這邊來呢？」我不讓氣氛這樣僵下去，便首先打破了沉默。

他看來並沒有認眞想過這件事，只是說：「她來，我怎樣照顧她！這裏熟人也沒一個，病了要看醫生就難了，誰可以帶她去，這裏連找一個說說話的人也沒有！」

這個我明白，像他一樣，勉强也懂點英語，但是憑他的低微身份，性格內向，是無法跟外國人開展社交的，衝不出這個華人的小社會，生活的孤寂和閉塞，是必然的了，如果他媽媽到了這裏，交通不便，語言不通，便像住進個荒山野地一樣。

想想這種無盡的枯燥日子，我忽然覺得物質實在不重要，人與人之間，精神上的互相慰藉、交通，甚至是衝突，才能體現出人生的眞諦。這時，彷彿看見了表弟背後拖着的，是一長串空白的歲月，不覺內心悚然。

我不再追問關於他母親的事了，只是關切地問他：「那麼，你有些什麼打算沒有？」

他搖搖頭，眼神是那樣的空茫茫地，顯現着憂戚。

「我什麼也沒有想過，只想着再過多久，便可以還清買樓的貸款——眞的什麼也沒有想。」

臨別的那天下午，便是我到荷花餐廳去看他的下午，才逗留了大半個小時，他便提出開車送我到火車站去。他的工作時間要到了。

這天下午，陽光十分燦爛，小城的車站附近，風景是那樣的精致，以至有點像電影中看到的，美國西部的小城，該有些牛仔策着馬，呼嘯地來，放一陣冷槍，然後把一個穿長裙的美女擄到馬背上，絕塵而去。但是眼前所見並不這樣，景物明淨得像罩上個玻璃罩子，永遠陽光明亮，永遠空氣清新。

表弟在車站附近的馬路邊停了車，在馬路邊放下我，只說句再見，便繼續開車。自始至終，我覺得他不該用這麼冷漠的態度，對待一個遠自萬里外而來看望他的親人，也許十年來，他才只見過一個像我一樣的親人。是歲月將人的感情磨去了稜角吧，在麗日晴天底下，有一縷悲涼的感覺襲上心頭，不知怎的，視野便被一層薄薄的淚水所模糊了。

那部淺灰色而顯得殘舊的小房車，在馬路拐彎處最後閃耀了一下，便消失了。

他是要趕回那個狹小而整潔的廚房去的。在那裏，他已經過了十年，不知還要再過個多少年！——我默默地想着。

——一九七九年春

阿寬

李黎

有一天，家人在整理堆積了多年的舊照片，大多是別人送我們的，好些都已經記不起是什麼人的像了。其中有一張很小很小的半身照，是一個瘦小的嬰兒，睜着一雙驚惶而茫然的眼睛。那不像一個嬰兒的眼神，令人看了會悚然一驚。沒有人認得這是誰家小孩的照片，我却認得。那是阿寬的兒子。

我記不清頭一回見到阿寬是什麼時候，只知道她常常進出我家的那段日子，我好像正在唸小學三、四年級。那可能並不是一段很長的日子，可是對一個小孩子來說，三五年便幾乎是生活經驗的半輩子了。回頭想十幾二十年前的那段「半輩子」，對阿寬的記憶，便像一些舊花布片，碎散在其他或鮮明或黯淡的回憶中間，模模糊糊的，一點也不顯眼，可是在翻揀舊日歲月的時候，總會常常接觸它們。

那時我們住在台灣南部的一個小鎮，一條僻靜的小巷裏。我家跟隔壁是緊鄰，板壁和圍牆把一幢日式平房分割成獨立的兩家。阿寬便是隔壁人家的養女。

沒有人弄得明白，隔壁人家怎麼會平白有個養女出來。大家無從得知，因爲他們從來不跟別人來往。那家的男人非常沉默，雖然跟我父親同在小鎮上的政府機關裏做事，可是見了面連停下來打個招呼都沒有過。我一直弄不清他們姓什麼，却知道那是個不很快樂的人家——首先，他們有一個年歲跟我差不多的小女孩，從來不跟附近的小孩玩，而把她大部分的時間用來在家大聲啼哭。白天哭，夜晚也哭；哭得我的祖母煩厭極了，給她取了個號叫「哭包」，那家便被我們背地稱作「哭包家」。那家的女人長年不出戶，我簡直不知道她的長相，只知道她患着嚴重的哮喘病。常常到了夜晚，尤其是冬天的深夜，就會聽到她「呃—呃—吼——」的喘聲，再加上「哭包」的啼哭，透過板壁傳過來，像牆隙的冷風，刺激着我們的睡夢和神經。他們還有一個大兒子，是個細鼻子細眼細嘴的細瘦男孩，常年穿着黃卡其布的中學生制服，揹個書包，跟他父親一樣，一聲不發地鑽出鑽進那扇木門。

由於「哭包」從不跟我玩耍，我也就從來沒有機會進她家大門看看。有時我實在好奇，就站到院子蓄水池的邊沿上，扒着圍牆窺視他們的院子。一個單調而荒蕪的小院，圍着半幢跟我家相似的平房，看不見裏面的陳設。我可以想像出：一樣的低狹的日本式房子，一進玄關就滿眼漆黑，等看清屋裏的一切，也不過是幾把藤椅、木桌、黃黯黯的榻榻米、雨漬的天花板頂頭壓將下來……只有屋後走廊外是一塊亮麗的藍天。這些是我再熟悉不過的房子了：童年的家、童年玩伴的家，都是這樣。所以我們小孩子都喜歡在屋外玩。南台灣暴烈的陽光，小鎮街上的牛車、甘蔗渣，小店裏黯紅色的糖球，鳳凰樹的紅花、葉片和豆莢子……。我們的童年似乎總是熱的、亮的，却又昏昏沉沉的——可能是太熱的緣故，像一個又一個不上課的午後（小學校裏教室不夠，我們總是分上下午班上課），半睡半醒地蒸悶在熱氣裏。不遠有人家的收音機在播流行歌曲，或者悲苦却熱鬧的歌仔戲哭調。孩子們在巷子裏地上畫框框玩「跳房子」，跳走一個又一個過不完的、冗長單調的下午。

阿寬就在隔壁人家出現了。我母親說她是個養女。我弄不懂什麼是養女，只知道她不是哭包的姐姐，也不是哭包家的什麼親戚，而是他們家一個類似「下女」一樣的

人。我們這附近沒有人家請得起下女，只有對街有個小朋友家有下女；我們才從而知道「下女」就是要掃地倒茶的人，不像其他大人，小孩子不必對她講禮貌，對下女說錯了話大人也不會責怪的。

有人說阿寬並不是隔壁人家自己的養女，因爲那家斷然不是一個買得起人口的人家，也不見得僱得起下女。大人們推測可能是他們故鄉親族的養女，在鄉下沒有人養活她了，正好哭包的媽媽長年累月病着，便接到哭包家來做事。對於這些說法，我們這些小孩子是不感興趣的；我只覺得阿寬外型長得好玩。

她像個窄銀幕影片上的身影，給用寬銀幕電影機放出來一般，整個人給你一種往兩邊扯開、又被從上面一下搥扁了的感覺。她的名字是不是眞叫阿「寬」，我也不確定，也許是另外一個字。但是「阿寬」這個名字對她是太適合了，看她的寬臉和寬短身材，你斷乎不會認爲她還會有別的什麼名字。

阿寬可能有十五、六歲了，可是長得不比我高多少。因爲這點，使我頗喜歡她，至少比起對街的下女來，阿寬看起來更像是我們這批小孩子中的一個。可是她的橫頭起碼有我們一倍半粗，這點證明她不是個八九歲的小孩。我不必仰視她，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她的那張大寬臉，而她的寬臉幾乎總是在笑着的。這使我對她格外好感。看她那朗朗的笑容、聽她亮亮的聲音，很難把她跟隔壁那個只有怪異的沉默和嗓音的家庭聯想在一起。阿寬像是隔壁那家以外的一個世界的人。

我問祖母：「爲什麼阿寬那麼矮？」祖母說：「她從小就挑重東西，把人壓扁了。」我將信將疑：若是挑重東西壓扁了，應該只從肩膀扁起；爲什麼阿寬的頭和脖子也是扁的，難不成是頂多了重東西？大人總是覺得小孩子不懂，用什麼話搪塞都可以，却不知我們也會分辨的。我相信阿寬從小做苦活是眞的。早上天還沒大亮，就會聽到隔壁木板走廊上咚咚咚的聲音——阿寬那雙寬大的脚板，已在擂鼓般地走來走去做家務了。

阿寬跟我們眞正熟起來，是從她爲我們家擦榻榻米開始的。母親那一陣子身體不太好，擦洗一屋子的地太費力；見到阿寬俐落地進進出出做活，便商請阿寬每星期來我家做擦榻榻米和走廊地板的工作，我們付她一些工錢。當然，我們也不得而知，這些錢是阿寬全數自己收下呢，還是要和她的「養母」分。

阿寬好像蠻喜歡來我們家，每回都是很敏捷的把地擦

得乾乾淨淨，然後自動幫母親一些小忙，一邊跟母親和祖母聊天。我對大人的談話沒有興趣多聽，但是阿寬常常向她們誇讚我，倒使我很高興。通常阿寬的誇讚就是用羨慕的語氣重覆這些話：

「你們的小孩卡好命哦！……有這麼多玩具！……有花衣裳！……可以上學校讀書……」

我只知道小孩子會彼此羨慕別人的玩具，沒想到阿寬這個「大人」也會。至於上學，我眞不懂爲什麼阿寬會把上學校讀書也列爲「好命」的理由。每當想到學校裏一大堆功課、兇巴巴的「級長」和老師的藤條教鞭時，就覺得上學校根本不是什麼值得羨慕的事。阿寬大概是太客氣了。

在颱風季節來臨之前的有一天，幾家附近的鄰居——當然不包括哭包的爸爸——聚在巷子裏，談論頭頂上一棵大鳳凰樹的問題。有兩三個枝椏伸得特別長，大家担心颱風來了，萬一吹下來，掃到誰家都很危險，乾脆趁現在砍掉，讓它們慢慢地直着掉進巷子裏。幾個男人這麼說着，却沒有一個人眞要爬到那麼高的樹上去。

不知是誰，居然想到叫阿寬上去。不一會，樹上就出現阿寬那短短壯壯的身子，拿着一把砍柴刀。大家站在樹下，指揮她砍這裏、砍那裏，嘰嘰喳喳十分熱鬧。我也站在下頭，伸長脖子仰望着那棵在孩子眼中顯得分外高大的鳳凰木；不知爲什麼，心裏突然覺得阿寬很了不起。

她在大家七嘴八舌的指揮之下，終於找到了那條枝幹，畢畢剝剝砍了起來。才砍了幾刀，來了個附近鄰里里長之類的人，表示這種事不可擅自處理，大家便又七嘴八舌地叫她：「砍不得呀！」「下來下來！」馬上就作鳥獸散了。不一會，巷子又恢復寧靜，也沒人想到阿寬，我也不知道她後來是怎麼下來的。

小鎭上的日子就像午後的日影，悄無聲息地，也不見它移動，却已一截一截地溜走了。阿寬還是來我家擦地板，可是緩慢而吃力。她的肚子圓圓地隆了起來。

「阿寬要有孩子了。」我聽見祖母和母親在談這個話題。我有些奇怪：在我的理解中，年輕的「阿姨」們都是先披上白紗，做了「新娘子」，然後才聽說她們要有孩子，除非是年紀大些的媽媽們。阿寬既不是哪個小朋友的媽媽，就該先披紗打扮成漂亮的新娘子，請我們喝喜酒才對。怎麼就大起肚子要有小孩呢？我雖然覺得程序有些不對，倒也不介意；阿寬要先披紗還是先生小孩是她的事。只是有個疑問閃過一下：如果阿寬披紗作新娘，誰會是站

在她身邊的新郎呢？

顯然大人的想法就跟我不大一樣。有一天在巷子裏，我正跟後街一個年齡比我大些的女孩子玩。阿寬經過，跟我笑嘻嘻地打招呼，我也很高興地跟她打招呼，因爲她最近很少來我家，不大見得到她了。等阿寬那挺着大肚子的矮個子在轉角處消失後，我的玩伴小聲地用嚴肅的語調向我說：

「不要跟她講話。她不要臉。」

「什麼？」我莫名其妙。

「她沒有結婚就要生小孩，眞不要臉——我媽媽說的。」

我完全糊塗了。在我們這些孩子的詞彙中，「不要臉」是很嚴重的。沒有結婚就有小孩只是奇怪，跟「不要臉」有什麼關係呢？我想追問，但這大女孩一副無所不知的權威狀，使我昇起一股自尊心，不想顯示出自己的無知，便把好奇硬嚥下去了。

不久以後的一天晚上，隔壁人聲嘈雜了一夜，阿寬呼痛的聲音不時傳過來。我想她一定病得很厲害，有些担心，但不久我也就睡着了，把那些奇異的聲響當成一場夢魘。

從那第二天開始，隔壁人家除了哭包的啼哭之外，又多加了一個微弱的、如猫叫般的嬰兒的哭聲。

阿寬又出現在我家了。她的寬臉瘦了一點，但還是一樣地帶着笑，用同樣響亮而緩慢的聲調說話。她總是帶着兒子過來，像大多數小鎭上的媽媽們一樣，用一條很長很寬的布條托住孩子，然後五花大綁地把孩子綁在自己背上。當她來來往往幹活的時候，孩子就在她顚簸的背上歪着頭沉沉地睡着。

我開頭很有興味要細看她的兒子，結果大失所望。我總以爲嬰兒都是肥肥胖胖笑瞇瞇的，像奶粉廣告上的那樣，而不該像阿寬的兒子這樣瘦嶙嶙、愁眉苦臉的。那孩子有一張非常瘦小、非常灰白的小臉，十分不討喜，細鼻細眼細嘴，像個憂愁的老頭子的面容。

孩子的身體好像很不好，總是常聽阿寬說他又生病了。阿寬背着他做事，不時解下來餵他奶、照拂他、爲他添衣服什麼的。小小的阿寬帶着小小的嬰兒，像我們這些玩「家家酒」扮媽媽的小女孩，一本正經地撥弄自己的娃娃。有一天，她把孩子打扮整齊，帶到鎭上一家小照像館，爲孩子照了一張最小的半身像。照片曬出來以後，她很高興地送了我們一張。像片裏的孩子一張三角形的小

臉，光禿禿的頭，一雙不知爲什麼顯得驚惶的眼睛，茫然地望着看照片的人。我們不覺得這張像有什麼可愛，便把它隨手塞進一堆不須貼入照像本的舊像片裏去。

冬天來了，阿寬給孩子穿戴得又厚又重，蓋得一層又一層，背在她背上像一團大棉被，幾乎看不出孩子的身形來。孩子已經快一歲大了，却好像沒有長大多少，還是瘦小灰白，像一隻病態的小鼠。不久，孩子開始咳嗽得非常厲害。阿寬焦慮地抱着他來我家。

「帶孩子去看看醫生吧。」母親勸她。

以後的幾天，看到她餵孩子喝草藥汁。那樣一大碗的烏黑藥汁，我看了就難過，難怪孩子要吐掉。

「帶到鎭上醫院去看看。」母親又勸她。阿寬也沒有多說什麼，抱着孩子憂愁地走了。孩子一路咳嗽着，喉嚨裏還有喘吼的聲音，倒有幾分像哭包媽媽的哮喘聲。

連着好幾天，我們在夜間都會聽到隔壁孩子的咳嗽和啼哭。一天早上，祖母對母親說：

「阿寬的孩子昨晚又哭又喘了一夜。不要是不行了……」

果然過了沒多久，我們就聽說：阿寬的兒子死了。

隔壁好像也沒發生什麼事一樣，依然是老死不相往來式的沉寂。不時有哭包的啼聲點綴其間，倒是哭包母親氣喘的聲音好久沒有聽到了。

很久沒有見到阿寬。有一次我站上蓄水池的邊沿偷看隔壁院子，見到阿寬走進屋子。她的寬臉瘦了一大圈，配上不再是滾圓的肚子、不再馱着一團棉被的背脊，阿寬看起來更像一個沒有長成的小女孩了。

不多久，聽說阿寬悄悄離開了隔壁人家。

附近鄰居也沒有什麼人問起她的下落。大概本來就是一個極不顯眼的小人物，她的存在和消失都不足以成爲街談巷議的資料。祖母倒還常提起她擦的榻榻米眞乾淨。

哭包家還是那樣。哭包長大了些，雖然還是常哭，但頻率顯然是低多了。哭包母親的哮喘也好得多，不常攪擾我們的睡夢了。細鼻細眼的兒子還在唸高中。有一回我在巷口面對面地遇到他，我一抬頭瞥見他制服帽下那張灰灰瘦瘦的三角形的臉，突然使我有似曾相識之感，好像另外一個我認識的人，可是我想不起來是誰。

終於有一天，破天荒地，我跟哭包在一起玩了一次。那天我大概是太無聊了，又加上長久的好奇心，當我在門口遇見哭包時，我居然邀她進我家院子玩，而她也居然答應了。我們玩了不多久，我就發現她是個非常無趣的玩

伴。不但一般兒童的遊戲常識和口語她不懂，便是基本的表達溝通，她也很呆板吃力。我感到非常失望，以後就再也沒有跟哭包玩過。我對他們家最後一點因好奇而產生的興趣也消失了。

一樹一樹火紅的鳳凰花開了又落，日子就那樣過去了。父親被調到別的城市工作，我們全家便搬離了小鎮。

幾年以後的一個夏天，我因旅行之便，特意轉到小鎮去，慢慢走向舊時的住處去看看。小巷裏靜悄悄的沒有人聲，大概很久沒有孩子在那裏玩了，竟鋪滿了長可及脛的蔓草。我住過的那幢日式平房顯得更灰黯陳舊了，在午後斜斜的陽光下，疲倦地蹲踞着。哭包家的木門依然那樣緊掩着，好像幾年也沒開過似的，我看不出裏面是不是仍然住着那戶人家。

我獨自站立了片刻，鳳凰樹蔭濃濃地覆遮着小巷，只有細碎的陽光從葉隙間滲透下來。偶爾一陣風吹過，沙沙地吹下無數細碎的小葉片。我彷彿聽見高高的樹上，有人在用砍柴刀畢畢剝剝地一下一下砍着樹枝。我看看頭頂的濃蔭和寂寂的週遭，突然無端地覺得恐怖起來，便匆匆轉身離開了小巷，離開了我曾經渡過八年童年時光的地方。

後記：此文是爲我童年的朋友阿寬，以及與她有相似命運的女子們而寫。希望在天涯海角的她們，此刻生活得還好——雖然這是個極其渺茫的希望。一九七八年冬月於美國加州。

計劃

海漩

我們要爲愛情訂下一百個計劃
還要有一千個一萬個深遠的安排
倘若愛情是那豐富的礦藏
我們要同心合力地磋商
將礦藏怎樣地探勘怎樣地開採
我們要爲愛情開拓一千個煤礦
燃燒的煤是我們燃燒的情感
我們開礦我們淌流着歡樂的汗
永不休止地燃燒着生命的烈焰
要讓工廠裏軋軋的機器聲響遍人間

蔡其矯

九日山頭眺望

（外一首）

泉州城，在麗日下的風烟中
有如一隻靠岸太久的船
淵然而有所思索。
它睜眼看着，那大海的波光
閃射在蒼茫的遠方
頻繁地送來了萬千誘惑。
樓房的波濤，連接着
羣山的波濤，
中間的幾支烟囪
已在昇燃出發前的焰火。

可是那水上的玉簫
那橫跨在浪潮之上的長橋
什麼時候，才能
伴唱遠航的歌？
驅趕海雲的
浩蕩的天風啊，
爲召集水手
快吹出海螺的音調，就當作
即將到來的盛日
一曲前所未有的

驚動四海的前奏吧！

波浪

永無止息地運動
應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
一切都因你而生動，
波浪啊！

沒有你，天空和大海多麼單調，
沒有你，海上的道路就可怕地寂寞，
你是航海者最親密的伙伴，
波浪啊！

你撫愛船隻，照耀白帆，
飛濺的水花是你露出雪白的牙齒，
微笑着，伴隨船上的水手
走遍天涯海角。

今天，我以歡樂的心回憶，
當你鏡子般發着柔光，
讓天空的彩霞舞衣飄動，
那時你的呼吸比玫瑰還要溫柔迷人。

可是爲什麼，當風暴來到
你的心是多麼不平靜，
你掀起嚴峻的山峯，
却比暴風還要兇猛？

你英勇的、自由的心啊
誰敢在那上面建立他的統治？
我多麼羨慕你的性子
波浪啊！

對水藻是細語，
對巨風是抗爭，
生活正應像你這樣充滿激情
波——浪——啊！

嶺南花樹吟（三首）

黃雨

木棉

一幹凜然
直聳雲間

疏枝橫出
托起千朵火焰
灼灼光照河山

何須更問冷暖
此花開後
定無春寒

春菊

嶺南春日，菊花盛開。

披着秋霜
來趁春光
嫩黃素白盡清狂

誰道他愛隱逸
當日東籬醉倚
一樽激盪九迴腸

何期仲春二月
相伴羣芳

劍花

競吐清香

巉巖立足
峭壁扎根
折將心力鬥嶙峋

石髓育奇節
清霜育劍魂
金花開入嶺頭雲

笑看山下
夭桃何在
天風起處落紛紛

鬥牛

——圭山風情之一

周良沛

只聽過那古老的鬥牛場
那殘酷的、血的賭博：
鬥牛士用紅布撩撥，
激逼雄牛怒觝牠佩刀的尖角，
追逐、扭打、牛似獅吼，
觀鬥的采聲，醉血的瘋狂，
不是鬥牛士的鐵矛刺向雄牛，
就是雄牛把他掀翻、觝死，
鬥牛場的花束、采聲，
是玩血的游戲，血的悲歌！

我担心身邊這位撒尼人
明日怎迎雄牛撕撲、格鬥？
就用那瘦弱的胳膊，
撕開迎面刺來的刀角？

——摘自日記

他瘦小、沉靜，
熬夜的眼，灰暗的光。
怎麼想像，他能上鬥牛場，
在搏擊中逞雄，拚殺中奪勝，
手似刀劈風險，
反勒緊它烈馬似的繩繮，
自由、快樂、驍勇又奔放，
馳騁在鬥牛場……

昨夜，我們同住在廐棚上，
他提馬燈，整夜轉忙在牛旁，
加料，添水，還與牠娓娓談心，
刷毛，搔痒，像撫拍情人一樣。

現在，鞭花一響，
雄牛閃避鞭影，前蹄豎揚。
撒尼人鬥牛，是牛與牛鬥，
鬥場的折歌，是牛倌新唱。

雄牛伸長頸，頭擦在地面，
揚蹄、噴鼻，陰沉地覷望，
突然旋風似地溜竄過去，
迎着强敵勇猛地撲上，
牠吼了，不是牛叫，是獅吼，
像戰馬昂首怒狂……

主人在牠眼前掃過紅布——
紅得像火燒，像血淌，
燒暴了牠的雄威，
野生時自衛勇鬥的剛强，
從戰求生，生而勇戰，
從牠固有的蠻彊，
掙脫軛下忍辱的屈讓！

同行的主人，雄豪的吼聲，
給牠似報火警，震沸了鬥牛場。
這瘦小的撒尼人，似有奇異的
無處施展的力在撐脹，
顯得如此雄健、慓悍，
叱咤風雲，風流倜儻，
如縱馳嘶鳴的戰馬，
激戰，助威，蹄烟滾滾，
單人匹馬，却像千軍萬馬，
傾倒了一個鬥牛場，
掌聲也同暴風雨一樣……

雄牛，兩頭轉着圈子追，
他一鞭，撥牠對頭迎上，
槍，接火了——牛，鬥上了，
格鬥，看奇勇，看刀光，
頭對頭，角對角，
相對相視，兇野的目光……

沉寂，是持續的抑悶，
沉寂中是箭拔弩張；
決勝的一刻——上，上，
不是同歸於盡，不是兩敗俱傷；
是必勝，是決鬥，
却是上——又不能上……

沒有後退，沒有蠻闖，
靜寂得人都屏息了，
雄牛粗重的噴喘，
像在怒斥對方。

這隻橫走一步，
那隻隨着挪方向，
圓圈轉得
推磨一樣……

急壞了一場觀戰的人，
牛倌拉着袖頭緊擦汗。
鞭花轉在牛背空抽，
牠橫跨一步，側身竄上，
牛身擦着勁敵，狠拱、怒闖……

掌聲，掌聲，
又是暴風雨一樣。

兩隻牛像一對戰馬，
狂暴地直奔山上，
兇若猛獸，快似黃麂，
無法遏制的雄性與力的洩脹——

每步，像拖出犁鏵，
翻深了土地，掙翻了生荒，
拖車疾奔，像卡車一輛，
步子那麼快，那麼有力，
蓄備了多少備耕的力，
堅韌的開拓所要磨礪的倔強！

模範飼養員，
授紅旗作獎，
他舉起錦旗，場上千雙手揮揚；
拋來山花，拋來歌聲，
大三弦一響，圍跳過來，
又醉又狂……

香島重逢小燕別三十五年矣感而有贈

曾敏之

錦瑟清音入夢懷　可堪重撥自生哀　亂離有憶隨年去
斑鬢無情送老來　矢志柏舟勤黹繡　共持勁節上佗臺
灘江水綠香江碧　猶照塵緣濁酒杯

哭泣的椰子樹

——一個並不古老的傳說

洪荒

長長的淚水流不斷
牽着長長的思念
長長的悲傷
孤單的椰子樹
哭一個未圓的夢
一個夭折的理想
在綿綿的雨裏，
綿綿的恨裏
在遙遠的南方
不是珍珠落玉盤
是黃連的種子
埋入苦難的土壤

傳說一個美麗的少女
將愛情的綠葉伸向陽光
却在那無星無月的黑夜
被一片孤帆
把他交給驚濤駭浪
只因他是隨風飄來的種子
又被風吹向茫茫海洋
從此日日夜夜眺望
踮起脚尖

伸直脖頸
往上拔往上長
長成高高的椰子樹
站在高高的海岸上

記憶是一隻任意的船
迴溯時間的河流
縱覽逝去的風光
亭亭的椰子樹
曾綴滿星星的鑽石
對着月亮的明鏡梳妝
擺動苗條的腰肢
在醉人的春風裏低唱
比美酒香醇的戀歌
像湄公河滔滔碧水
流入情人的胸膛

而今人在何方
青青的椰子樹
憔悴成一臉蒼黃

哪一把鋒利的刀
能砍斷愛河流淌？
把生命結成椰果
沉重地落到地上
是一個個拳頭
迸出憤怒的火花
捶擊着鐵石心腸

在熱帶潮濕的雨季中
哭泣的椰子樹
仰起堅毅的臉龐
搖一頭亂髮
把漫天愁雲掃蕩
召喚萬里雷電
撕開夜幕重重
令大地鋪滿霞光
那時該會望見
有一片閃亮的白帆
在海的藍緞上滑翔

一九七九年三月初

南音曲

舒巷城

「南音」是粵曲的曲式之一。其調很富地方色彩，流行於廣東民間。撰曲者往往依譜填詞，成可歌之曲，其中有過不少抒情的佳作。但是——

在椰胡①的　顫抖的兩根絃上
我們聽過多少愁情
與那帶着風塵的歌聲

那時候呵　爲了生活而折腰的
賣歌人　年年月月
唱出上一代留下來的
苦難的南音

那一曲曲的南音呵
曾流轉於昔日的珠江
與灰暗的長堤
曾飄零於香港的繁華背後
夜沉沉的橫街短巷
也曾流浪　於艇羣雲集的
燈火闌珊的避風塘②

那些日子呵
誰在唱
「此夜倾樽來痛飲
爲陪杜宇哭春深……」
而你旋律優美的
但凄凉的南音
在低沉的絃聲中
又伴過多少沒有名字的
街頭樂師
細訴辛酸的歲月
在坎坷的人生路上行吟……

但是　那樣的一夜來了
我們抬頭　從螢光幕上
看到春到羊城的聽衆
欣賞滿面春風的歌者
唱出傳統而又創新的南音
是我們曾經相識的
却又是那樣温暖人心的
親切的聲音

這一夜　我帶着歌者與萬千聽衆的
甜蜜的笑容
在夢中看見
星月交輝的夜晚
看見　爲喜悅而歌的人們
看見　鮮花如錦的明天
連紛呈異采的
椰胡　秦琴③　三絃……
也帶着歡樂的聲音
在吐着芬芳的百花間迴蕩
在百鳥爭鳴的晨光中流轉，流轉……

一九七九年二月於香港

註①椰胡，廣東絃樂器，常以之伴奏「南音」。
②避風塘——香港的防波堤，一度成爲夜間的水上「娛樂區」之一。
③秦琴，廣東撥絃樂器，一說由秦代樂器演變而成。

原甸

奔喪之路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母病逝；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父亦病逝。於是，我兩次踏上了萬里的奔喪之路……

奔喪之路
不平　凹突
有萬頃的波濤
層層的雲　濃濃的霧
有難攀的關山隔阻
不是街與街的相距
不能以兩位的數字
計算距離的哩數
要靠羅盤的指引
要越經綫和緯度

戴一葉麻
披一身素服
我
趕着奔喪的路
破雲　突霧　劈風
一路心潮起伏……

萬里奔喪
只爲了
扶一扶

亡親的靈柩
洒一把淚
送親人下土
荒山　墳場　靈柩
殘花　凄風　悲輓
淚眼觸處
處處物物
都——
殘缺　棱裂　模糊……
親人已走盡
他們的路——
步步艱辛
寸寸痛苦
人生的路
多少坎坷鋪……

抓一把泥
和着淚
揉着無窮的思念
輕輕的　輕輕的　擲下

輕輕的——
不要碰響
肅穆的棺木
輕輕的——
不要驚動
安息者的夢

萬里奔喪
只爲了
抓一把土
亡親呵　你給我生命
泥土呵　你給我呼吸
亡親　我　泥土
本是相連的一體

奔喪的路
有思親的淚
有思鄉的哭！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成稿

多峇湖風情詩

（新加坡）康靜城

多峇湖①

像美麗的長軸畫卷
山——碧綠明朗
水——冰凉澄清
島——穩重豁達

沒有羣鷗在湖面迴旋
沒有征棹揚帆列陣
高原上變幻的雲
　凄迷的霧

爲它披上輕飄的紗籠
　抹上夕陽的粉黛

你來了，恍惚躍登仙境
它以磊落的胸襟替你影照
　以柔柔的微波爲你盪漾
使你拋棄了世俗煩惱
請你細細領略、細細欣賞

撒莫西爾島

像座搖籃　躺在
八百方哩的波光碧影裏
孩子呢　是那羣在山山水水間
開墾了無數世代的峇達族

勤樸的人民　秀美的田園
誘着我們走向——
　梯田如塑如叠的山坡
　羣牛悠然忘歸的水湄
　古物星般繁多的市集
　石像鶴立處處的古蹟……

撒莫西爾島
又像一處桃源
一處古風尚未雲散
文明正在慢慢萌芽的綠島

捕魚

漁船是瘦瘦長長的
沒有棹、更沒有帆
它跟「星星索」唱的②
一點也不一樣
它只有一支槳
只能充作獨木舟
而湖是那樣遼闊
那樣深邃
打那兒去捕魚呢
你看他在岩石邊
撈起一個鐵籠了
籠裏跳躍的不正是海鮮嗎
原來他的魚籠
是昨夜安置好的
而魚兒呢
却是昨夜誘闖進去的③

註①多峇湖，位於蘇北省，是個著名的火山口湖。面積八百多方哩，湖中有島，名撒莫西爾（Samosir），住着勤樸的峇達族人（Batak）。每年各處來此觀光的遊客常達七十萬人。

②星星索是一首流行很廣的峇達族民歌。中有「風兒吹動了我的船帆」之句。

③峇達人用魚餌，置於鐵魚籠中，引誘魚兒自投羅網。

《海洋文藝叢書》新出二種

一 愛情的俯衝（短篇小說集） 阮朗著 每冊港幣六元

二 名流（短篇小說集） 李輝英著 （在印刷中）

莎士比亞與中國古代傳說

枕書

莎士比亞在他的名作《皆大歡喜》（或譯《如願》）中，有一位被放逐的公爵說過這樣兩句聊以解嘲的話：「逆運也有它的好處，就像醜陋而有毒的蟾蜍，它的頭上却頂着一顆珍貴的寶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亞全集》第三册，頁一二三）。

這句和我們的「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寓意相仿，這條勸人不要以貌取人的「莎翁語錄」，隨着莎翁劇本的廣泛流傳，已經成爲全世界都採用的常見諺語。

這句話中的「癩蛤蟆頭上有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問題有種種解釋，有人以爲它是指這動物的眼睛，因爲「眼睛」有幾分像「寶石」（其實又何嘗僅僅只蟾蜍的眼睛如此？）這樣的解答當然不能令人滿意，何況莎翁所說「蟾蜍頭上的寶石」並不完全出自想像，而是確有其事，在中古時代的英國，「蟾蜍寶石」確是一件衆所公認的「寶物」，它有許許多多的專用名，今天用來指稱「硼砂」的 Borax 便是其中之一。同時還有人藉此寶石留名後世——一四七三年有個名叫 Gratterus 的，得到過一顆碩大的蟾蜍寶石，因而「蟾蜍寶石」又名 Gra-

triano，使人因石傳。

爲什麼稱蟾蜍頭上的「石」爲寶物呢？

一六五七年波蘭醫師莊士敦納斯在他的名著《自然的奇迹》中，對這一問題，作了如下的答覆：

「蟾蜍頭上有石，用以治毒，其效如神。法以之置袋中，熱之，逕以此石（不可包裹）灸患處，摩擦之；如婦女兒童爲邪道所惑，亦可用此石祛解，一俟患者額上汗下涔涔即愈。如染時疫，則置石於胸前。」

不僅波蘭人如此，英國人同樣也認爲：「凡經老鼠、黃蜂、蜘蛛或其他毒蟲咬螫後，以蟾蜍石熨之，即可解毒、止痛、消腫。」那時的英國人還深信，蟾蜍石一遇到毒物，便會自行出汗和改變顏色。

關於蟾蜍石的來歷，衆說不一。有人說是活生生地取自蟾蜍之首級，也有人說，毋須如此，蟾蜍老到一定程度，會自行吐石，並說，要得到這寶物並不太困難，只要將一老癩蛤蟆放在紅布上，它便會自動吐出石來，不過重要的是，要時刻監視住它，因它吐出後，會立即又吞下去，如不盯住，可能吐過了蟾蜍石，而你還不知道。一定要趁它一吐出便立刻搶到手中，這樣的寶貴機會是稍縱即逝的。

這一類的說法，在當時是那樣的爲人所深信不疑，人們將蟾蜍石鑲嵌在貴金屬的指環上，和今天的鑽石戒指一樣。

當時還有檢驗蟾蜍石眞僞的方法，一位法國的宮廷御醫言之鑿鑿地說：只要將蟾蜍石放在一隻活蟾蜍前，讓它看到它，如果是眞蟾蜍石，這活蟾蜍必一躍而起，因它肯定會要將這寶物奪去，如活蟾蜍毫無反應，這「蟾蜍石」必爲贋品無疑，據說這是這位御醫屢試不爽、多次親身體驗而得出的結論。

自從英國出現了以「誓不輕信傳說」爲會箴的「皇家學會」（牛頓担任這學會的主席達二十四年之久），社會上便逐步地以科學實驗所得出的結論來破除迷信。在這一風氣的推動下，也有人對蟾蜍石進行科學的觀察和實驗——首先便檢驗它是否是蟾蜍口中吐出來的：有人眞的如傳說所要求的那樣，捉來一隻大蟾蜍，將它放在紅布上，從事實驗的人坐在一旁守候，守了幾天幾夜，不敢片刻忽離，這樣的「實驗」，結果不問可知。今天看來，一本正經地進行這樣的科學實驗，未免有幾分可笑，但請不要忘記，今天種種精密、複雜、高深的科學實驗都是在諸如觀察癩蛤蟆之類粗糙、簡單、膚淺的實地試驗的基礎上逐步

發展、成長起來的。沒有當年那樣一個開頭，現代的科學技術便不可能出現，佛蘭西斯·培根所說：「初生之物，其形必醜」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哲理的。

蟾蜍石的來歷既然可疑，那末這珍貴的寶石究爲何物呢？五十年前一位權威所作的解說是：吾人迄未獲睹蟾蜍頭中或體內有石之事實，此說或因普林尼以此石之色澤近似蟾蜍之體色，名之爲 Batrachite（這字是「兩棲類」Batrachia 的變式）之故，致有此誤云云……

這一來問題便追溯到了普林尼頭上，雖然這位偉大的古代科學家的著作，在中古時代便已因錯簡、訛誤而失眞，到了今天，離開它的本來面目自然更遠，現在，在蟾蜍石這一問題上，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在普林尼的著作中，究竟有沒有這方面的記載，訛誤與否，還在其次。

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普林尼的《自然史》，關於這一問題的說法是：龜、魚、蛇等動物的頭部，燕子的腹中以及蜥蜴的糞中，均有可供藥用的石。且均具神效。在現在所獲見的普林尼所列舉的能產石的動物的名單中，沒有蟾蜍！（動物體內的結石，如牛黃、馬寶，它們的藥用價值如何，以及東西方有關這方面的故事和傳說，他日另文再詳。）

今天所能見到的普林尼《自然史》並沒有將蟾蜍列爲會長出石頭的動物之一；是後人蓄意將蟾蜍之名羼入其中，托普林尼之名以行其僞，這是很有可能的。

那末神秘的蟾蜍石究爲何物呢？

好在英國博物館藏有一批當年鑲有蟾蜍石的指環，有這些實物在，我們便不難一探蟾蜍石的究竟。

所謂「蟾蜍石」云云，當年的說法便有些歧異，有的是用玉髓之類的礦物，雕琢出一個簡陋的蟾蜍的形象；而較多的「蟾蜍石」是一種半球狀體（球狀體中空，它的一半，鑲在指環上時便看不出是中空的）。這一奇珍，今天的古生物學家一點也不陌生，因它決不是什麼蟾蜍口中吐出的石頭，而是古動物中的古鯉的顎骨上的牙齒！這種古動物的化石在白堊紀（距今約一三五百萬年）與三疊紀（距今約二三五百萬年）之間地層中往往可以看到，由於它具有這種特殊的球狀牙齒，所以古動物學家將它列爲硬鱗魚的「球齒科」。這牙齒本也呈白色，在漫長的演變過程中因受附近地層所含化合物的影響，顏色也起了變化，呈褐色是受鐵的化合物的影響，褐色與蟾蜍的體色有點相似，當年那位權威解釋「蟾蜍石」的得名時所說：「此石的色澤近似蟾蜍之體色」，是有幾分道理的。所呈顏色係

受附近地層所含化合物影響的最明顯例證是：英國懷特島上也產蟾蜍石，但不是呈褐色，而是黑色，可見無論褐、黑都不是它本來的顏色。

看來，這便是有關神秘的蟾蜍石的正確答案。

讀到這裏，讀者不免要問：歷史上也曾長期將蟾蜍看成毒物的中國，是否也有蟾蜍石之類的故事或傳說？

蟾蜍入藥，在中國首見於梁陶弘景的《名醫別錄》。儘管牛黃、馬寶之類動物結石，在中國早已供藥用，但「蟾蜍石」，直到宋朝的《證類本草》（這書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的金·泰和、公元一二〇一——一二〇八年間的刊本）還沒有這方面的記載。

在中國，首先揭載供藥用的「蟾蜍石」的，也許是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峋嶁神書》載「蟾寶」之法：用大蟾一枚，以長尺鐵釘四個，釘脚四下，以炭火自早灸至午，去火，放水一盞於前，當吐物如皂莢子，有金光，人吞之，可越江湖也。」（《本草綱目》卷四十二）。

只須與上文所述對照一下，讀者當不免驚異地感嘆：《峋嶁神書》中的「蟾寶」與西方的「蟾蜍寶石」何其相似乃爾！蟾蜍都要揀大隻的，「寶」都是從這動物口中吐出來的，我們說要用燒紅的炭火來灸，西方則說將它放在紅布上，這「寶」又都是無比的靈驗……《峋嶁神書》所記與《皆大歡喜》中所說，簡直是一對難以區分的孿生兄弟。

《峋嶁神書》，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卷前開列的《引據古今經史百家書目》中載有南宮從《峋嶁神書》。同時，所引的書中，也只有一種《峋嶁神書》，因而我們可以相信，李時珍認爲《峋嶁神書》的作者是南宮從。南宮從這人，除李時珍書中有此一筆外，其他本文作者所獲見的有關資料中均無任何有關其人、其書的記載（《明史》卷二六四有「南從吉」，但絕對與《峋嶁神書》無關，看來不可能是「南宮從」之誤，但《峋嶁神書》的書名爲我們對此書的考查，提供了極有用的線索：

原來「峋嶁」是湖南境內的衡山的七十二峯之一，同時又是這出名的「南嶽」的主峯。據傳說，禹是在這裏得到天賜的金書玉簡的（「峋嶁」讀如「矩呂」），這傳說見於《吳越春秋》及《壬子年拾遺記》，撇開這二書的眞僞不談，這個神乎其神的「金書玉簡」的故事肯定是後人僞托無疑。所謂「南宮從《峋嶁神書》」，只要一看書名便不問可知是這一古代神話的演繹，造假是明朝讀書人的惡

習之一，我們可以認爲《岣嶁神書》是與李時珍同時代的文人筆下的傑作。

說起「岣嶁」一定得提一下出名的《岣嶁碑》，據說它是禹治水時所書，共七十七字，既非篆書，又非蝌斗文（實際上是非鹿非馬），因它托名爲禹的手筆，故又名《禹碑》，這一偉大的發現的發現者是明朝的楊愼，他不僅在衡山雲密峯發現了這一古得永遠也無法稽考的古迹，並且又親自爲它釋文，意思是這是他的獨得之秘，只有他楊愼才懂，只有他才能解釋，這碑許多地方（如雲南、四川、長沙、紹興）都有摹刻，弄得神乎其神，現在看來，這一別人莫名其妙的「寶物」，實際上就是楊愼蓄意神道設教的產品，這位楊老先生的造假，是頗負盛名的。梁啓超說他「文章、手脚有點不乾淨，喜歡造假」，並沒有寃枉他。說謊總不免被戳穿，謊說得愈多，留下的破綻當然也跟着謊言成正比，這方面楊愼鬧的笑話不少，這裏不談。總之《岣嶁碑》不過是他的這一類的貢獻之一，而《岣嶁神書》看上去很像是《岣嶁碑》的發展，因南宮從的年代無從確定，《岣嶁碑》與《岣嶁神書》的關係究竟如何，目前尚難斷言。

儘管《岣嶁神書》的來歷值得懷疑，但並不影響它所提供的材料在科學史中的地位，假定說「蟾蜍」的這書與李時珍差不多同時（公元十六世紀），而李時珍（公元一五一八——一五九三）和莎士比亞（公元一五六四——一六一六）相差不遠，他們兩個人都提到「蟾蜍寶石」，不同的是：作爲文學家的莎士比亞是深信不疑地用作比喻，而李時珍在徵引了南宮從的《岣嶁神書》後，以存疑的眼光寫道：

「愚（李時珍自稱）謂縱有此術，誰敢吞之？方技誑說，未足深信，漫記於此，以備祛疑」。

值得玩味的是《岣嶁神書》勸人將這寶物一口囫圇吞下肚去，而李時珍以科學家的眼光實事求是地問道：「誰敢吞之？」也許由於捨命吞蟾蜍的英雄畢竟不多，所以在英國的傳說中，一口將蟾蜍寶吞下去的，不是人而是蟾蜍自己，這就比較易爲人們所接受了。

當然，中國和西方，古代都流傳過蟾蜍寶石的傳說，現在看來，這一現象也許是一個巧合，如果硬要追溯出二者之間誰先誰後並肯定誰從誰哪裏學去的，哪個是老師、哪個是門生，就非得有楊愼哪樣的本領不可，既沒有哪樣的能耐，這裏還是藏拙不說的好。

水刼

（印度尼西亞）鄭遠安

水是柔的
水是輭的
但水也有不可愛的時候
他絕不會讓給了火
專門有權去燒毀人家

儘管弱肉强食
儘管以大欺小
但水才不理會這些
當誰眞的要迫他塞流
什麼龐然巨物也會被他吞噬

這幾天山頭那邊
滙寄一大股洪水來①
於是水淹全城全市
水輕舐矮矮的屋簷
而貧民窟的一群人
都避在屋頂上
偶爾嬰兒的哭聲
叫大人注視
炊烟來自小煤油爐

水已「瑪束西丹」②
他恣意的橫衝直闖
故意顯示其魔力
又好像在向誰發問：
所有的强暴者啊
到底主宰這世界的
是誰是你是我

註①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雅加達因一夜大雨及山洪湧進，全市幾乎被水淹盡，布民不得不疏散，暫避水患。

②瑪束西丹，印尼話 Masuk Setan 的音譯，是入魔的意思。

雨中紅棉

謝雨凝

又見紅棉花開了。

每一天早上，當車子繞過金鐘道的高牆，我總是留意着那一株僅僅伸出一點枝幹來的木棉樹。她雖有着古銅色的軀幹，但不知是由於先天不足還是營養不良，每一年她的花開得也並不燦爛，就像一個鄉下出來的孩子，偶然穿一件不稱身的花衣裳一樣，忸怩得有一點點可憐。

也不是今天才見木棉開花的，記得早在春節後沒幾天的日子，我到鄰近的小城濠江渡假時，就曾在雨中初見紅棉花開。

那一天，下着滂沱大雨，最小的妹妹說，到外邊走走吧。她開着車子載着我，漫無目的地在雨中的大街馳行。車窗外，灰色的小城，遠山、海岸、居屋，一切都像電影似的在我眼幕流轉，世界彷彿那麼小，又彷彿有無窮的大，因爲一切景物都濛了一層霧雨，鉛色閃着青光的蒼穹，像一個深邃無邊的大伏釜。車子從南灣而西灣，從一條斜坡路上轉上去，就是著名的主教山了。忽然，我發覺不遠處有幾點嫣紅：啊，木棉開花了！我不禁驚呼。旋即搖下了身旁的一頁玻璃車窗。

喂，外面下着大雨呀！小妹一旁提醒我，我才覺着臉上的一片涼颼颼。

「今年春節天氣暖，木棉花開得早，沒什麼稀奇的。」妹妹說，隨即把手中軚盤向左一轉，車子駛到另一條路上去了。

幾朵紅棉，驚鴻一瞥，她竟連正眼也沒瞧瞧就走了。

當然，她哪裏知道我對紅棉的懷念？

我曾見過壯麗的紅棉。它們也是生長在這小城，我唸小學時的校園裏。每年那開出的燦爛的花，像高高地撐着一把又一把大紅傘。其中一棵長在一片大草坪上，每一年的春天，旁的樹還未有綠蔭，我們嬉耍完後，就坐在草地上瞇縫着眼睛看紅棉，忽然間一陣春風吹來，颼的一聲，一朵紅棉花墮地，就歡喜得爭着上前去撿拾……。

小時候的天地是那麼狹小，春天的回憶離不開長着木棉樹的方圓幾畝地，彷彿世界萬事萬物都在紅棉的護蔭下生長的。可是，眼前我能對妹妹說些什麼呢？對她說我們那時撿拾紅棉花是偷偷地不讓那些老修女見到的麼！那時，她根本還未出世，直至我離開了這所學校爲止。我想對她說：把我載回從前唸書的那個學校去看看那些紅棉樹吧！又感到這話難於啓齒。這麼大一把年紀了，還有那麼個傻勁兒麼？說出來也給她嘲笑！

小妹有小妹的心情。我和她年紀相差超過十年。她想些什麼呢？在這雨中的車廂內，我們坐的是那麼近，竟有一顆心却在這車廂之外的。這顆心還飛翔到二十幾年前。然而那顆心儘管在往前飛，它却不比今天坐在我身旁的小妹年青。你看她，把車子開得飛快，她臉前的水潑子在拍拍的響，那響聲就是她年青的心聲——我爲什麼有這許許多多的回憶？一時間連我自己也迷惑了。

惠特曼筆記草稿本出版

米一葦

紐約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詩人惠特曼的筆記和日記草稿本，共分三卷。第一第二卷是筆記（Daybooks, 1876–November, 1881, Daybooks, December, 1881-1891）第三卷是日記（Diary in Canada, notebooks, index）。由知名學人維廉·懷特編輯。

這是屬於《惠特曼全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alt Witman）中的一部分。全集已出版了十卷，包括散文《草葉集》兩卷（一八九二），書信六卷，《早期詩歌與小說》（Early poems and fiction）兩卷。

出版此書，被視爲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學術工作。目的在把所有惠特曼的著作的真跡（草稿或最早的版本）提供給學者們作研究時之參考。

懷特在三卷筆記的序文中說，此書給研究惠特曼的人，提供了有關年代、人名、地名，和詩人的思想片斷，生活痕迹，以及他的著作來源的線索。

編輯懷特在書中附加上了三千五百條注釋，對研究者是一極大的便利。

全集的主編是凱·威爾遜·艾倫和斯格里·布勒特里。

熱帶風情畫

——《僑歌》第二部《赤道綫上》的一個片段

（印度尼西亞）黃東平

太陽已經偏西了。它從山的那一邊拖曳着長長的、依戀的影子，彷彿不想讓這有意義的日子隨便過去似地。地面上的沙石、山川，這時似也開始鬆弛它一整天的重負，陣陣散發出白天的熱氣來。經過一天抗鬥和勞動的人們，面對着這一天——許多抗鬥和勞動日子當中的一天——建立起來的成果，也不覺滿懷欣慰自豪地舒了一口氣。

此際，村裏的婦女們陸續從各茅屋走出來了。她們多是少女少婦；「紗籠」都纏到胳肢下，露着肩膀和手臂，有的腰間還掛着竹筐，盡踏着輕鬆蹦跳的步子往溪邊走去。她們早上洗好衣服的想洗澡，有的到這時候才有時間洗衣，再洗澡。

於是，溪邊那白色肥皂沫痕迹宛然的洗衣石階上頓時熱鬧起來了。你擠我，我搥你，扯呀推呀，鬧成一團，鄰鄰的溪面上，同時盪漾着陣陣笑聲，歌聲，戲謔聲，打鬧聲。像鳥雀歸巢似地，一陣唧喳打鬧之後，才漸漸安定下來。又於是，搓洗聲，摔打濕衣聲，舀水聲，潑水聲，響成一片。水面上的圈圈水波，互相撞擊着，在夕陽斜照裏，終於化爲碎金點點，眩得人眼花……

棕色的孩童則來不及待到太陽轉西，早盡奔到這兒來了。他們赤條條地在岸上摔打着，扭扯着，先後躍進水

裏，水面上相續縱開一株株水花，像烟花似地迸散了；褐色的身影在水波下疾竄，時現時隱；隨後，溪面遠處，出人不意地冒出一顆小頭來，臉孔一抹，一聲召喚同伴的喊聲，又沉下去了；接着水裏掀起一陣扭滾，彼此拚力把對方的頭按進水裏。於是，喝采聲，驚叫聲，響徹岸上和水面；婦女們看着，笑着，喊着自己的孩子……

啊，多麼美好和樂的當地村景！只是還看不到一般農村閒適的情調：男人圍在場上看鬥鷄，蹲在樹下抽着玉蜀黍葉捲成的烟枝；婦女坐在門前互捉頭蝨，腰間挎着孩子在黃昏的屋外聊天……

終於，溪面流溢閃爍的碎金漸漸減少了。落日已經含山。

天邊盡給夕陽的餘暉燒紅了，紅得像火，亮得像金。頃刻間，一層層地加濃，已釀成深紅的一片。

驀抬頭：啊，開荒的男人回來啦！從溪面低處望過去，漫長的行列橫跨原野，揹着深紅的天，黑色的人形，抗着黑色的工具，帶着點點歸鳥回來啦！

像皮球似地，孩子們濺漉漉、赤條條地把衣服提在手裏，盡奔滾了過去。「峇爸回來啦！……」原野上盪開一陣輕亮的喊聲。

一陣輕微的騷動和歡笑，婦女們趕忙收拾衣物。洗衣石階上一下子走空了。

溪面上只留下幾條暗藍的微光在滿溪墨汁中游動着，天邊則還剩着一塊尚未全塗滿的藍底。夜，已經從四邊合攏來了……

村子於是漸漸沉入寂靜中，遠處出現一兩盞椰殼燈有如螢火。居民正在食用分配到的糧食……

進食過後，像高漢他們那樣，達梭諾的茅屋裏也照例在開會，老哈山、拉威、馬里都在那兒，討論的是這一天的工作情況和碰到的問題。會議在熱烈進行着。

然而，達梭諾茅屋周圍，這時人們正從各家各戶走出來，已是一片熱鬧了。而村前空場上的沙石，也由漆黑漸漸呈現灰白色，終至銀光瀉地……啊，一輪明月已爬得老高，正浮遊在湛藍的天宇下！它撩開迎面飄來的幾縷白雲輕紗，終於從輕盪着的椰葉的間隙，呈露出它白淨渾圓的臉龐來了！臉兒又大又近，彷彿伸手就能摸觸着它似的……

配合着遠處的蛙鳴，以及四近此起彼落的蟲聲，村前的舂聲也響起來了！有節拍地「碰、碰、碰……」，教這熱帶之夜的地面和遊人的心房，也隨着它一下下和諧地跳

動着。這是她們約好了的月夜活動呀。只見渾圓有力的臂膀舉起成人高的木杵，一個上一個下地搗在木臼上，語聲、笑聲也隨着她們的聚在一塊而響開了；接着，不知誰先唱了一句民歌「班頓」，於是笑談停止了，唱和起「班頓」來了。如唱如訴此起彼落的情歌盪漾在清凉的夜風裏——

青鴿從哪兒飛來？從灌木飛落稻田裏；愛情從哪兒而來？從眼中降到心坎裏。……攀登北干朗安山上，一束香葉三打里；四眼相觸相注望，咱倆相逢這是頭一次。……

不少男子被吸引過來了。有的隨口唱和着，有的悠然神往地坐在一邊抽烟，回想着甜密的往事。

夜靜靜地流了過去；舂聲停止了，場上的人們也漸漸稀疏了。

在一株椰樹的陰影下，獨站着一位女郎。月亮從輕盪的椰葉隙縫時而探窺，時而隱沒，正照見她淡妝的臉上閃着一雙期待的大眼睛，手指不停地搓揉着肩上輕紗披巾的一角……啊，那不是雅妮嗎？

拉威已開完了會，他急急地跑到家裏抄起吉他，一路上彈唱着走來了。吉他聲情急如潮湧，平靜的溪面似也給驚動了，顫着粼粼銀光。

拉威走到椰樹下來了，吉他聲戛然而止。四周的蟲聲識趣般地越唱越響，配合着月夜幽靜的氣氛，掩蓋住喁喁的細語聲。月亮也知情似地，躲到椰樹背後去了。

啊，美妙的熱帶月夜！

可是，這爪哇村的月夜並不是那麼平和安謐的！它四周的樹叢，都有着「大狗」、軍警和工頭的獸眼在窺伺着，時時刻刻準備撲向它！摧毀它的一切！讓大人小孩重新陷入恐怖和血泊裏……

* * *

於是，巡察隊早組織起來了！隊員們日以繼夜地在四周巡邏，有一株草擺動得稍爲異樣，都逃不出他們的眼睛！而全村的木梆，也都有人守衛着；一聞響動，登時此呼彼應地全部「咚咚……」猛敲起來！而一聲「西葉（準備）！」抄起竹槍、長矛、木杵……全村隨時可以投入爭鬥！

就這樣，爪哇村的全體成員，人人準備用全身心來保衛他們的權利、他們的生活，堅持到罷工勝利！並且奠下萬年基業，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新農村。

孺慕

林雨印

小時候的晚上，總等著外出工作的父親回家，彷彿在等待一份禮物。老屋昏黃的小燈照著小心靈的期待，當父親巨大的身影投入門檻，臉上依稀露著工作場裏堅强而自信的表情，任意舉手投足都像揮動斧頭那樣有力。這輩子裏的第一個英雄人物就是這樣被我崇拜著，想念著。

後來，歲月的顏色深沉得像臘冬，父親的花襯衫早已墊在衣櫥的底層，身上從此經常只是掛著黑色的長袍。父親一拿下深度的眼鏡，眼前就浮現成一片白茫茫的蘆花，一片蒼涼的晚景。

曾經，父親把手上的風箏，交到我的手上；現在，我又把手上的風箏，交給我的孩子。風箏飛入高空，尋找消逝的歲月，尋找到一條一條刻劃在額上的皺紋。父親的背就是這樣駝下去的，駝成日夜都在我血脈裏奔流的縷縷沉甸甸的憂心。

情願還是像小時候那樣等待父親在夜裏昏黃的小燈下出現，多麼不願意父親的鬢髮白成皚皚雪景，背影駝成突突孤巒。

（原載台灣《幼獅文藝》二月號）

沉着走着

烈浦

獅城是沒有秋的季節。

有一天，獨自走在樹道上。撿起眼前幾片不知名的黃葉，而葉黃到幾乎要乾萎了。

思量一陣，彷彿觸景生情，對着落葉默語：自己也已晉入秋的歲齡。

面對挑戰的年代，面對林林總總的眞假事物以及面對一道逼人汗流浹背的炎陽光綫。我決定沉着。

我決定沉着走着，沒有一絲雜念的奔向一個極端，一個需要拐向轉彎才能抵達有枝葉拂動的凉徑。渴望見到的詩境。

白雲也好像隨着我的步伐。緩緩地移散，把燙入心扉的熱氣漸漸遮蔽、暖和。這樣的空氣才容易呼吸。我深愛着。

（原載新加坡《南洋商報》三月五日）

各地報刊佳作選介

星期五那天

（新加坡）吳　登

「請問，阿源可是住在這裏？」

問話的是個笑容可掬的青年。他穿一件淺藍色恤衫，深藍色濶大的短褲。手中還提着個透明的塑膠紙袋，看得見裏面裝的是鮮橙。

門打開着，坐在門口的是一對七歲和五歲的小姐弟。他們把來人看了一眼後，小姐姐眨着眼答：

「爸爸還沒回來，他……」

「什麼事？阿源怎麼啦？」

屋子裏一個急促但又疲弱的女人聲音在問。緊接着，門口探出個頭髮蓬亂，臉色蠟黃的中年婦女。她扶着門框，神色緊張。

「阿源怎麼啦！」來人被她突如其來的言動嚇了一跳，也急切的反問。

「啊啊！你？你不是阿源的工友？」

「不，我叫有基，是開咖啡攤的。聽說阿源他做工時夾傷了手，所以來看看他。你是阿源嫂吧？」

「噢！是的。」阿源嫂鬆了口氣似的，客氣地說：「你眞有心了。」

「那裏，順路而已。平時也沒空，今晚我是來這一帶收會錢……」

「哦！那你一定是做會頭的那個咖啡頭家了？你是來收會錢的吧？」

「剛好這附近有好幾家都有參加我的銀會。反正順路，也看看阿源的傷。對了，他的手怎樣了？」

「還沒全好呢！但……哎呀！」阿源嫂像突然想起：「你看我，多失禮。叫你站在門外老半天。進來坐呀！」

有基把手中那袋鮮橙往桌子上一擱。聽到阿源嫂吩咐女兒去泡茶，口中忙客套着，連聲「不用客氣」。眼睛却不免把屋子周圍打量一番。

這是一房式的組屋，被以紙皮板隔開成一般人所說的「一房半廳」。房裏的情形看不到。狹小的「半廳」中，除了四張椅子一張桌子，以及桌子上一個小型電風扇外；就是滿地殘破不堪的玩具。一片凌亂。

「亂得不像話。」阿源嫂見他流目四顧，有些難爲情。「這兩個孩子，幫不了忙，就只會說……」

「還小嘛！」

「我又病得半死不活的，全靠阿源一個人……」

「對了！」有基猛地想起：「聽阿源說，妳動過手術，還沒全好嗎？」

一個多月前，阿源向有基「標」下他那組銀會時，曾告訴有基，是因爲妻子肚子裏生瘤，要留醫院開刀，才不得不動用到這筆錢。

「我好是好多了。就是還不能用力。連洗衣也不能。我這一病可眞難爲了阿源他，放工回來還要洗衣煮飯照顧孩子。偏偏在我還沒能起床時，他自己又夾傷了手，哎呀！連手指甲都脫了出來……」

「阿源也眞是，怎麼這樣不小心。」

「他說他做工時，心裏老掛着家裏的大小，稍微大意，就……唉！做船上的工是危險的了。像昨天，裕廊不是說又有船爆炸了嗎？聽說死了好多人！」

阿源嫂說着說着，雙眼越睜越大，彷彿看到了什麼恐怖的情景。

「那不同，那是修理船。阿源却是做苦力，是搬貨物的。那裏會爆炸？」有基忙安慰着說。

「唉！」又是一聲長長的嘆息：「他昨天才第一天復工，手指還沒大好呢。今天他做早班，三點就放工。可是現在都快八點了，還不見他回來。眞給他急死。」

「今天是他發工錢的日子，也許……」

「發工錢那用得着四五個鐘頭？」

「也許他跟朋友去什麼地方？」

「他從來不是這樣的，從沒這麼遲都不回來過。上次受傷進醫院，也有工友來通知我，可是……」

「……」有基不覺也蹙起眉頭，有些担憂。

去年初，有基爲籌筆錢以修整他那破攤子，特地組了

個兩星期一次的「銀會」。由於「會脚」多是碼頭上的日薪工人，有基特地把「開標」的日子訂在星期四。在過去的一年多裏。每期的會銀，阿源都是在星期五下午，他發了薪水後，親自拿到咖啡攤交給有基。只有今天，有基七點鐘離開咖啡攤時，還沒見過他。因此以爲他傷未好，還未復工。不過，有基口裏却對阿源嫂說：

「我看不會有什麼事的。我的咖啡攤就開在二號碼頭附近。碼頭裏要是眞個發生大意外，咖啡攤一定有人說起。可是沒有呀，下午沒聽說有事發生。」

「那麼，他會到那裏去？我又常頭暈；沒氣力；孩子又小，沒人照顧，連出去向人打聽一下都不能……」

「這我可以幫妳，在咖啡攤問人最方便。」

「那謝謝你了。」滿臉愁容的阿源嫂連聲說：「只是，會錢你沒收到，反而要麻煩你……」

「別這麼說了，阿嫂，我和阿源是朋友嘛，會錢遲一兩天有什麼要緊？」有基不迭搖手，站起身告別。

然而，就在他跨出門口時，和一個側着腦袋看門牌號碼的大漢打了個照面。那人立刻三步併成兩步湊上前來。

「啊哈！有基，眞巧呀！你也在這裏。這可是阿源的家？那個矮墩矮墩的阿源呢？」

來人短下巴大喉核，臉色紅到發紫，頭髮早已疏落，看樣子該有五十上下，却穿着花花綠綠的「峇廸」衫。這人是在碼頭一帶放高利貸的「木虱王」。

有基還來不及回答。屋子裏的阿源嫂已神經質的衝了出來，一臉驚惶地追問：「阿源，阿源他怎麼啦？」

「妳是？……」

「我是阿源的女人。阿源他在那裏？」

「妳是他女人，這話正是我想問你的呀？」

「你……那你找他有什麼事？」

「收債！他媽的欠了錢就躲起來，躲得了嗎？」

「他……他幾時向你借錢？」

「妳自己不會去問他？」

「可是，他現在不在家，去做工還……」

「別跟我來這一套了。我姓王的什麼樣的人沒見過？」那「木虱王」邊說邊舉步，要擠進阿源的屋子。「我早就探聽清楚了，他今天做早班。下午三點就放工了。」

「你……你要做什麼？」阿源嫂生氣地堵住門口，大聲責問。

有基也拍了拍「木虱王」的肩膀，說：「老王，阿源的確不在家。我是來收會錢的，也沒收到。」

聽說有基也沒收到錢，「木虱王」馬上把他引爲同道知己。他嘩啦啦地說開：「阿源這種人呀！眞是『打死還要灌屎』。他媽的要借錢時，好話說盡；要還錢時，找都找他不到。講明每個禮拜五他發薪水時自己來找我，上個禮拜第一期，等了他整天都不見。今天第二期還是連影子都不見。哼！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廟，還是讓我找到……」轉對阿源嫂說：「他不在家不要緊。我也不是來認親的。你們還錢就是了。」

「我們家裏那有餘錢？上個月我進醫院，他請假一個禮拜在家照顧孩子。我出了醫院不上兩個禮拜，他自己又受了傷不能返工。不然，我們何至於「標」了銀會還要去向你借錢？我們做粗工的，手停口也停，大人可以少吃些，這兩個小孩怎受得了？阿源他生平最怕向人借錢，但前兩個禮拜房租水電費全到期，才不得不去向人借。但我想不到他竟是向你……」

「妳和我講這些做什麼？要聽這樣的『古』，我阿王比誰都聽得多。但我現在要的是錢、錢、錢！」

「我們家裏確是沒錢呀！你等我男人回來再向他要吧！」

「是啦！老王，她男人又不在家，你還是改天再來過吧。」有基也幫着說。

「你不想今天是什麼日子？今天是他們發工錢的日子呀！今天都沒錢，改天還會有嗎？哼！」

「阿源還沒回來過，她也正焦急……」

「我說有基呀！你也太老實了。這種把戲，騙得了你有基，可騙不了我……」

「木虱王」口中說着，還踮起脚，伸長脖子向屋裏窺探。趁阿源嫂不留意時，一閃身，他闖進屋裏。

「你你你——你要做什麼？」源嫂一時手足無措。

「我阿王找到這裏還眞不容易呢。最少曾向十六、七個人打聽才找到。要我空手回去？辦不到！」

「木虱王」肆無忌憚地在阿源的屋子裏團團轉，他連厠所也看過了。最後在那架小型電風扇前停了下來。先以食指彈了兩下。再看看周圍，實在沒東西可拿。這才伸手拔下風扇的電插頭，提起就走。口裏還嘟囔着：

「太舊了點。但，好過沒有……」

「你你你……」阿源嫂可氣得瞪直雙眼，說不出話來。終於抱住小兒子，掩面痛哭。

「站住！」有基再也忍不住了。他雙手叉腰，橫在門口，指着無動於衷的「木虱王」說：「你……你也太過份

了。」

「做什麼？」「木虱王」倒眞給他嚇了一跳。「欠債還錢，天公地道呀！他們要不欠我錢，放請帖也請我不來呢！」

「到底欠了你多少錢，值得你在此張牙舞爪？」

「欠錢就是欠錢，『五占錢』也是錢。你看不過眼我張牙舞爪，可以替他還呀？還淸了債，我還會來？」

「我問你他欠你多少？」有基瞪着眼，臉頰因激動而漲得通紅。

「哦？」「木虱王」一雙鼠眼骨碌碌亂轉，然後屈起手指頭數着：「借一百，還百二。本來和他說定禮拜五他發工錢時就還十二元，十期還淸。誰知上個禮拜第一期他就躲起來。不還本單還利息，我每個禮拜是收五元的。要是你有基講義氣，要替他出頭，我收百二好了。上個禮拜那五元利息，我不收也罷。算是尊重你這夠義氣的朋友。」

說完果然放下手中的電風扇，涎着臉伸手討錢。

一股衝動使有基立刻從袋中掏出一叠鈔票，一五一十地點數着。但在數足百二元後，他却又緊緊地握住……

這叠鈔票是有基剛才一家家收來的會銀。要是現在抽出一百二十元給「木虱王」，看情形阿源短期內不可能有能力還給他，也就是說，有基這期需先墊上一百二十元給那「標」到會的「會脚」。

有基的手頭並不充裕。去年換掉那由他死去的父親傳給他的，幾乎已不能再結冰的雪櫃和老是把顧客的屁股「咬」得雪雪呼痛的木凳，以及一補再補還漏水的帆布篷，總共用去兩千元左右，才想起要組織銀會以籌錢。

「拿來呀！」

「木虱王」已急不及待的伸手來接。有基却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

然而，轉過臉看看那泣不成聲的病弱的阿源嫂，一臉驚慌也跟着母親啼哭的小姐弟。有基終於把手中的錢往那囂張的高利貸鬼手中粗暴地用力一塞。「拿去！」

大喜過望的「木虱王」並不計較有基態度的惡劣。他樂得手舞足蹈。「啊哈！夠義氣，想不到有基這麼講義氣。這樣的朋友最值得結交。」

「看過你今天的嘴臉，鬼都不敢和你這種『臭人』打交道，還說什麼結交？」

「哈！不『臭』？這一百二十元現在還在你的褲袋裏哩。像阿源這樣的『臭客』，這筆錢一年半載收不回也不稀奇。現在我將這筆錢轉出去。錢生錢，利滾利，一年後

如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才夠勁哩！」

「木虱王」喜孜孜揚長而去。

只剩下阿源嫂母子，在哭着叫喚：「阿源你在那裏？」

「爸爸你在那裏？」

有基忽忽地趕回他的咖啡攤。但用不着他向人打聽，阿源也幾乎同時急急忙忙的來到。

「嗆！這是十五元會錢。」

阿源人未到聲先到。十五元鈔票更是一早握在手中，所以一伸手就遞了過來。

有基沒接他的錢，他有一肚子疑問：

「你到底去了那裏？……」

「怎麼？怕我跑了你的會錢？哈哈哈……」

阿源還有心情開玩笑呢！但臉色却隨着笑聲的停止而轉爲陰沉。他接着沉痛地說：「裕廊船廠昨天爆炸……」

「噢！早上的報紙說死了四十八人。到剛才收音機的新聞報告時，死者已增加到五十九人了。聽說還有好幾十人傷勢被列入危險狀態的名單中……」

這慘禍的新聞早已成爲咖啡攤今天整天唯一的話題。有基心情顯得很沉重，阿源又說：

「和我同組的阿德，他兒子就是在造船廠做工。被燒得面目全非。」

「啊？怎麼我沒聽人說起？」

「今早阿德沒來上工，大家都知道他兒子是在船廠做工，心裏就覺得不安。放工後我們幾個工友一起去探訪他，才知道果然出了事。當我們去到醫院時，他兒子還未斷氣。因爲聽說醫院需要大量血液，大家就跑去捐血。誰知捐好血出來，阿德他兒子已經去了。可憐阿德的女人，要不是我們幾個合力死命地捉住，她眞會撞死在那裏；阿德又變成癲癲呆呆的木頭人，管在自言自語。那種情景，我們怎麼能夠丟下走開？待我離開時，還有幾位工友留在那裏呢！」

阿源一口氣把放工後的事說完，才驀然發覺，十五元鈔票仍握在自己手中。

「哎！這會錢你不收？這可是我胼手胝足，特地湊合下來還給你的啊！」

正爲阿德的不幸唏噓嘆息的有基，被他一言驚醒，忙說：

「對了，那個『木虱王』正到處找你呢！」

「別管他，我是故意避開他的。」

「避得了嗎？」

「沒辦法呀？發的工錢做鹽都不鹹。」阿源一臉苦笑。「反正他『木虱王』有的是錢，暫時拖他幾期，等手頭鬆些時再還他吧。哼！你沒見過他討債時的威風吧？他媽的放開喉嚨，嚷得人下不了台。過去看到他在我們發工錢的地方大呼小叫時，心裏暗忖：我阿源就是餓死，也不能找上那吸血鬼。可是，眞要餓死的可不止我一個，還有妻子兒女呀！」

「坐咧！喝杯咖啡？」

這句話有基每天不知要說上多少遍。但這次却是在想不出句安慰阿源的話後才說的。

「不啦！我該回去了。啊！家裏一定以爲我出了什麼事，不知將急個什麼樣子了。」

「當然要着急啦！」有基衝口而出的說：「快回去吧！」

「至於會錢，我是決不會拖欠你的，即使再去找『大耳窿鬼』（高利貸）也決不……不多說了，我實在疲倦得很……」

阿源把手中十五元鄭重地塞進有基手中，再一揮手，轉身而去。

有基張開口想說什麼，終於沒說。只目送阿源那矮而結實的背影遠去後，輕嘆了一下。當下忽然省起他那還包紮着的手。心裏憐惜地暗說：

「看他的手傷可還沒有痊癒呢。」

外國文訊

婦女作家作小說新獎

美國的文學和其他著作獎金，種類很多。有全國性的，也有地區性的。最具權威的一種是普立茲獎（包括文學，傳記，歷史，新聞和翻譯）。現在美國文學研究院（The American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又設立一個新獎金，定名爲「蘇・高夫曼處女作小說獎」（Sue Kaufman Prize for First Fiction）。

此項獎金將於一九八〇年開始頒發，以後每年頒獎一次，獎金一千美元。

該院設立這獎金，目的在於鼓勵新進作家，促使文學界重視新人的初作，並借此以紀念小說家高夫曼。因爲她一生中獎掖新進作家不遺餘力。

高夫曼於一九七七年逝世，著有五部小說，其中之一是《主婦的日記》（Diary of a mad Housewife）。

夢醒何處

陶然

「我——我不再愛你了！」與馮秀端並肩坐在九龍公園的椅上，猶豫了半天，齊起敖終於囁嚅地嘣出這麼一句話；他覺得心中有愧，連忙把視線擲到前面樹叢搖幌的陰影裏。

「唔。」馮秀端漫不經心地應了一聲，輕輕地將身子往齊起敖靠了過來。過了一會，她又倏地笑出聲來。

「我不是開玩笑，我是認眞的！」齊起敖眼看馮秀端誤會了，趕緊挺了挺身，鄭重地再强調一次。雖然難於啓齒，但他感到事態嚴重到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必須向她當面說清楚。他認爲，只要明確告訴她不再愛她了，她即使傷心，但很快就會成爲過去；反正還有許多人追求她，早一天告訴她，便是早一天替她解除感情上的重負。

「眞的嗎？」聽出齊起敖的認眞語氣，馮秀端意識到那句話的份量；她全身一震，身軀不覺挪開了齊起敖。她睜大了眼睛，呆呆地望着齊起敖，彷彿陌生起來了。

「眞的。」齊起敖硬下心腸，低聲答道。他的眼睛仍然死死地盯住那片陰影。無意中他發現一對情侶正借着夜幕的掩映在那裏擁吻，他的心一跳，視線不由自主地便收了回來，改投在自己的雙脚上，一動都不敢動。

「眞——的。」馮秀端困難地重復着，那震顫出來的

音調，明明是心底的血淚迸發；齊起敖聽出了這一點，不由得心如刀割，他很想大叫一聲：「不是啊，我是在和你開玩笑！」話到嘴邊，但是年齡的差別、父母的不滿以及即將離港等等問題，有如一只只攔路虎似的橫亘在面前，頓時使他勇氣盡失。

過了很久很久，馮秀端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她一頭扎進齊起敖的懷裏。齊起敖手足無措，他很想開口安慰幾句，但又覺得有些虛僞；他呆了半晌，最後什麼也沒說，只是心亂如麻地撫了幾下馮秀端的頭髮。他覺得他的心在下沉，客觀上對他的壓力又那麼沉重，以致使他無法自拔。他的頭腦亂哄哄的，理不出一點頭緒來；內心裏只是希望對方不再開口，自己也不再吭聲。用沉默來逃避嚴酷的現實，是齊起敖處理矛盾的方法。他想：只要咬住牙齦熬過這一關，對自己對馮秀端都有好處；這種一時間的劇痛，是誰也逃避不了的。

馮秀端間或抽動着肩膀，但却拚命忍住抽泣聲。擁進公園的情侶越來越多，齊起敖總覺得一雙雙眼睛似乎在詫異地掃過來，使他如坐針氈。這時，馮秀端抬起了頭，用手背飛快地拭了一下眼角，神態變得意外地平靜。她向齊起敖建議道：「我有點累，我們回去吧！」

齊起敖暗暗鬆了一口氣。拐出九龍公園，馮秀端租住的地方就在附近。剛要跨進大門，她忽然止住了脚步，回過頭來請求齊起敖爲他買些白糖。

「好！」齊起敖閃過一輛計程車，飛身就往對面雜貨舖跑去。等他買回來時，馮秀端雙手接過；驀地在齊起敖的臉頰上飛快地吻了一下，轉身便往大厦內奔去，賸下齊起敖一個人在發楞。

齊起敖努力睜開眼睛，太陽已經斜照到床上來了。他覺得眼皮有些痠痛，一夜都沒有安睡，他很想再睡一會；他心想：反正放暑假，不用趕時間。但是胸部好像被一種什麼東西壓迫着，雖然困倦，兀自無法入眠。正在翻來覆去，他猛然想起這一天是他的十八歲生日，但他意興闌珊、提不起一點勁來。

一陣急促的拍門聲，驚破了他的胡思亂想。他爬起身來開門，舅父已在嚷叫：「阿敖啊，不好了，你的女朋友出事了！」

齊起敖大吃一驚，他也沒聽清他舅父還嘮叨些什麼，忽忙把衣服一披，衝到街上攔了一輛計程車逕自去了。當他滿頭大汗地到達馮秀端的住處時，只見亂糟糟地站着好

些穿制服的人。他拚命擠上前去，語無倫次地回答着人家的詰問，可終於獲准進入了。他看到馮秀端躺在床上，十分安詳，就像一尊沒有什麼感覺的石像那樣純潔、蒼白。

「她、她怎麼啦？」齊起敖抓住一個醫官模樣的中年人的手臂，吃吃地哀求道：「先生，你行行好，救救她吧！」

「她已經去了。」那人搖了搖頭，長嘆了一聲。「臭水加白糖，一喝下去，神仙也難救。」

白糖？齊起敖好像當胸給人重重地掄了一拳，雙眼發直。眼水在眼眶中打轉，却硬是淌不出來。

一個穿制服的人拍了拍齊起敖的肩膀，問道：「你叫齊起敖吧？」說着，他把顯然拆過的一封信和一包東西交給他。

齊起敖抖着手，好容易才抽出那張天藍色的信紙，裏面寫着：「敖：祝你生日快樂！我去了！祝福你。我永遠愛你。端　絕筆。」而那包東西，竟是他平時最喜歡吃的一盒巧克力。齊起敖再也控制不住，淚如雨下，然而馮秀端却再也聽不見他的呼喚了，哪怕是片言隻語……。

那個探長瞇起眼睛的胖臉，左搖右幌地使齊起敖有些眩暈。一開頭，他似乎就把齊起敖當成了假想敵。但齊起敖早把一切置之度外，一種負疚的心理，使他對自己的將來毫不在乎。在警署裏，他反常地冷靜到有些駭人，好像四周根本沒有什麼人。他喃喃自語似的聲調，刻板得好像錄音帶上播出的例行公告一樣：冰冷。

齊起敖在一年前由南洋來香港讀書，由於同班的關係，他認識了馮秀端。而馮秀端也是剛從緬甸到香港，人生地不熟；兩人由同病相憐而接觸，因接觸而萌愛念。

齊起敖少年離家，落落寡歡；遇到比他年長兩歲的馮秀端，頓時便感到整個靈魂有所依托。接觸得多了，馮秀端那張瓜子臉上的一雙眸子，滴溜溜地似乎很會說話，弄得情竇初開的齊起敖有些心猿意馬。有一天，馮秀端要他幫忙搬一點東西，上樓梯時，他跟在馮秀端的後面，猛一抬頭，他吃驚地發現到馮秀端純白的連衣短裙內，一雙大腿直撲他眼簾，他臉上一熱，提起的脚竟絆在石階上，整個人也就滾了下去。馮秀端回頭一看，驚呼了一聲，連人帶物便撲了過來。齊起敖也不知從哪兒來的勇氣，仿照電影鏡頭，順勢將馮秀端擁入懷內，猛然便吻了她一下；馮秀端稍微掙扎了一下，兩人的嘴唇就粘在一塊了。齊起敖只覺得自己的血液流速加快，體內彷彿有什麼東西隨時要

爆炸似的。

兩個人的關係公開化了，齊起敖沉醉在初戀的幸福之中；他覺得有一個心細如髮的女孩子作情人，不但解除了自己那份失落的感覺，同時更使自己的枯燥生活也變得甜蜜起來。

在一個春夜裏，他們在銅鑼灣看完電影，已經十一點多鐘了。這一對難分難捨的情人意猶未足，竟又步入維多利亞公園談情；直到一陣無情雨襲來，才使他們如夢初醒般地走避。躲到怡東酒店的屋檐下，他們相互看着淋成落湯鷄似的對方，啞然失笑。

「啊呀，不好了！」提起手腕，一看錶，馮秀端驚叫了一聲：「都十二點半了，糟了糟了，我那房東很厲害，過了十二點鐘，她就會把鐵門反鎖，怎麼按鈴她都不理的。啊呀，這如何是好？」

「那怎麼辦？」齊起敖又憐又愛地摟着冷得微微發抖的馮秀端，有些手足無措。夜空中猛然劃過一道閃電，接着轟隆的一聲雷響，驀地在他腦海中炸出一個主意來：「到我家去吧！」

「那怎麼行？你瘋了！」馮秀端輕輕地把自己的身子挪開了一點：「你家又那麼多人，不行不行。」

「沒關係的，他們早睡了，我們悄悄地溜進去就行了。」齊起敖熱心地慫恿着：「反正明天是短週，我們不用上學。他們一早就要上班，我們晚點出來，就碰不到他們了——你淋得那麼濕，不能耽誤了，受了寒患上肺炎可不是鬧着玩的。」

說着，齊起敖也不理馮秀端反對與否，揚手攔了一輛計程車，拉着馮秀端便往車的後座裏鑽。那車在雨中飛馳，馮秀端斜倚在齊起敖的懷裏，含羞帶嬌地附在他耳邊說：「你可不能佔我便宜，我眞的是一點防衛力量也沒有了。」

齊起敖拍了拍她的手背，似乎要她放心。到他躡手躡脚將她領進他房裏止，他的確沒有什麼不良意圖。但是安全地關上房門之後，在燈下，齊起敖乍然看到濕透的衣裳那麼明顯地襯出馮秀端豐滿而富曲綫的身裁時，他的心狂跳起來。剛看完的那部電影中的床上戲鏡頭，在他眼前滉漾，一種原始的慾念像野火似的洶湧燃燒，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他像一頭野獸似的撲了過去，眼睛裏閃動着饑餓的火焰。馮秀端無聲的抗拒也並不持久，這場風雨終於使他們間的關係起了質的變化。

但漸漸的，煩惱便如夢魘般糾纏着他，舅父一家對馮

秀端並不滿意，他覺察到了；朋友們對他們的戀愛議論紛紛，他風聞了。無端端揹上無形壓力的十字架，他的一顆年輕而無經驗的心，比被人孤零零地遺棄還要痛苦萬分。齊起敖心虛了，他開始藉故迴避馮秀端，自己也並不明確到底爲了什麼。他只是覺得，那麼多人反對自己與馮秀端在一起，看起來前景並不美妙。

「你把所有的情況都講完了嗎？」那個探長似乎是津津有味地聽完，却又擺着一副見過世面的神態，抬起頭來問了這麼的一句。見到齊起敖點了點頭，他擺了擺手，道：「你可以走了。不過以後要隨叫隨到，直到這案件調查結束爲止。」

齊起敖甫走出那房間，裏面的人爆發出轟然的笑聲。齊起敖還隱約聽見有人在笑罵：「這個小白臉，別看他年紀不大，玩女人倒挺有一手！」

齊起敖好像心上被人捅了一刀，他一個踉蹌，震出了一串的痛苦回憶——

「嗨，起敖，你眞傻，你怎麼會愛上年紀比你大的女人？」蛇王明的那句話至今還刺着他的心。

「我知道，他看上她漂亮嘛。不過女人一生孩子，可就老得快囉。女人比男人大，這就麻煩了！要是我呀，再漂亮十倍，我也不幹！」肥仔成在一旁加油加醬。

他們的一唱一和，弄得齊起敖主意全失。也許正因爲這樣，當馮秀端頭一次公開到他家探他時，他不敢或簡直不願公然承認她是他的女朋友。

就在與齊起敖歡好的那一個風雨之夜，馮秀端如實地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給他。在緬甸時，她有過一個男人，那男人比她大十五歲，相當富有。馮秀端並不喜歡他，但是由於家境的關係，她又不能不敷衍；結果被騙失身。

但那男人是有太太的。折衷的辦法，馮秀端要求來香港讀書。那男人答應在經濟上供應她，同時也說約定以三年爲期，在這期間他會設法結束他與他太太的關係，一逕等她回去，便立刻與她成婚。

「那麼現在怎麼辦呢？」齊起敖的心頭湧起一股悔意，而引起這悔意的，到底是由於發覺自己捲入「三角」之中，還是由於發現到馮秀端並非處女之身，他自己也摸不清楚。

「那有什麼！」馮秀端把頭靠在他的胸前，甜蜜地笑道：「我根本就不愛他。我們現在這樣，不是挺好的

嗎？」

「可是……」齊起敖想要再說什麼，却又猶豫不決。這已經形成他的特性了，每碰到一件需要下決心的事，總是躊躇不定。

「怎麼啦？」馮秀端多少有些警覺，她把臉挨近齊起敖的臉，柔聲問道。

「沒……沒有什麼。」齊起敖一驚，强笑道。隨着一把摟住馮秀端，似乎不願她端詳自己的臉色。

「你呀，總是那麼吞吞吐吐。」馮秀端捏了一下齊起敖的鼻子，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齊起敖在烈日下彳亍而行，熱得難受。他覺得口渴，便用舌頭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他悲愴地想起馮秀端頭一次公開來訪，臉上塗了胭脂與唇膏，身上穿着一團火似的紅色連衣裙。舅父舅母一開門，就皺了一下眉頭。齊起敖知道不妙，在介紹的時候，「女朋友」便滑成「女同學」了。

齊起敖看出馮秀端的臉色大變，但是怎麼能怪他呢？舅父舅母實際上是他在香港的監護人，他們的話舉足輕重。

「她怎麼那麼傻，這樣的打扮來見我舅父舅母，不是使他們的印象太壞嗎？」他當時很是焦焚不安。等他們獨處的時候，他把這想法告訴了她。

「我這樣打扮也錯了嗎？我只不過想漂亮一點，讓你舅父舅母喜歡。」馮秀端楞了半天，才幽幽地說道：「你的耳根子太軟，我看我眞會毀在你手裏——不管它了，將來的事，誰知道呢？現在多一分鐘的快樂，便算一分鐘。」說完，也不知是眞是假，她果然高興了起來。

不久，齊起敖收到家信，父母責備他年紀輕輕，就談戀愛，不好好讀書，竟交上不三不四的女人；同時還叫他過完暑假就離開香港。他不敢將這事情告訴馮秀端，就一直蹩在心裏，他的脾氣也越來越急躁了。

過了半個月，調查結束了，齊起敖也獲通知恢復自由。

在他準備離開香港的前夕，他突然聽到有關馮秀端的傳說。原來馮秀端與他來往的消息，也傳到緬甸那男人的耳中。那男人一怒之下，便中斷了對馮秀端的經濟支持。幾乎就在同時，齊起敖又宣佈不再愛她，才使她覺得走頭無路，生活欺騙了她，她只好踏上自尋短見的道路。這個傳說有如晴天霹靂，震得他傻了好幾天。他痛徹心脾地感到他其實是輕率地捏碎了已經抓在手上的幸福……。

大同初旅

饒語堂

大同是中國北方具有悠久歷史的城市。在公元前四七五年開始的戰國時代，大同屬於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境內的雲中郡。秦始皇吞併六國統一天下之後，大同仍然是在雲中郡管轄之下的一個地區。到了漢代，將大同設縣，稱爲平城縣。北魏王朝就是建都在平城的。公元五三四年高歡發動政變，建立東魏，平城這個縣名才被廢除了。

大同市西郊的武州山，又稱武州塞，是著名的雲岡石窟的所在地，位於內外長城之間，是漢與匈奴間的交通要道。漢高祖攻打匈奴時，曾在平城被圍困達七天之久。《漢書·匈奴傳》記載：「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拓跋氏是中國古代北方地區游牧民族鮮卑族的一支，他們的游牧地區，原在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和大興安嶺北段之間。公元一世紀末，匈奴統治集團分裂，拓跋鮮卑由東北向西南遷移。西晉以後，在各部族之間的長期割據混亂中，拓跋氏的勢力日益壯大，控制了黃河流域以北的大部分地區，建立了北魏王朝。道武帝拓跋珪天興元年（公元三九八年）從盛樂（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境內）遷都平城，在此經營宮室，建立宗廟，又開鑿雲岡石窟。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爲止，前後近一百年當中，大同一直是北魏五朝的政治、文化中心，遺留在地上地下的文物不少。

北魏王朝滅亡後，平城先後屬東魏和北齊。唐置大同節度使，宋爲西京路大同府，遼置大同府，並建爲西京，後來金也把它作爲西京。元改爲大同路，明、清仍爲府，辛亥革命後改爲縣，迄五十年代之初改爲大同市。

大同是北魏王朝的都城，遼金的陪都，以雲岡石窟聞名世界（關於雲岡石窟我將另寫專文介紹）。北魏以及其他朝代如遼、金直到明朝，都在此有古物遺跡可尋。華嚴寺和善化寺，是大同有名的兩個古刹。

遼以大同作爲西京時，曾在此建立了一所寺院，名叫華嚴寺。現在分爲上下兩處。上華嚴寺主要還保存得有一個大雄寶殿，而下華嚴寺主要存在的是薄伽教藏殿。

這個大雄寶殿是中國最大的一座大殿，在金代天眷三年（公元一一四零年）加以重建（那年正是南宋高宗紹興十年，岳飛在郾城打敗金軍，秦檜强迫岳飛撤退，放棄已經收復的國土，與金議和）。距今也有八百四十年了。大殿寬五三點七五米，深二九米，總面積爲一五五九平方米，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佛殿之一。

大殿結構穩固，平面採用「簡柱法」，空間比較開闊，是遼金時代木構建築的特點。殿內正面有五軀明代佛像，當中三軀是木雕的，兩側是泥塑的。四壁的彩畫和藻井圖案，極爲華美堂皇，富於變化，表現出中國人民卓越的創造才能。

下華嚴寺建於遼代重熙七年（公元一零三八年），比上華嚴寺的大雄寶殿的建築，要早到一百年的光景，距今已超過九百四十年了。所謂下華嚴寺的薄伽教藏殿，實際只是一個儲存佛經的場所。大殿面積寬二五點六五米，深二零點一米，結構嚴謹，作風古樸，形制奇特。它的「天宮樓閣」，不用一口釘，完全用木頭搭架，複雜細緻，牢固美觀。

殿內完整地保存着三十一軀遼代的塑像，神態不一，表情生動，爲現存遼塑中的精品。郭沫若在一九六四年前往參觀時，對其中一軀合掌露齒的塑像，特別欣賞，大爲稱讚。我看每軀塑像，塑的都很傳神，面部表情，莊嚴肅穆，手指表態，各有不同，它們的衣冠也不一樣，尤其是冠的造型，大有變化，有的頭上還有彩雲的光環。

殿內四週有樓閣式的藏經櫃三十八個，玲瓏精巧，比例適當，是中國現存唯一的遼代木構建築模型，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櫃中完善地保存着明代萬曆和清代雍正年間的一萬三千多冊佛經，內容遍及各種經典。一九六一年國務院公佈華嚴寺爲全國文物重點

保護單位。

在華嚴寺的院內設有歷史文物陳列室，共分兩個部分，一爲歷史文物，一爲動物化石。從這些出土的歷史文物看來，可知從舊石器時代起，我們的祖先就在這塊土地上勞動、生產和繁殖，造成我們的文化，發展以迄今日。由此足證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具有完整文字的歷史也有四千年了。

另一室中陳列了當地出土的古生物化石，中有一對象牙的化石特別巨大，似乎比現代的象牙大多了。

大同還有一座遼金時代建的善化寺，共有三個大殿。我們去時全寺正在修繕，但我們獲到特許，仍得進去參觀了。那大殿的兩側，原來左右各有一個高閣，右側的閣早已毀塌，只剩下一點石基而已。現存左側的普賢閣，是一座木建的閣子，共有兩層，下層有雕簷，上層四圍有走廊，可以憑欄眺望。這閣建在台基上，比殿基都高，加上閣子層樓，所以顯得特別高聳。

我們也去參觀了大同的九龍壁。所謂九龍壁，實際就是帝王宮室前作爲屏障的垣墻。大同九龍壁，當然不能與北京北海或故宮中的九龍壁比美，因爲它只是明太祖的兒子代王王府前的照壁。大同這道九龍壁，建於明太祖洪武年間，約在公元一三八八到一三八九年。東西長四五點五米，高八米，寬二點二米，是由五彩琉璃瓦建成的。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三個兒子朱貴，封爲代王，食邑在大同府。當年的王府現已片瓦無存，只剩下王府前的這道照壁。因爲它所處地位太靠近市街，有礙交通，所以在一九五四年，就把它向後移退了二十八米，前面留有隙地可作花園。一九七五年又把倒影池，也移到九龍壁下去了。池邊圍有一道矮的石欄。壁上九龍倒影入池，相互輝映，水波浮動，羣龍飛躍，確是一種稀有的景色。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陽關三疊（詩） 李　黎
鄉土台灣未盡弦（詩十三首） 秦　松
公房（《圭山風情》組詩之二） 周良沛
戀歌（詩並序） 伊　娃
雕飾奇偉的雲崗石窟（散文） 錢歌川
生命（隨感三則） 黃東平
紙盒裏的秘密（小說） 海　辛
瘋子和醉鬼（小說） 李輝英
奶瓶尿布之外（長詩） 韓　牧

新市聲

林楓偉

還是孩子的時候，午後一聽到吹笛子的聲音，知道飛機欖叔叔來了，就急忙爬到窗前去。他一會兒吹響笛子，一會兒把柑欖拋得高高的，嗖的飛進別人的窗子裏去。這飛機欖叔叔，是夢裏的俠士。

「飛機欖！」這聲音在一段較長的日子裏，我是每天爲它所吸引的，後來，才知道這就是作家筆下所形容的市聲。

現在，我每天接觸許多新的市聲。

早些年住在通衢大道，睡房靠着馬路，白天車如流水，幸好外出的時間多，還不覺得怎樣。晚上寫點東西，深夜看一會兒書，這時候，耳邊難得安寧，睡在床上，汽車恍惚從頭上飛馳而過。

爲了安靜一些，搬進了近海的樓子，一面臨海，背面的窗子朝南，夏夜涼風吹進窗來，一室涼快，這樣的環境，使我愛上了深夜，傍晚稍睡片刻，留得午夜讀書。

這樣的生活過了不久又被打破了，窗子對面街道，逐漸興旺起來，開了幾家酒樓，兩家夜總會。一排又一排高大的

耳朵像貝殼

阮妮妮

我喜歡海，到了海邊，我就像擁有了財富。

冬天，我不知道應該怎樣過。春天，我開始想到了海。夏天，泡在大海中，我會忘懷了一切。

現在，我在海灘上涉水，這是一處異常寧靜而又細小的淺灘。地形有點像一個貝殼，一顆螺子。所謂之沙螺灣，就是指這個海灣了。

海上幾十戶人家，面對的是浩瀚而又深邃的外伶仃洋。

海水拍打着沙灘，捲起了沙子和貝殼，把貝殼帶到沙灘上。

「我的耳朵像貝殼，時常懷念着海的聲音！」

忽然背起了法國一位現代詩人的句子。

摸着自己的耳朵，自笑起來，如果我長了一對像手上拾起的貝殼的耳朵，別人會喜歡貝殼那樣喜歡麼？還是敬而遠之呢？

這只是剎那間的天開妙想，這兩句子，當我第一次讀到的時候便愛上了，我以爲沒有別的詩人，會比這位詩人付給大海更多的感情，只有常到海邊和大海中去的人，看慣了海的變化，聽慣了海濤，從浪裏而不是在

早安，美妙的歌手！

張　茅

偶然早起，推開面向山坡的窗子，一陣鳥兒清晰的鳴囀傳進室內，把身上餘下的一點睡意驅散了，我被吸引到窗前，聽牠們自得其樂的叫聲。

悅耳的聲音離開窗子數百尺外，牠們在雜樹叢和洋紫荊的椏枝上棲宿了一夜，看來也是醒來不久，便不停的鬧着。

樹叢上的山頭，仍沾着雲霧，天剛發白，通往山上的馬路比日間寧靜，偶爾才有一兩輛汽車開過。從山上下來的人三兩、都是上了年紀的男女，披着毛衣，也有穿了運動短褲，看來是晨運回家，他們從樹下的路旁經過，却沒有留意樹上的鳥聲。大抵他們每天與草木接觸，習慣了大自然環境。

白天汽車的噪音尚未開始，使我有機會靜心分辨牠們的叫聲，聲音是一大羣鳥發出來的，有的不停重覆一個單音，聲音雄壯，想來是較大的鳥類；有一種可以唱兩三個音，能夠唱出五六個音階的，是最婉轉悅耳的鳥兒。這一大羣鳥兒之中，顯示又是幾種鳥聚居在一起，牠們是在爭鳴，却又叫出了和諧悅耳的聲音，這又好像是齊鳴了。

窗子每天都要打開着，窗外的雜樹每天也眺望不止一次，只看到樹枝的搖曳，看到一年四季裏葉子的變化，像這樣的鳥聲可說是難得一聞的。

生命存在於一切。可沒有注意到綠樹叢中，還有此異常活躍的生命——生活在樹上的鳥羣。

早安，美妙的歌手！

冷氣水塔，對着窗子，日以繼夜開動，發出隆隆的聲音，抽氣機把厨房混濁空氣散發出來。

這樣，再搬到自以爲更闢靜的地方，一年又兩個月過去了，相安無事。一年又兩個月多一些，靠近山坡的一塊小地方，又開來了震耳欲聾的剷土機。現在，希望是在將來，總有一天，大厦總會建成的吧。

「飛機欖！」舊的市聲匿跡了！

新的市聲——這樣或那樣不停轉動的機器。

平沙上撿拾無數次的貝殼，是不會寄情於貝殼，懷念於大海的。

我在拾貝，選擇美麗的揀起來。

一羣孩子也來撿拾了，他們拾起來，載到小膠桶裏，不加選擇，然後一顆一顆的玩着，你的給他，他的給你。

在大海裏，貝殼不過大於沙子，當它爲海水帶上沙灘，它便吸引着人們到海邊去。這是事物點滴的作用吧。

音樂之樂

周文珊

在敘述個人對音樂之樂的感受以前，先將韓德爾的一首藝術歌曲《Art thou troubled?》摘譯如下：

你正在煩惱嗎？
音樂將帶給你寧靜，
你正在憂愁嗎？
音樂能使你獲得安息。
音樂，是一切快樂的泉源，
撫慰創痛的心靈，
在藝術的聖殿之中，
她是至高無上的。

音樂，音樂，
以她無比悅耳的音韻，
向人們召喚！
當明媚的春光，
帶着微笑翩然降臨，
遍地盛開着爭妍鬥麗的花朵，
冷酷的嚴冬已逝，
最甜美的音樂，
以她天使般和諧的聲音，
歌頌着一連串的贊歌，

侍奉着人間。

我用這首歌，來作爲這篇短文的開場白，因爲春節剛過，我們這兒也同樣出現了有如歌曲中描繪的情景，而對於音樂的感受，歌辭中也已表露無遺了。

音樂是世界語言；試想一首貝多芬的交響曲，穿過了時間的隧道，將近二百年，從奧國皇室的宮廷，直到太空時代的今天，人們是多麼欣喜的聆聽那些感人的樂章。而這樂章，又將隨着我們子孫後代，一代代的流傳下去，從世界的這一角落，響着同樣的音符，傳到更遙遠的地方。她眞是超越時間與空間的！

這種神奇的力量，都產生在黃豆芽、爬五條線的階梯上（人們說笑對五線譜的稱謂），但是只要你有聽覺，你一定會被這一片充盈着音樂的天地所征服。

音樂可以說無處不在，無止無休。縱然你或者不喜歡古典音樂，認爲它難以了解，但是還有無窮無盡的音樂，爲適應各樣的音樂愛好者的口味而演奏。有激情，有優雅，有瘋狂，有聖潔……正是無美不臻，各有所樂！

時代在進展，高度的物質文明，也使音樂藝術的種籽傳播得更快，更廣。音樂廳，歌劇院，露天廣場音樂會，收音機，電視機，聚上一大羣的人也好，一個人靜守在斗室中也好，都得以豎起耳朵，享受音樂。不論是聽別人的演奏，或者自己就是一個演奏者，都同樣能爲美妙的音樂而陶醉。

我常常暗自慶幸，我這一生算沒有白活，因爲我領略到音樂的美好，世界上有那麼多動人的音樂，只怕一生都受用不盡，恨不得多生幾對耳朵，更重要的有更多空餘的時光，來浸沉在音樂的快慰之中。我聽到美妙的樂韻，時時還會感動得流淚，好像在意大利某一次的經驗：

這一天，我新買了一套歌劇《綉花女》。當時在一起欣賞的有三位女同學：一是中國人，一是韓國人，又一是日本人。我們拿了總譜，一邊聽，一面看唱詞，演唱的人唱得太好了，當我們聽完這一齣悲劇，我們四個人不覺都爲之淚如雨下。

音樂中有所謂「純音樂」的，那是沒有文字的音樂。它的感染力，可能不及有文字的那麼直接。但是如果你對音樂的認識、修養更深刻的話，任何音樂都會使你隨它的悲而悲，隨它的樂而樂。

最後奉勸還沒有喜愛音樂的人，不要芳華虛度，去享受音樂之樂吧。從最輕巧的音樂開始入門。音樂，她一定歡迎你參加到樂迷的行列中來。

玻璃碩士

（西班牙）塞萬提斯著
朱葆光譯

有一天，兩個貴族大學生在托爾梅斯河畔散步時，發覺一株樹下睡着個農民裝束的，十一歲左右的男孩子。他們打發僕人去叫醒他。他醒了。僕人問他是哪兒的人，爲什麼獨個兒在這偏僻地方睡覺。那個小伙子回答說，他忘記自己是哪裏人，現在他想去薩拉曼加城裏找個主兒，僱他當書僮，供他上學。兩個大學生問他能閱讀嗎，他回答說，不但能閱讀，而且會寫字。

「既然如此，你忘記你老家是哪兒，就不是因爲你的記憶力不好嘍。」其中一位大學生說。

「那就由你去說吧！」男孩子答道。「反正我一天沒爲我的老家和我的父母爭得光榮，我是不讓人們知道我的老家和父母的名字的。」

「可是你打算怎樣爭得光榮呢？」另一位大學生問。

「我發奮讀書。」男孩子答道。「我要苦學成名。我常聽人說，有學問的人能當主教。」

兩個大學生聽了他的答話，很感動，就把他收留下

來，供他上學，讓他當書僮。男孩子說他名叫托瑪斯·羅達哈（西班牙文，意爲輪子）。從羅達哈這個名字和他的裝束來推測，他們認爲他一準是個窮苦農民的孩子。過了幾天，他們給他穿上了黑校服，過了幾個星期，托瑪斯表現出罕見的聰慧，他侍候兩個主人十分勤懇，無微不至，好像他專只爲主人效勞，其實他忙裏偷閒，絲毫沒有荒廢學業。由於他對兩位主人侍候週到，兩位主人對他也很優待，他不單是他們的僕人，而且成了他們的伴侶。

時光荏苒，不知不覺在大學度過了八年，在大學裏，他的優越的智慧和突出的才能，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各種人物都對他十分敬愛。他攻讀的主科是法律，可是在古典文學方面也是出衆的。他具有十分驚人的記憶力；他的敏銳的理解力也是知名的。他的理解力不亞於他的記憶力。

他的兩個主人學成還鄉的日子終於來到了，兩主人的家鄉是安達魯西亞的一個美好的城市。他們偕帶托瑪斯回到家鄉，托瑪斯和兩主人一起呆了些日子。後來他渴望繼續他的學業，所以渴望回到薩拉曼加，因爲那兒寧靜的生活使他十分懷念。他請求主人准許他回到薩拉曼加，兩位主人親切慷慨，既准許他回到薩拉曼加，又送給他足夠維持三年生活的錢。

托瑪斯向兩位主人表示衷心感謝，然後分手，離開主人的家鄉瑪拉加。他上了大路，直往安特克拉而去，在走下桑布拉山的時候，遇見了一位行裝華貴的騎馬的貴族老爺，貴族老爺偕帶兩名騎馬的扈從。托瑪斯湊到他們跟前，打聽清楚他們也是走這條路的。他們熟悉了，並成了同伴，攀談了起來，說東道西，沒多會兒，托瑪斯罕見的才智就顯露出來了，而這位老爺也表現出親切豪邁的風度。他說他是西班牙皇家步兵大尉，他要在薩拉曼加地區招募一連新兵。他贊美軍隊的生活，有聲有色地向托瑪斯描繪那布勒斯城之絢麗，巴勒摩之安適，米蘭之富裕，龍巴第之盛節，飯店之美味。他向托瑪斯確切而活現地用意大利語描述：「掌櫃的，把桌子擺好，來呀，你這個傢伙，把燉肉，笋鷄，通心粉都拿來。」把無拘無束的士兵生活和意大利自由捧上了天，但是他隻字不提站崗之冷凍，突襲之危險，戰鬥之恐怖，被圍之饑餓，地雷之爆破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事物，有人把這些看作士兵生活中附帶的無關宏旨的東西，而其實這些正是主要的。簡言之，他把各式各樣的士兵生活說得天花亂墜，弄得偕們這位老誠的托瑪斯·羅達哈心蕩神移，情願冒死而沉醉於這種生活。

這位大尉名叫杰戈·德·瓦爾狄維亞，他十分喜愛托

瑪斯的容貌，才華和直爽。他要求托瑪斯同他一起到意大利去，倘若他願意到那兒去觀光的話，他可以供他膳食，甚至讓他當旗手，因爲現任的旗手馬上就要離職。托瑪斯立刻接受了他的邀請，因爲他很快考慮到，去意大利和弗蘭得斯及其它地區和國家觀光一番大有好處，長期漫游可以多聞廣見，增長才智，而且頂多不過消耗三、四年時間，現在還年輕，對他返校進修也毫無妨害。既然一切安排都符合托瑪斯的心願，他就向大尉說自己很願意同他一起到意大利去，但有個條件：既不宣誓，也不列入花名册，這樣就不必履行士兵的義務。縱然大尉向他保證列入花名册也沒什麼了不起，他照例可以領年餉和各種補貼，而且他隨時有何要求提出，大尉總會有求必應。

「要是這樣，」托瑪斯反駁說，「那就違背了我的良心，也違背，大尉先生，您的良心了，所以我寧可自願，而不被迫跟您一起走。」

「你動不動就講良心，」薰·杰戈說，「我看你當個修道士比當個士兵更合適，不過無論如何，偕們終究是伙伴呀。」

那天夜裏他們到了安特格拉，原來經過幾天的日間行軍，到達了連部。連部補充的新兵已經到齊，準備向卡塔亨納進發。這個連和另外四個連在沿途適宜的地點設立了兵站。

這時托瑪斯發覺了糧秣員的權威，某些頭頭兒們的舒服的生活，司務長的勤勞，軍需官的詭計多端，居民的怨聲載道，賄買駐宿券，新兵的蠻橫無理，房主之間的爭吵，多餘徵用馱畜，這一切醜惡現象托瑪斯都看在眼裏，討厭在心裏。托瑪斯脫了學生服，換了華麗的軍裝，打扮得神氣十足，像只鸚鵡。他本來帶了很多書，現在縮減到兩種：一本≪祈禱書≫和一本沒有注釋的≪加西拉索詩集≫裝在兩個衣兜裏。

不知不覺很快就到了卡塔亨納，因爲宿營生活無拘無束，千變萬化，而且每天都接觸到新鮮有趣的事物。這時他們搭了四艘那布勒斯式的大型帆船，於是托瑪斯·羅達哈看到了水上人家的奇異生活。那兒的人們經常遭到臭蟲咬，船夫偷，水夫鬧，老鼠啃，海浪擾。猛烈的狂風暴雨把他們嚇壞了，特別是在里昂灣裏，出現了兩股狂風暴雨：一股把他們趕到科西嘉島，一股把他們趕回法國的吐隆。他們一夜沒合眼，渾身濕透了，眼圈也青了。終於到了美妙絕倫的熱內亞，在沒有防風堤的港口上了岸。先遊覽了一座教堂，然後大尉把全體弟兄們安頓在一所客店

裏。並且設宴聯歡以便大家忘掉風浪之苦。這時候大家嘗到了特萊畢亞諾酒的温和，芒特弗拉斯貢酒的火辣，阿斯貝里偌酒的烈性，兩種希臘酒——堪狄亞和索莫的芬芳，五大葡萄園產的各種名酒的醇厚，「嘉納卡夫人」酒的甜美，芹托拉酒的酸澀。但是這些老爺們對於粗劣的家釀羅馬式酒則不敢問津。主人請大家遍嘗這些豐富多采的名酒之後，又眞情實意，毫無造作地建議大家再嘗嘗瑪得里加爾，柯卡，阿萊賀斯和雷阿爾城（皇城）的美酒，雷阿爾城是樂神的酒庫，讓大家嘗嘗埃斯奇維亞斯，阿拉尼斯，卡薩拉，爪達勒卡納爾和美姆勃利亞，還不要忘記嘗嘗里巴達維亞和得斯卡加瑪里亞。最後主人又點了些酒，又讓大家把酒神巴胡斯庫房裏的東西都嘗嘗。

偕們這位老誠的托瑪斯對熱內亞姑娘的金髮，熱內亞男子的文雅標致，以及這個城市的華麗感到驚奇，這兒的房子鑲嵌在岩穴裏好像金剛石鑲在黃金裏一樣。

第二天，各連都上了岸，準備向皮阿蒙特開拔。托瑪斯不願意去，他想獨自從陸路去羅馬和那布勒斯游覽一番，然後經過偉大的城市威尼斯和勞萊托到米蘭和皮阿蒙特。董·杰戈·德·瓦爾狄維亞說倘若那時他們還沒有按計劃動身到弗蘭得斯去，他可以在那兒和他們會聚在一起。其後兩天，托瑪斯與大尉分手，過了五天他到了佛羅倫薩，先游覽了魯卡，魯卡是個小城市，但是很漂亮，比意大利其它地方都美麗，而且西班牙人受到了比其它城市更熱誠的接待。

他非常喜愛佛羅倫薩，喜愛它的優雅的位置，它的整潔，它的壯觀的建築，清新的河流，寧靜的街道。他逗留了四天，然後急忙動身去號稱「城市皇后」和「世界夫人」的羅馬。他游覽羅馬的寺院，瞻仰羅馬的聖物，贊賞羅馬的雄偉；一看到猛獅的巨爪，就想到它的威嚴凶暴，從而發現羅馬的壯觀：破舊的大理石柱，半截的和完整的雕像，罅裂的拱門，雄壯的柱廊，宏大的半圓形劇場，經常滿盈的，著名而神聖的河流及兩岸埋葬着無數殉道者的遺體，遙遙相望的橋樑，最後還有壓倒世界城市街道的阿皮亞街，弗拉米納街，優里亞街和諸如此類的街道。他同樣感到驚奇的是羅馬城內山崗的分佈：他游覽了賽里奧，齊里·納爾和梵蒂岡，其它顯示羅馬雄偉莊嚴的四個山崗。他還領會到教皇內閣的威望，教皇屬員的莊嚴，人種與民族的融滙與龐雜。這一切他都仔細看過，並給以適當的評價。他朝覲著名的七大教堂，向神甫作了讖悔，吻了教皇的脚，領受了心型白臘的、神羊紀念章和念珠之後，

決定到那布勒斯去。那時由於氣候的變化，採取陸路出入羅馬，對人的健康有損害，所以他從海路到那布勒斯。他游覽羅馬曾感到驚異，現在一見那布勒斯，則更感驚奇，他覺得在他游覽過的城市裏，這是歐洲最好的城市，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托瑪斯從那兒到了西西里，先游覽巴勒摩，然後游覽美西納：他很喜歡巴勒摩的位置和美麗，美西納的港口和整個西西里島的富饒，西西里島確實是意大利的糧倉。然後他返回來取道那布勒斯和羅馬，前往芬萊托聖母院，這座神聖的寺院既看不到高牆，又看不到城堡，它週圍都是鬥牛的紅旗，殮布，鏈條，脚鐐，手銬，髮辮，臘相，繪畫和雕像羣，這一切清楚地證明了多少善男信女通過聖母的庇護從上帝手裏接受了無數的恩賜。聖母用成千上萬的奇蹟來發揚光大她的聖相，來報答用這類東西裝飾她的小寺院牆壁的善男信女的虔誠。托瑪斯還瞻仰了聖母的住宅和內室，這兒就是天使長，天使，和永恆聖宅的居民所耳聞目睹的，最崇高、最偉大的使者誕生的地方。

托瑪斯在安康納上了船，到了威尼斯，若非這個城市出了哥倫布，世界上就不會有像威尼斯這樣一個城市。多虧蒼天和傑出的埃爾南多·柯爾台斯征服了偉大的墨西哥城。威尼斯才有了一個相與媲美的城市。這兩座名城的街道彼此相似，都是水道縱橫：威尼斯這個歐洲的城市引起了舊世界的贊嘆，墨西哥這個美洲的城市引起了新世界的驚奇。托瑪斯覺得威尼斯的財富是無限的，政府是明智的，地勢是牢固的，樣樣都是豐裕的。郊區是熱鬧的，總之，無論是從整體和局部來看，威尼斯馳名世界是理所應得的。著名的威尼斯造船廠是製造大帆船和其它各種無數船舶的地方，這樣就進一步證明威尼斯之馳名世界絕非徒托空言。

我們這位好奇的漫游者在威尼斯縱情歡樂，幾乎跟仙女尼姆芙一樣，以至於差點忘了他原來的意圖。他消磨了一個月的時光，離開了威尼斯去游覽費拉拉，巴爾瑪，比亞千薩；然後折往米蘭——武爾坎神（火與鍛冶之神）的兵工廠，法蘭西帝國的眼中釘。總之，據說米蘭人手脚俐落，說了就幹，因此其寺院之宏偉，其生活必需品之奇富，使米蘭成爲豪華絕妙的城市。

托瑪斯從這兒動身到阿斯提，到阿斯提的時候，正好趕上那個團第二天開往弗蘭得斯。他的大尉朋友熱烈接待他，他以旅伴和伙伴的身份同大尉一起進入弗蘭得斯，到了安特衛普。安特衛普這個城市令他感到的驚異不亞於先前他游覽過的那些意大利城市，他游覽了日內瓦和布魯塞爾，他看到全國都準備拿起武器參加明年夏季的戰鬥。這

時托瑪斯想游覽的地方都游覽過了。總算如願以償，於是他決定返回西班牙到薩拉曼加完成他的學業。他想起這個就立刻行動起來，他的伙伴心裏十分難過，臨別時，請求托瑪斯把到達後身體和各方面情況寫信告訴他，托瑪斯答應一定照辦，然後取道法國，回到西班牙，他沒有游覽巴黎，因爲巴黎正準備打仗，最後他到了薩拉曼加，朋友們熱烈接待他，並且爲他安排好繼續學業，直到取得法學碩士學位的生活條件。

這時候出了這麼一件事：一個詭計多端的，濶綽的貴婦人遷到這個城市。當地的機靈鬼兒立刻前往拜見，想吃點甜頭兒，反而落入她的圈套，甚至書僮也無例外。有人告訴托瑪斯，那個貴婦人說曾到過意大利和弗蘭得斯。爲了證實她的話是眞是假，托瑪斯就去拜訪她了。她對托瑪斯一見傾心；其實若不是別人硬把他帶去，他不會注意她，更不會到她家去的。最後她向他披肝瀝胆，情願把她的全部財產送給他。但是因爲他愛自己的書超過其他一切玩樂，他就堅決拒絕了貴婦人的垂青。貴婦人看到自己受到蔑視，覺得簡直是受到憎恨；她認爲使用平常的普通的手段不能克服托瑪斯的鐵石心腸；她決定尋找最有效的實現她願望的手段，於是她聽從一個芙爾女巫的主意，把一種名叫迷魂草的東西放進托萊多楹梓籽裏送給托瑪斯吃，她相信這個東西能强迫他愛她，其實世界上就沒有能夠左右男人意志的什麼藥草、妖術或咒語，而且許許多多各式各樣的經驗證明，所謂情飲或情食不過是毒藥罷了。

托瑪斯一吃下這種楹梓籽，立刻手脚發顫，像個羊癇瘋病人，昏迷過去了。過了幾個小時醒來，却糊里糊塗，精神失常，舌頭發硬，語無倫次；他結結巴巴地說他吃了致命的楹梓籽，並且揭發這種楹梓籽是誰給他的。警察聽到出了這樣的事，立刻追尋那個女犯人，但是那個女犯人眼看事情弄糟了，早已逃之夭夭，躲了起來。

托瑪斯纏綿病榻六個月之久，又乾又瘦，簡直成了一副骨頭架子，精神越發錯亂了。雖然用盡方法給他治療，但是只能治他肉體的病，不能治他精神的病。他把自己幻想成完全是玻璃造的，一有人向他走近的時候，他就發出駭人的聲音。用深思熟慮過的詞句和理由再三懇求千萬不要挨近他，他確實跟一般人不同，他從頭到脚都是玻璃，有人挨近他，就會把他碰碎。

（一）

編輯人語

施蟄存先生在給編者最近的一次來教中，有個這樣的建議：《海洋文藝》"卷末沒有一個《編者的話》(Editorial)，好像沒有交代、說明，則全部內容就像散花墜葉，沒有一個籃子裝起來。我希望以後能補此缺憾。"類似的意見，以前也聽到一些，只因囿於不願先作主觀推介、把自話自說以干擾讀者按喜厭自由選讀這麼的一念，乃致因循日久，迄未執行。現在接納蟄老教言，決定從本期起恢復以前《編輯人語》這一小小欄目。

本期首先要推介的是旅美詩人秦松的《鄉土台灣十七弦》。詩人居台甚久，對台灣鄉土有極其熾熱的感情，這一組詩唱出他深沉的眷顧和殷切的期待。作者先寫十七弦，於情未盡，又續寫十三弦，要求合爲三十弦，一起發表。可惜後稿來遲，只好改用《鄉土台灣未盡弦十三首》爲題，留在下期發表了。

趙清閣女士的《我怎樣從寫小說到寫電影劇本》是一篇親切生動的"回憶錄"，也是一篇對青年寫作提供有益參考的寫作經驗談。文中數數提到洪深這位資深的戲劇家，可巧余惠又給我們寫來一篇《畢生獻身影劇的洪深》，合在一起閱讀，年青一代的讀者對這位前輩戲劇家可能獲得更深的印象。

《南非的生活與文學》也是要特別提出介紹的一篇譯文，原作者對問題所作頗爲深入的分析，通過譯者流暢易讀的語言翻出，使我們對當前南非的生活與文學有了若干的了解。

聶華苓女士的《三十年後》愈益酣暢歡欣地寫到她在內地旅行中的所見所聞所感了。她最近來信，說下月底將有歐洲多國之行。答應將來給我們再寫一篇《歐遊札記》。

此外，本期中金依的中篇《垃圾西施》，旅美青年女作家李黎的短篇創作《阿寬》，和張君默的散文，蔡其矯、黃雨、周良沛等等多位的詩歌，都各有較高可讀性。

旅美速寫

舒巷城作

三藩市
漁人碼头
1978.1.12

三藩市漁人碼頭（上）

西雅圖的賣唱者（下）

a coffee shop
in Pike Place Market
Seattle
Jan. 17, 1978

3 1761 11927036 1

海洋文藝

第六卷　第四期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利源書報社
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俊大厦壹樓A座
新印刷公司
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一・一
港幣二元 H.K. $ 2.00

19
no.4
9:Apr.)
ADA_HK